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輯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

國史部

世官 自序

世官

載筆之任本乎司曆克善厥職遂世其官自南北重
黎二正是典義和仲叔四時分命周世文治簡求嗣
掌諸侯司籍亦所圖任兩漢累盛九州洞別遷固父

國史部

卷之六十一

子時推其長魏晉而下撰續不絕蓋亦著作之重貴
乎專門用能論次舊聞申明先業敷述雅志自成一
家者矣

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重黎之後

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臣欽若
按左氏傳重少皞之弟黎顛頊之子至于夏商重黎
氏世序
天地

周司馬氏世典周史

籍伯鷹為晉正卿司晉之典籍以大政故曰籍氏反
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董史董督晉典

漢司馬談武帝元鼎末為太史令子遷為郎中是時

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

也雒陽而

謂周南者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也臣欽若
昔曰太史公談也遷之自序不斥其父名

不得與

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
公執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

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為太

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載之統封泰山而予不

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

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

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

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

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
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
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諸侯相兼史記放絕
今漢與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
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
涕曰小子不敢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
歲而遷爲太史抽音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後漢班彪光武時爲司徒掾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
於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
而不錄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

篇以斟酌前史而議正得失彪卒子固以彪所續前
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旣而有人上書明帝
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
其家書第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關
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帝甚
竒之召詣較書郎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
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又撰功臣
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三十八篇奏之帝
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

晉華嶠爲秘書監撰後漢書十典未成而終秘書監

何劭奏嶠中子徹爲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後監繆徽又奏嶠少子暢爲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館永嘉喪亂經籍遺沒嶠書存者三十餘卷

南齊賈淵祖弼之父匪之世傳譜學太祖宋昇明中嘉淵世學取爲驃騎參軍竟陵王子良使淵撰見客譜出爲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史撰定譜寫藏秘閣及左民曹淵父及淵二世傳學九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諒究精悉當世莫

梁裴子野爲中書侍郎曾祖松之仕宋爲大中大夫文帝元嘉中受詔續脩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嘗欲繼成先業齊武帝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略二十卷

陳陸瓊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大著作撰國史父雲公仕梁爲黃門侍郎掌著作奉梁武勅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訖于至德勒成一家之言

姚察爲秘書監知撰梁史事入隋爲秘書丞別勅成梁陳二代史其中序論及紀傳有所闕者臨亡之時

何劭奏嶠中子徹爲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
後監繆徽又奏嶠少子暢爲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
草魏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館永嘉喪亂
經籍遺沒嶠書存者三十餘卷

南齊賈淵祖弼之父匪之世傳譜學太祖宋昇明中
嘉淵世學取爲驃騎參軍竟陵王子良使淵撰見客
譜出爲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弼之廣集百
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史
撰定譜寫藏秘閣及左民曹淵父及淵二世傳學九
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諒究精悉當世莫

此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淵參懷撰定

梁裴子野爲中書侍郎曾祖松之仕宋爲大中大夫
文帝元嘉中受詔續脩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
嘗欲繼成先業齊武帝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稱松
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略二十卷

陳陸瓊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大著作撰國史父雲公
仕梁爲黃門侍郎掌著作奉梁武勅撰嘉瑞記瓊述
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訖于至德勒成一家之言

姚察爲秘書監知撰梁史事入隋爲秘書丞別勅成
梁陳二代史其中序論及紀傳有所闕者臨亡之時

仍以體例誠約子思庶博訪撰續思庶流涕奉行思
庶在陳為衡陽王府法曹參軍會稽王簿入隋補漢
王府行參軍掌記室尋除河間郡司法煬帝文業初
中書侍郎虞世基奏思庶踵梁陳二代史自爾以來
稍就補續

後魏崔光為侍中中書監領著作撰魏史徒有卷目
初未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
記錄時事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孝明鴻光弟敬
女之子延

昌五年正月詔鴻以本官脩緝國史鴻又撰十六國
春秋勒成百卷

後周劉璠為內中大夫撰梁典三十卷始就未及刊
定而卒臨終謂子休徵曰能成我志其此書乎休徵
治定繕寫勒成一家行於世

隋許善心為給事中父亨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
述成父志脩緝家書

唐令狐德棻高祖武德中為秘書丞與侍中陳叔達
太史令庾儉同受詔脩周史德棻玄孫峘代宗朝楊
綰為禮部侍郎脩國史引峘入史館脩玄宗實錄一
百卷代宗實錄四十卷

李延壽為東宮典膳丞父太師少有著述之志嘗以

宋齊梁陳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爲索虜北書指南爲島夷書本國周悉別國未能備往往失實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所撰未畢而卒延壽以太宗貞觀中依司馬遷體以次連綴之始末脩撰凡十六載爲北史南史二書合一百八十卷

劉子玄則天長安中爲左史兼脩國史子昺爲起居郎脩國史弟諫右補闕集賢殿學士脩國史歸崇敬字正禮玄宗天寶未爲起居郎兼史館脩撰子登德宗貞元中爲兵部員外郎史館脩撰

柳芳爲右司郎中集賢學士精於譜學永泰中按宗正譜牒自武德已來宗枝昭穆相承撰皇室譜二十

卷號曰永泰新譜自後無人脩續芳孫璟開成初爲翰林學士因召對言及圖譜事文宗曰卿祖嘗爲皇家圖譜朕昨觀之甚爲詳悉卿檢永泰後試脩續之璟依芳舊式續武德後事成十卷以附前譜

沈旣濟德宗貞元中爲史館脩撰建中實錄十卷文宗太和初子傳師繼脩憲宗實錄未竟出鎮湖南特詔成於理所時論榮之

自序

自司馬談父子續先業齊世傳爲之史記以成一家

之言及其斷章自叙發明其族系稽古立論揚榷其
官守詮釋文理之要區別祖述之旨亦云備矣班范
而降遵用舊式至於世胄之源派纂次之模楷似續
之憑厚必襲之殊軌悉可徵焉然其講世德叙家範
亦不能無虛美者矣

漢司馬遷字子長撰史記其自序曰昔在顓頊命南
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
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
伯休甫其後也封為程國伯
休甫字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

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問司馬氏去周
適晉
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
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

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

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名在趙者以傳劍論顯

傳謂手搏論而二之史記吳起贊曰
非言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蒯瞶其後也在

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

因而守之守郡
守也錯孫靳一作
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

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阮趙長平軍還與之俱賜

死杜郵葬於華池地名在
鄠縣靳孫昌又為秦王鐵官當

始皇之時蒯瞶玄孫邛為武信君將張耳傳云武臣
自號武信君

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邛於殷漢之伐楚邛歸漢

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

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長安北門也喜生談談爲太

史公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一云百官表無太史公

司馬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

淄川人習道論於黃子儒林傳云黃生好黃老之術太史公仕於建

元元封之間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

在馮翊夏陽縣禹所鑿龍門也耕收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

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禹巡會稽上有孔穴云禹入此穴闕

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

遺風鄉射鄒嶧尼困鄙薛彭城嶧縣名有山峯鄒薛三縣屬魯過梁

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路邛

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

留滯周南今之雒陽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

使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

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

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

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

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

且夫孝始爲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

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

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

來四百有餘歲

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

而諸

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太史令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

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言告於百神與天下更始著紀

是太公史口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日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

賤不肖存亾國繼絕世補救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
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
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
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
秋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
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
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二十六亡國五十二諸
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
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一云差差以千里一云繆

語易緯有之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

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
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
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
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
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趙盾
討賊而不改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
辭其罪也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
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

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
 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
 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
 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
 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
 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
 否否唯唯譙應也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
 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
 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
 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

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稷清和之氣澤流罔極海外

殊俗重譯款塞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又款請

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

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

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

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

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

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天漢二年而太

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

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

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在湯陰

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

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

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

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

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武帝獲麟

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自黃帝始著十二本

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者也紀既科條之矣竝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

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

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承黃帝以下三十世家老

無窮已象王者如此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

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

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

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六藝

也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齊整百家雜語藏之

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遷沒之後文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

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

列傳言辭鄙陋世家龜策日者非遷本意也

後漢班固字孟堅撰漢書其自序曰班氏之先與楚

同姓令尹子文後也子文初生棄於楚魯中而虎乳

之菅云菅澤也楚若敖娶於卬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卬淫於卬子之女生子文焉卬夫人使棄諸菅中虎乳之卬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為穀謂虎

為於菟故名穀於菟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

號子文之子鬬班亦為楚令尹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遂

姓班為始皇之末班壹避墜於樓煩馬門之縣致馬牛羊數

千群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

國家不設衣服車旗之禁故班氏多財而為邊地之雄豪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

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為字者馬邑人聶壹

生孺孺為任陝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

回以茂才為長子令上黨之縣回生况舉孝廉為郎積功

勞至上河農都尉上河地名農都尉典農事大司農奏課連最入

為左曹校尉成帝之初女為倅仔致仕就第賞累千

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于長安占度也自

隱度家之口數而著名籍也况生三子伯旂穉伯少受詩於師丹

為侍中光祿大夫旂博學有俊才左將軍史丹舉賢

良方正以對策為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穉少

為黃門郎中嘗侍方直自守遷廣平王相穉生彪彪

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

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

脩儒學然貴老嚴之術老子莊周也明帝叔皮唯聖

諱莊漢書作嚴

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於
 冀州時隗囂據隴擁衆招輯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
 蜀漢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叔皮著王
 命論以救時難迺避墜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嘉
 其美德訪問焉每事皆與典舉茂才為徐令以病去官後
 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為祿所如不合如往也不苟得祿故所往之處
 不合學不為人博而不俗言不為華述而不作有子
 其意曰固弱冠而孤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博
 學以著述為業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有典籍故
 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

於百王德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

章此篇論語載孔子美堯之言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

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謂武帝時司馬遷作史記編於百王之

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德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

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于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

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

通固所撰諸表序及至經典之義號為良史為春秋考記表志撰凡百篇

宋范曄為宣城太守刪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後

與孔熙先等謀逆事發繫於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

叙曰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弃之

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否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懶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正始有尚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推者將智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爲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憤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談功至于通解處皆自得之於曾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所以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嘗耻作文士又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正可類功巧圖績竟無得也嘗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性情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則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中來言之皆有實証非爲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爲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關史書正嘗學其不可解耳旣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詳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旣任情無例不可甲乙

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瞻可不及之
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旣存裁味
故約其辭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
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
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適作諸志前漢
可有者悉令備難事不必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
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
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
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
大略耳諸細意甚多古自體大而思精未若此也恐
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
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
一絕處亦復何異耶其中體趣言之不盡絃外之意
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能無極亦
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
雖小小有意筆勢系决餘意不成就每愧此名
梁沈約字休文撰宋書約稱史臣其自序曰昔少皞
金天氏有胤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能崇其
官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姒辱黃沈子
國今汝平興沈亭是也春秋之時列於盟會晉使蔡

伐沈滅之其後因國爲氏自茲以降譜牒罔存秦末
有沈逞徵丞相不就漢初逞曾孫保封邑侯保子遵
自本國遷居九江之壽春官至太傅九代孫戎字威
卿劇賊漢光武封海昏縣侯因避地徙居會稽烏程
縣之餘不鄉遂世家焉順帝永建元年分會稽爲吳
郡後爲郡人吳孫皓寶鼎初分吳郡爲吳興復爲郡
縣人雖邦邑屢改而築室不遷史臣七世祖延始居
縣東鄉之博陸里餘烏村王父戎徙官京師義熙十
一年高祖館于建康都亭里之運卷戎子鄴零陵守
弟一子許安平相少子景河間相演之慶曇懷文其
後也許子鸞鸞子真真子儀少篤學有雅才以儒素
自業州郡禮請一府交辟公車徵竝不屈以壽終子
矯字仲嘗以節氣立名仕爲偏將軍封列侯孫皓時
有將帥之稱吳平侯不仕卒子陵元帝之爲鎮東命
爲參軍子延頴川太守子賀南中郎參軍子警字世
明惇篤有行業謝安命爲參軍甚相敬重警內足於
財爲東南豪士無進仕意謝病歸安固晉不止警子
穆夫字彥和少好學王恭命爲前軍主簿隆安三年
孫恩於會稽作亂三吳皆響應穆夫時在會稽恩以
爲餘姚令恩敗警及穆夫遇害穆夫子淵子雲子田

子林子淵子字敬深少有志節隨高祖尅京城封繁
峙侯爲太尉參軍雲子元嘉中爲太尉參軍田子字
敬先從高祖尅京城進平京邑封營道侯官至咸陽
始平二郡太守林子字敬士少有大度博覽衆書習
心文義從高祖尅京城進平都邑領建熙令封資中
侯高祖踐祚以佐命功封漢壽伯子璞字道真好學
不倦善屬文所著文章皆遇亂零落今所餘詩筆雜
文凡二十首有子曰約史臣年十三而孤少頗好學
雖棄日無功而伏膺不改嘗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
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太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
爲啓明帝有勅賜許自此迄今年餘二十所撰之書
凡一百二十卷條流雖舉而採綴未周永明初遇盜
失第五袞建元四年末被勅撰國史永明三年又忝
兼著作即撰次起居注自此王役無暇復撰五年春
又被勅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日曰臣聞大
禹刑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商典伏惟皇基積
峻帝烈弘深樹德徃朝立勲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
以見帝媯之美自非觀亂秦之餘何用知漢祖之業
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實臣
庸妄文史多闕以茲下才對揚成旨是用夕惕載懷

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承曆統天雖世窮八世年祇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長垂文簡牘事數繁廣若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名鍾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朝前王罕貳國釁家禍曠古未書又可以式規萬葉作鑒于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殆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唯天文律曆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具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愛因何蘇所述勒爲一史起自義旗之初訖于大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王僧達諸文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于禪讓十餘年中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但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情繇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玄譙縱盧循馬魯之徒身爲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瀟和僧施義正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竝刊除歸之晉籍臣遠愧

董近謝遷固以間閭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慙良鞠躬跼蹐汗亾厝本紀傳繕寫已畢合七帙七十卷今謹奏呈所撰諸志湏成績上謹條目錄請省拜衣奉書以聞

北齊魏收撰後魏書自序曰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產產子欲成帝世鉅鹿守乃家焉收祖父悅濟陰守子子建益州刺史風化大行遠近清靜俄嘗衛卿元顥入洛子建遂攜家居洛南顥平乃就拜驃騎二子收祚收字伯起十五已屬文值四方多難時習武事以文才除大學博士永興初遷中

書郎出帝狩嵩山之南旣寒苦朝野怨嗟帝與從官皆胡服官人及妃王雜其間竒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畏懼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武定中以嘗侍燕著作轉秘書監齊天保三年受詔撰魏史又詔嘗侍房延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等共緝成紀傳

隋許善心爲給事中父亨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脩緝家書其序傳末述製作之意曰謹按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儀資始辰象所以正時坤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三才而育德眷二統而降靈

有人民焉樹之君長有貴賤矣爲之宗極保上天之
睠命應下土之樂推莫不執大方振長策感召風雲
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之也
一致革命創制行素之道稍章紀事記言筆墨之官
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黃軒以來晦其文
而顯其用登丘納麓具訓誥及典謨貫鼎入房傳夏
正與殷祀洎辨方正位論時訓功南北左右兼四方
之別擣杙乘車擅一家之稱國惡雖諱君舉必書故
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照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逆
襲五勝相公俱稱百谷之王並以四海自任重光累
德何世無哉逮有桀之君臨天下江右建國莫斯爲
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王克昌四十八載餘
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曆極百王之
弊救萬民之危反澆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朝多
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
濟大忍於無形蕩蕩巍巍可爲稱首屬陰戎入賴羯
胡侵雉沸騰磳黷三季所未聞掃地滄天一元之巨
厄廊廟有序剪成狐兔之場珪帛有儀碎夫犬羊之
手福善積而身禍仁義在而國亾豈天道歟豈人事
歟嘗別論之在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

凡撰齊書爲五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爲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家壁皆殘不準無所盜惟囊同毀陳農何以求秦儒旣拒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絕所撰之書一時亾散有陳初建詔爲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脩撰且成百卷已有六秩五十八卷上祕閣訖善心早嬰荼蓼弗荷薪構太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使任方願油素採訪門庭記錄俯勵弱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強近虛室類原頽退屏無所交游棲遲不求進益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庸瓌涼能孤陋末學忝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即成績禎明二年以臺郎入聘值本邑淪覆他鄉播遷行人失時將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別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彼焚蕩今止有六十卷在又竝缺落失次自入京以來隨見補葺畧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爲一秩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秩十卷其臣列傳二秩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民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一秩十卷止足傳一卷列女

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述一卷合一秩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按者並善心補闕別爲叙論一篇託于叙傳之末

唐李延壽撰北史其序傳曰李氏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當唐堯之時高陽氏有才子曰庭堅爲堯大理以官命秩爲理氏歷夏殷之季其後理徵字德靈爲翼隸中吳伯以直道不容得罪于紂其妻契和氏攜子利貞逃隱伊侯之墟食李子而得全遂改理爲李氏周時裔孫曰乾娶于益壽氏女嬰敷生子耳字

伯陽爲柱下史子孫散居諸國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在魏者爲段干大夫段干本其後也別孫慳爲魏文侯興富國之術焉在趙者曰曇以功封栢人武安君牧其後也在秦者名興族爲將軍生子伯佑建功北狄封南鄭公伯祐生子德德子信爲秦時將信孫元曠仕漢爲侍中元曠弟仲翔位太尉討叛羗於素昌一名臨陣殞命葬狄道後因家焉史記李將軍傳所云其先自槐里徙居成紀實始此也仲翔曾孫廣廣子當戶椒敢當戶子陵戰沒敢子禹位至侍中禹生承公承公生蜀郡太守先先生長宗長宗生博士

况况生孝本孝本字上明生巴郡太守名次公次公
 生臨淮太守軌軌字逸文生積弩將軍隆隆字業緒
 生雍雍仕魏歷尚書即濟北東莞二郡太守雍生柔
 柔字德遠仕晉為北地太守雍生弁字季子歷天水
 太守衛將軍子昶字仲堅昶生暲字玄盛稱涼王謚
 曰武昭則皇室七廟之始也暲第二子歆字士業嗣
 為涼公為沮渠蒙遜所滅世子重耳奔于江左遂仕
 于宋後歸魏為弘農太守延壽曾祖曉字仁略太尉
 虎子也臣欽若等按唐書重耳生北齊天保中歷廣
 熙熙生天賜天賜生虎也

唐初以竇建德禮部侍郎譴徙西會州忽忽不樂乃
 為羈思賦以見其事侍中觀公楊恭仁時鎮涼州見
 賦異之召至河西深相禮重日與游處太師少有著
 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威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
 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
 書別國並不能備亦徃徃失實嘗欲改正將擬吳越
 春秋編年以備南北至是無事侍中楊恭仁鎮涼州
 家富有書籍得恣意披覽宋齊梁魏四代有書自餘
 竟無所得居二年恭仁入為吏部尚書大師復還會
 州武德九年會赦至京師尚書僕射封德彞中書令

房玄齡竝與太師親通觀留不去日時屬惟新人思
自效方事屏退恐失行藏之道太師日昔唐堯在上
下有箕山之節雖以不才請慕其義於是趣裝東歸
家本多書因編輯前所脩書貞觀二年五月終於鄭
州滎陽縣野舍時年五十九既所撰未畢以爲沒齒
之恨焉所製文筆詩賦播遷及遭火多致失落存者
十卷子慶孫正禮利王延壽安世延敬播俱在中書
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下刪削既家有舊本思
欲追終先志其齊梁陳五代舊事所未見因編輯之
暇晝夜抄錄之至五年以內憂去職服闋徙官蜀中
以所得者緝次之然尚多闕未得及終十五年任東
宮典膳丞日右庶子彭陽公令狐德棻又啓延壽脩
晉書因茲復得勘究宋齊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十
七年尚書右僕射褚遂良奉勅脩隋書十志復准勅
召延壽撰錄因此遍得披尋時五代史既出延壽不
敢使入抄錄家業貧罄又不辦顧人書寫至於魏齊
周陳宋齊梁隋正史並手自寫本紀依司馬遷體以
次連綴之又從此八代正史外更勘雜史與正史所
無有一千餘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即削去之始末
脩撰凡十六載始宋終隋凡八代爲北史南史二書

合百八十卷其南史先寫訖以呈監國史國子祭酒
令狐德棻始末蒙讀了乖失者亦為改正之許令聞
奏次以北史諮知亦為詳正周遍諮宰相乃表上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國史部 九

疏繆 不實 非才

疏繆

廣記備言國史之職也章往考來春秋之義也夫司
記言動紬繹編簡為一代之典流千秋之訓固宜書
法不隱叙事可觀研思覃精間不容髮豈有脫落時

事采述異端體無舛而不倫文混漫而難辨否臧非
允論以垂方物議既喧訟牒斯集固知述作之際宜
圖任于良士焉

晉王沈初仕魏爲侍中與荀顛阮籍共撰魏書多爲
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

郭頒撰魏晉世語蹇乏全無宮商最爲鄙劣以時有
異事故頗行於世于寶孫盛等多采其言以爲晉書
王隱爲著作卽後黜歸于家撰晉書成詣闕上之隱
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
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

後魏鄧淵爲尚書吏部郎道武詔淵撰國記淵造十
餘卷唯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

李彪爲秘書丞奏著作事自文成帝已來至於太和
崔浩高允著作國書編年序錄爲春秋之體遺落時
事三無一存

崔鴻爲散騎嘗侍齊州刺史撰十六國春秋鴻經綜
旣廣多有違謬至如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
而鴻以爲改在元年太宗永興二年慕容超擒於廣
固鴻又以爲事在元年太嘗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
鴻亦以爲臧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

山偉爲秘書監遷侍中中書令皆領著作國史自鄧淵崔琛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錄纂集及偉等誦說上黨王天穆及爾朱世隆以爲國書正應代人脩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綦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憑致史之遺闕偉之由也

比齊魏收爲中書令兼著作卽詔撰魏史旣成時論言收著史不平前後投訴百有餘人文宣重收才不欲加罪然猶以群口沸騰勅魏史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譴然號爲穢史

楊休之爲中書監魏收之卒也文宣命休之裁正其所撰魏書休之收叙其家事稍美且寡才學淺延歲時竟不措手唯削去嫡庶一百餘人

宋孝王爲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別錄二十卷會周平齊改爲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勒成三十卷以上之事多妄繆篇第冗雜無著述體

隋王邵爲著作卽累遷秘書少監在著作將二十年

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勅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為其題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烈將善惡之迹湮沒無聞初撰齊誌為編年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為有識所嗤鄙

唐吳兢為左庶子史館脩書撰唐書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未就開元十七年玄宗令中使就取得五十餘卷其記事疎略不堪行用

又云兢居史職凡三十年叙事簡要人用

稱之末年傷于太簡出為荊州司馬累遷嘗王傳嘗以五代史繁雜及別撰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五卷

隋史二十卷又傷疎畧雖老耆猶希史職而後

偃僕李林甫以其年老不用卒後其子進兢所撰唐書八十餘卷事多紕

繆終不逮於壯年

令狐峘為左庶子史館脩撰在史館脩玄宗實錄百卷撰代宗實錄四十卷雖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至元和二年其子丕為太僕寺丞進峘所撰代宗實錄四十卷詔付史館贈峘工部尚書叙事用舍咸不當而又多於漏略名臣如房瑄不立傳直疏如顏真卿略而不載

不實

傳曰書法不隱又曰不刊之書蓋聖人垂世立法懲

惡勸善者也若乃因嫌而沮善瀆貨以隱惡或畏威而曲加文飾或徇時而蔽紀勛伐恣筆端而溢美擅胷臆以厚誣宜當穢史之名豈曰傳信之實垂於後也不其惡歟

後漢靈帝時長水校尉劉琛等撰東觀漢記云中嘗侍孫程比新城人衛康叔之曾孫林父之後自程已下十九人與程同功者皆叙其所承本系蓋當時史官懼程等威權故曲為文飾

晉陳壽武帝時為著作郎撰三國志初壽父為蜀將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亮子瞻

又輕壽故壽為亮立傳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一說壽嘗為瞻

云宦官黃皓竊弄權柄而瞻將護無能矯正也

又魏志云曹公與袁紹相持

於官渡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裴松之以為魏武初起兵已有眾五千自後百戰百勝敗者二十三而已矣但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所吞并不可悉紀雖征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夫結營相守異於摧鋒決戰本紀云紹眾十餘萬屯營東西數十里魏太祖雖機變無方略不出世安有數千之兵不得逾時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竊謂不然紹為屯數十里

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衆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闕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云公坑紹衆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大衆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將記述者欲以見竒非實錄也案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爲司隸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繇馬爲安在哉王沉武帝時爲侍中典著作與荀顛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

梁沈約初仕南齊及武帝爲太子令家撰宋書多載孝武明帝諸鄙瀆事帝遣左右謂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稱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
吳均天監中爲奉朝請表求撰齊春秋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告問數條竟支離無對勅付省焚之坐免職
蕭韶太清初爲舍人城陷奉詔西奔及至江陵人士多往尋覓令韶說城內事韶不能人人爲說乃號一

卷客問者便示之湘東王聞而取看謂曰昔王韶之
爲隆安紀十卷說晉末之亂離今之蕭韶亦可爲太
清紀十卷矣韶乃更爲太清記其諸議論多謝昊爲
之韶旣承旨撰著多非實錄

北齊魏收天保中爲中書令兼著作即詔撰魏史引
史官竝非史才脩史諸人祖宗姻戚多被書錄飾以
美言收頗性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
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占舉言之則使上天按之當
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爲太嘗少卿脩國史得楊休
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

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
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
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高
祖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
若脩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史旣成時論
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
議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
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答之范陽
盧裴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頃丘李庶家傳稱其本
是梁國家人裴庶譏議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

憤啓誣其罪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裴裴曰臣
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
不立傳博陵崔綽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
親乃爲傳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
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綽讚稱有道德
帝曰司空才士爲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
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
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裴庶
竝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
然猶以群口沸騰勅魏史且勿施行令群臣博議聽
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喧然號爲穢
史投牒者相次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
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其家竝作傳
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
又以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
有大功於魏室其後群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勅
更審收又迴換遂爲盧仝立傳崔綽反更附出楊愔
傳本云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改此八字又先云
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惠龍自云太原
人此其失也收爲左僕射武平三年卒旣緣史筆多

不實

憾於人齊亾之歲收塚被發棄其骨於外

刁柔天保中爲國子博士時魏收撰魏史啓柔等與同其事柔性頗專固自是所聞收嘗所嫌憚在史館未久逢勒成之際志存偏黨魏書中與其內外通親者竝虛美過實深爲時論所譏

唐許敬宗顯慶中爲太子少師仍東西臺三品依舊脩國史先是國子祭酒令狐德棻依紀傳之體撰成國史八十卷其後敬宗續脩增爲一百卷敬宗自掌知國史記事不立論者尤之初虞世基與敬宗父善心同爲字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國史舍人備見

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戮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敬宗聞而銜之及爲德彝立傳盛加其罪惡左監門大將軍錢九隴皇家之隸也敬宗與之結婚乃爲九隴曲叙門閭妄加其功績敬宗爲子娶尉遲寶琳孫女爲妻多得賂遺及作寶琳父敬德傳悉爲隱諸過咎太宗作威鳳賦以賜長孫無忌敬宗改云賜敬德白州人龐孝泰蠻酋七品率兵從征高麗賊知其懦襲破之敬宗又納其寶貨稱孝泰頗破賊徒斬獲數萬漢將驍健者唯蘇定方與龐孝泰耳曹繼叔劉伯英皆出其下虛美隱惡如此初

九之下脫之文三百七
十二字別列於後

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脩者頗多詳直敬宗
又輒以已愛增曲事刪改論者尤之

韓愈憲宗元和中爲比部郎中史館脩撰順宗實錄
五卷至太和五年勅宰臣監脩國史路隋等重加刊
正隋等奏曰臣自奉宣旨尋取史本欲加筆削近伏
見衛尉卿周君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
及史官蘇景喬等各上草疏具陳刊改非宜又聞班
行以此議論頗衆臣伏以史策之作勸誠所存事有
當書理宜歸實匹夫美惡尚不可誣人君得失無容
虛載聖恩以前實錄記貞元未數事稍非據實益出

傳聞審知差舛便使刊正頃因日屢形聖言通計前
後至於數四臣及宗閔僧孺亦以永貞已來歲月至
近禁中行事在外固難詳知陛下所言皆是接於耳
目旣聞乖謬因述古今引前史直不宜盜竈之言及
第五倫搃婦公之說固多此比難盡信書所與睿鑒
詳於聽言深宮慎於行事持此比類上開聰明特蒙
降察稍恕前謬由是近垂宣命令有改脩臣等伏以
貞觀已來累朝實錄有經重撰不敢固辭但欲粗刪
深誤亦固盡存諸說宗閔僧孺相與商量緣此書成
於韓愈今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子婿若遣參撰或

致私嫌以臣既職監脩盍令詳正及經奏請事遂施行今者察庶兢言不知本起表章交奏似有他疑臣雖至昧容非自請旣進群議輒冒上聞縱臣果獲脩成必懼終爲時累且韓所書亦出非已元和之後已是相循縱其密親豈害公理使歸本職實謂正名其實錄狀伏望條示舊記最錯者宜付史官委之脩定則與聖祖垂休永無慙於傳信下臣非據獲減戾於侵官彰清朝立政之方表公器不私之義流議自弭時論攸宜詔曰其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抵蓋其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其他不要更脩餘依奏開元二年二月文宗御紫宸殿又謂宰臣鄭覃李固言李石曰順宗實錄似未詳實史官韓愈不是當時屈人否石曰韓愈貞元末間爲四門博士帝曰司馬遷與任安書全是怨望所以漢武本紀事多不實覃曰漢武中年後大發戎馬拓土開邊生人耗竭糧餼不給本紀所述亦非過言石曰史筆不宜率多無後鄭覃所陳志在譏諫欲陛下寃竟盛德故言漢武不屈帝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誠可爲戒

李紳會昌中爲平章事監脩國史武宗遣紳與脩撰

鄭亞重脩憲宗實錄紳亞取行狀謚議將相之間過
爲增飾至宣宗中太中二年十一月勅憲宗實錄宜
施行舊本其新本委州府長史察訪如錄得者並送
史館不得輒留

周賈緯初仕漢爲諫議大夫史館脩撰判館事乾祐
中受詔與王仲寶儼脩晉高祖少帝漢高祖三朝實
錄緯以筆削爲已任然而褒貶任情記注不實晉宰
相桑維翰執政日薄緯之爲人不甚見禮緯深啣之
及叙維翰傳稱維翰身沒之後有白金八千挺他物
稱是翰林學士徐台符緯邑人也與緯相善謂緯曰
切聞吾友書桑魏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但以十目
所覩不可厚誣緯不得已改爲白金數十挺

非才

夫史氏之職掌四方之志善惡不隱言動必書固宜
妙選良材圖任明職廣示懲勸之義俯適詳畧之體
成大典于一代垂信辭於千祀若乃司載筆之官昧
叙事之方徒淹歲時空索編簡或紬繹之靡就或頒
次之無文昧進曠官蓋可懲也

後魏李諧爲長史兼中書侍郎崔光引爲著作即諧
在史職無所歷意

孫惠蔚為黃門郎代崔光為著作首尾五載無所撰
著自披其傳注數行而已

劉仁之為著作郎兼中書令既非其才在史木嘗執
筆

李琰之為著作郎黃門郎皆脩國史每自誇文章從
姨兄嘗景笑而不許前後再居史職無所編緝

谷纂為著作郎監國史不能有所緝綴

宋欽初仕沮渠蒙遜為中書郎入國拜著作郎欽在
河西撰蒙遜記無足可稱

游雅為祕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

北齊魏收為中書令兼著作郎詔撰魏史引史官恐

其凌逼惟取學流先相依附者其房延祐辛元植睦

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

知全不堪編輯高季幹以左道求進

唐李融為壽安丞開元中侍中弘文館學士裴光庭

引融并拾遺張琪著作郎司馬利賓寺直弘文館撰

續春秋經傳上表請以經為御撰而光庭等相依左

氏之體為之作傳玄宗又手制褒賞之光庭筆削於

李融書竟不就

柳玘為吏部侍郎昭宗詔脩宣宗懿宗僖宗實錄始

丞相監脩國史杜讓能以三朝實錄未脩乃奏

右補闕裴庭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郎李胤太

博士鄭光庭等十五人分脩之踰年竟不能編錄

字不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

高宗三品劉仁軌史部侍郎命太子左庶子同中書
門下三品侍中黃門侍郎高
志周同修之謂仁軌等門下
戎衣雷馬汗鑿生軌等先
間四海清晏方施歸內削平區
書多不周悉卿等必須窮威
勳咸使詳備至如先聖作威
敬宗乃移向尉遲敬德傳內
合萬隊具全忽然雲霧昏部
事恐其掛法者多遂潛隱不
顧謂朕曰振族訓兵國之大
我若見此必須行法一虧軍
良為如實錄何移魏徵傳內
既平于實錄何垂後昆朕嘗
狀不欺出于草中見一後帶
還顧謂朕曰此家搜索不覺
事出似不史家失其真一若
...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 閩 縣 事 臣曹鼎臣 參閱

知 建 陽 縣 事 臣黃國琦 較釋

掌禮部

總序

夫禮本太一而生緣人情以制故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繇是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焉唐虞命伯夷為秩宗典天地人之三禮商因夏禮損益之可知周監二代其文彬郁春官大宗伯小宗伯之職掌建邦

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其屬凡六十秦置奉嘗掌宗廟禮儀有丞博士掌通古今秩比六百名員多至數十人漢興命叔孫通爲奉常制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奉嘗爲太嘗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令丞又均官都水兩長丞又諸廟寢園舍官令長丞又有雍太宰太祝令丞五畤各一尉又博士及諸陵縣皆屬焉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太嘗博士員十二人東漢因前制太嘗卿一人中二千石掌禮儀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嘗贊天子其屬有贊饗一人秩六百石每選試博士奏

其能否太射養老大喪皆奏其禮儀每月前晦察行陵廟丞一人以千石掌凡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舉廟中非法其署令掾史隨事爲員諸卿皆然也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太祝令一人六百石凡國有祭祀掌讀祝及迎送神居祭太祝令主席酒員吏其下又有斗食佐學士學事有秩祝人宰屠者等員太宰太子高廟等令亦然丞一人掌祝小神事太宰令一人六百石掌宰官鼎俎饌豆之物凡國祭祀小宰陳饌具明堂丞一人靈臺丞一人並二百石太子樂令一人六百石掌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大饗用

樂掌具陳序員吏丞一人律甲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酌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閔內侯到五大夫子取適子高五尺以上年十二到十六顏色和身體脩治者以爲舞人也丞一人高廟令一人六百石掌案行掃除無丞世祖廟令一人六百石如高廟先帝每陵令各一人六百石掌守陵園案行除掃丞及較長各一人較長主兵戎盜賊事丞皆選孝廉郎年少簿伐者遷補府長史都官令候司馬先帝陵每陵食官令各一人六百石掌望晦時節祭祀每陵食監一人秩六百石監丞一人三百石中黃門八人從官二人

案食監即是食官令也大嘗有祠祀令一人後轉屬少府有太卜令六百石後省竝太史章帝又置祀令丞延平元年省魏太嘗特置博士屬官有太祀令丞掌宗祀五帝之事又改太子樂令復曰太樂令丞武帝平荊州得杜夔能識舊樂章以爲協律都尉又尚書初置祠部曹晉承魏制有博士協律較尉員又統大學諸博士祭酒及太史太廟太樂鼓吹陵等令又有祠部尚書嘗與右僕射通職不嘗置又諸曹有祠部郎宋太嘗府有博士亦謂之太學博士齊因之梁陳亦兼統國學博士其丞視尚書郎太嘗凡統太學

太醫乘黃及諸陵等令丞又有祠部尚書領祠部儀曹二曹齊梁陳皆然齊太嘗府置丞一人五官功曹主簿領官博士國子祭酒博士助教又統太廟明堂太祀太史廩犧太樂諸陵乘黃客館等令丞其下各有職吏又有祠部尚書右僕射通職不俱置梁太嘗統廩犧鼓吹太祝太樂清商鼓吹寺署令丞太嘗位視金紫光祿大夫班第十四三品勳位丞班第五視尚書郎主簿一人其遷爲五官功曹又位不登十八班者別爲七班主簿第四博士兼統國學博士陳並因之後魏太嘗卿第三品少卿正四品丞正六品博士從七品太祝令從正九品祝史從九品下又置太樂博士六品下鼓吹令闕又有太醫博士助教太卜博士從七品下廩犧令從五品下又有儀曹尚書北齊太嘗掌陵廟群祀禮樂儀制衣冠之屬其屬官有博士協律郎八書博士等員統諸陵太廟太樂衣冠鼓吹太祝太醫廩犧太宰等署令丞而太廟兼領郊祠崇元二局丞太樂兼領清商部丞鼓吹兼領黃戶局丞太史兼領靈臺太卜二局丞又祠部尚書統主客虞曹屯田起部五曹後周依周禮建官太嘗卿爲宗伯少卿爲小宗伯屬官有守廟典祀太司樂等中

大夫小守廟小典祀小司樂太卜太祝等下大夫又有小卜小祝等上士又有司郊治禮樂師樂胥司巫等中士及下士春官又有禮部後改爲司宗又春官之屬有典命後改爲大司理後改大司理復爲禮部大夫隋太嘗等又有博士四人協律郎二人奉禮郎十六人統郊社太廟諸陵太祝衣冠太樂清商鼓吹太醫太卜廩犧等署各置令丞又置禮部尚書統禮祠主膳四曹唐制太嘗寺卿一人正三品掌邦國禮樂郊廟社稷之事以八署分而治焉一曰郊社二曰太廟三曰諸陵四曰太樂五曰鼓吹六曰太醫七曰太卜八曰廩犧總其屬而行其政令少卿爲之貳屬官有博士四人掌辨五禮之儀式本先王之法制通變隨時而損益焉太祝六人掌出納神主于太廟之九室而奉享薦禘祫之儀奉禮郎二人掌設君臣之版位以奉朝會祭祀之禮協律郎二人掌和六律六呂以辨四時之氣六風五音之節太廟齊郎京都各一百三十人門僕京都各三十二人自少卿及諸令以下有丞主簿錄事府史典事掌故等負以屬焉太嘗自龍朔三年改爲奉嘗正卿又改禮部尚書爲司禮太嘗伯咸亨中各復舊光宅元年奉嘗改爲司禮

寺禮部爲春官神龍元年司禮復爲太嘗寺春官復爲禮部禮部摠判祠禮膳部及主客事奉禮即本爲治禮避高宗諱改爲太嘗又有禮直五人乾元初省又貞元七年又置禮儀直兩員九年以太嘗寺禮院置脩撰檢討官各一員禮生員三十五人長慶二年又置守闕人太中四年詔曰太嘗少卿宜與太卿通判文案五代因之無所改作夫人紀肇脩禮用爲急歷代而下厥職茂焉若乃稽古憲官因時變革本聰明之至德非臣下之所專其有講貫藝文發明制度折衷得失裁正是非必資洽聞克濟乃事至於四方異俗五音制賜咸以類別亦用典掌則有苟合音意紊亂法度罔揆荒繆恣成矯誣有司之過可不慎歟凡掌禮部有九門

制禮第一

夫禮者所以法天地之經建上下之紀教訓正俗防邪窒慾序人倫而制邦治者也故三五異代而不相沿襲蓋有損益之殊範圍革之異宜青素之尚不同驪翰之變非一是以先王治定制禮因人情而爲之防者也夏商之代莫得而詳周姬之祖述參於經藝漢氏而下儀法昭著故其弛張之名數創制之軌範

祀享朝宴之節文物聲名之度隨時降殺與運消長
執簡所記咸足徵焉至或申命鴻碩加之論討泰酌
前訓講求方冊形於撰集煥乎編綴亦類其說而次
叙之云

周成王六年周公旦述文武之績制周官及儀禮以

為後王法臣欽若等曰周官即周禮也周公觀夏商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周公所制也

漢高祖五年即皇帝位於定陶博士叔孫通就其儀

彌就成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

或妄呼呼音大拔劍擊柱帝患之通知帝益厭之說

帝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

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

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

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復重也因也音扶日切

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帝曰可試為之令易

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

通為使者而徵諸生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小主皆

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

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言行德教百年然後

可定禮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

汚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若女也鄙言不通遂與所

徵三十人西西入闕及上左右為學者左右謂近臣也為學謂素

有學與其子弟百餘人為絲葛野外謂以茅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

也春秋傳習之月餘通曰帝可試觀帝使行禮曰吾

能為此迺令群臣習肄肄亦習也音七二切會長樂宮成諸侯

百官群臣朝十月適會于十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以十月為正月故行明

義之禮史家先平明未平明之前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

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志與幟同音式解切傳

曰趨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謂疾行為敬也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俠與

俠同挾其兩旁每功臣列諸侯將軍軍吏以次陳西

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鄉皆讀曰饗大行設

九賓臚句傳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於是皇帝輦出房百

官執戟傳警傳聲而唱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

下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

置法酒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抑

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

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

謹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拜通為奉嘗

文帝即位初太中大夫賈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

冊府元龜 掌禮部 卷之五十一

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與禮樂迺草具其儀法草謂創造之帝謙讓未皇也皇暇也自以為不當改制

十六年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

武帝即位初招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議立

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服謂衣服之色也會竇太后好黃老

言不說儒術說讀曰悅其事乃廢至建元元年始議立明

堂

元封二年秋作明堂于泰山下初天子封泰山泰山

東北趾右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言其險隘不顯敞帝敬治

明堂奉高帝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

明堂圖公王姓也帶名也呂氏春秋齊有公王舟此蓋其舊族也明堂中有一殿

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圜繞也為複道上有

樓從西南入名曰昆命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

於是帝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

平帝元始三年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

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立輅併馬

輅音謠立乘小車也併馬驪駕也謂新定此制也併者步昂切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烏桓來降邊境無

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司空張純以

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乃按

七經識明堂圖河間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
及平帝時議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
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嘗而純議同榮乃許之

中元元年十一月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

大戴禮云明堂者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
戶十二牖以茅蓋上上負下方赤綴戶也白綴牖也
禮圖又曰建武三十一年作明堂上負下方十二堂
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窓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
數室有十二戶法陰陽之數胡伯始云古清廟蓋以
茅今蓋以瓦下藉茅存古制也漢官儀曰明堂四面
起土作墼墼中無水明堂去平城門二里許天子出
從平城門先立明堂乃至郊祀又曰辟雍從北門入
三月九月者皆於中行鄉射禮辟雍以水周其外以
節觀諸侯曰泮宮東西南有永北無下天子也漢官
閤疏曰靈臺高三丈十二門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
臺漢官儀北郊臺在城西西北角去城一里所謂方壇

四階但有壇祠舍而已其鼓吹樂及舞人御帳皆從
南郊之具也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南皆有壇
上地里群神從食壇下
南郊焚犢比郊埋犢

明帝永平元年正月率公卿以下朝於原陵如元會
儀是時帝即位踰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
禮乃帥公卿百僚就園陵而創焉

章帝元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
十一以興尚書旋璣鈴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
之文予末小子託於數終曷以續興崇弘祖宗仁濟
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
劣殊執况于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

見圖書中心慙焉博士曹褒知帝旨欲有興作乃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禎祥焉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并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嘗太嘗巢堪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群僚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時刊立和帝永元五年春正月登靈臺望雲物

魏文帝黃初元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群代之美事爲後王制度也傳曰夏數爲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於正朔當依虞夏故事若殊徽號異器械制禮樂易服色用牲幣自當隨土德之數每四時之季月服五十八日臘以丑牲用白其節毛自當赤但節幡黃耳其餘郊祀天地朝會四時之服宜如漢制宗廟所服一如周禮尚書令桓階等奏擬三正周後之義國家承漢氏人正之後當受之以地正犧牲宜用白今從漢十三箇月正則犧牲不得獨改今新建皇統宜稽古典先代以從天命而正朔犧牲一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義也詔曰服色如改所奏其餘宜如虞承唐但臘

月用丑耳

二年正月乙亥朝日於東門之外詔曰漢氏不拜日

於東郊而且夕嘗於殿下東西拜日煩藝似家人之

事非事天郊神之道也

按禮天子以春分朝日於東秋分夕月於西今正月非其

時也至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朔朝日於東郊八月己丑夕月於西郊此古禮也

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

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時二漢郊禮之制具存魏即

損益可知也

青龍五年山荏縣龍見詔三公曰昔在庖犧繼天而

王始據木德為群代首自茲以降服物氏號開元著

統者既膺受命曆數之期握皇靈遷興之運承天改

物序其紀綱雖炎黃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夏后世系

相襲同氣共祖猶昭顯所受之運著明天人去就之

符無不革易制度更定禮樂誕群后班瑞信使之煥

炳可述於後也至于正朔之事當明不變改以彰異

代曷疑其不然哉文皇帝踐祚之初庶事草創遂襲

漢正不革其統朕在東宮及臻在位每覽書籍之林

摠公卿之議夫言三統相變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

者無其言也曆志曰天統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統

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統之正在寅物成而黑但含

生氣以微成著故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五
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言天地與人所以
相通也仲尼以大聖之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制作
春穠論究人事以貫百王之則故於二微之月每月
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為晉夫祖述堯舜以論三正則
其明義豈使近在殷周而已乎朕以眇身繼承洪緒
既不能紹上帝之遺風揚先帝之休德又使王教之
弛者不張帝典之闕者未補壘壘之德不著亦惡乎
已乎今推三綱之次魏得地綱當以建丑之月為正
考之群藝厥義彰矣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為景初元
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之白
馬建太赤之旗期會建太白之旗春夏秋冬孟仲季
月雖與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禘烝嘗巡狩蒐田
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晚早敬授民事諸若此者
皆以正歲斗建為節曆數之序乃上與先聖合符同
契重規疊矩者也今遵其義庶可以顯祖考大造之
基崇有魏維新之命於戲王公群臣百辟卿士靖康
厥職帥意無怠以永天休司徒布露咸使聞知稱朕
意焉

意焉

按服色尚黃據土行也犧牲旂旗一用殷禮行

周之時故也周禮中車職建大赤以朝大白以
即戎此則周以正色之旗朝會以先代之旗即戎魏
用殷禮變周之制故建白以朝大赤即戎也

丹斤元罪

掌禮部

卷之五

明帝又詔曰以建寅之月爲正者其牲用玄以建丑之月爲正者其牲用白以建子之月爲正者其牲用騂此爲牲色各從其正不隨所犯之陰陽也祭天不燠於用玄則祭地不得獨疑於用白也天地用牲得無不宜異耶更議於是議者各有引據無適可從又詔曰諸議所依據各參錯若陽祀用騂陰祀用黝復云祭天用玄祭地用黃如此用牲之義未爲通也天地至尊用牲當以所尚之色不得專以陰陽爲別也今祭皇帝天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廟皆宜用其別祭五郊各隨方色祭日月星辰之類用騂社稷山川之屬用玄此則尊卑方色陰陽衆暢矣初明帝卽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議多異同持疑不決久乃下詔曰黃初以來諸儒其論正朔或以改之爲宜或以不改爲是意取駁異于今未決朕在東宮時聞之意嘗以夫子作春秋通三統爲後王法正朔各從色不同因襲自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繼同體異德或納爲大麓受終文祖或尋干戈從天行誅雖遭遇異時步驟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易服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由此而言之何必以改正爲是耶於是公卿以下博議侍中高堂隆議曰按自古有文章以

來帝王之興受禪之與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
定民心也易曰乾元亨利貞有孚改命吉湯武革命
從乎天應乎人其義曰水火更用事猶王者必改正
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驗曰王者必改正朔爲服色以
應天地三氣三色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
政改朔初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薦玉以赤繒高辛
氏以十三月爲正薦玉以白繒尚書傳曰舜定鍾石
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四時改堯正詩曰
一之日感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傳曰一之日
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詩推度災曰

如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以前驗後文質相因
法度相改三而復者正色也二而復者文武也以前
驗後謂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
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
一月爲正後雖百皆以前代而復也禮大傳曰聖人
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
徽號樂稽臞加曰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雷雨以
明將去虞而適夏也是以舜禹雖太平受禪猶制禮
樂改正朔以應天從民夏以十三月爲正法物之始
其色尚黑殷以十二月爲正法物之牙其色尚白周

以十一月為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能察其類能正其本則嶽瀆致雲雨四時和五稼成麟皇翔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傳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明於天地理故必移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聖人之寶文質再而改窮則相承周則復始正朔改則天命顯凡典籍所記不盡於此略舉大較亦足以明也太尉司馬慙尚書僕射衛臻尚書薛梯中書劉放中書侍郎刁韃博士秦靜趙怡中候中詔季岐以為宜改侍中繆襲散騎嘗侍王肅尚書郎魏衡太子舍人黃史嗣以為不宜改至是始定

晉文帝為晉王命司空荀顛因魏代前事撰為新禮

參考古今更其節文羊祐任愷庾峻應貞並共刊定

成立六十五篇奏之

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禮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

損日臣典較故太尉顛所撰五禮臣以為史筆命以垂統帝王之美事也隆禮以率教邦國之太務也是以臣前表禮事稽奮未逮請施行

武帝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

朕不慮改作之難令便為永制眾議紛紜遂不時定

不得以時供饗神祇配以祖考日夕難企貶食忘安

其便郊祀時群臣又議五帝即天地五氣時異因殊

其辨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
五郊改五精之辨皆周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
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是年二月丁丑郊祀
宣皇帝以配太宗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一月
有司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丘方丘於南北郊
更脩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又從之一如宣
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祠圓丘於南
郊自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

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
廢久矣乃今後講肄舊典賜太嘗絹百疋丞博士及
學生牛酒

十年將聘拜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
無妾媵禮贄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
軒使使持節兼太嘗拜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太康五年脩作明堂辟雍

懷帝卽位遵舊制臨太極殿使尚書郎讀時令

元帝太興元年三月辛卯親郊祀饗配之禮初尚書
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湏旋都雒邑乃脩之司
徒荀組據漢獻帝居許卽便立却自宜於此脩奉驃
騎王導僕射荀崧太嘗華嘗中書侍郎唐亮皆同組

議事遂施行其制度皆太常賀循依晉之舊也

四月合朔中書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於朝臣自攻也按尚書符若曰有變更便伐鼓于諸門有違舊典詔曰卽陳有正義輒勅外改之

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正月後辛祀明堂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出以法駕服以袞冕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納妃六禮文與納后不異百官上禮其月壬戌於太極殿西臺叙宴二宮隊主副司徒征北鎮南三府佐楊兗江三州網彭城江夏南譙始興武陵曹七國侍郎以上諸二千石在都邑者並豫會

二十一年十月命刺史郡守脩東郊耕籍之儀

孝武即位初軍府造次不曉朝章徐爰素諳其事旣至莫不嘉悅以兼太嘗丞撰立儀注大明五年五月起明堂於國學南丙巳之地六年置凌室脩藏冰之禮

前廢帝卽位以郊舊地爲吉祥移還本處先是北郊晉成帝世始立本在覆舟山南來太祖以其地爲樂遊苑移於山西北後以其地爲北湖移於湖塘西北

其地卑下泥濕又移於白石村東其地又以爲湖乃
移於鍾山北京道西與南郊相對後罷白東湖北郊
還舊處

南齊太宗建元元年七月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有功
德之君配明堂制有五室從尚書僕射王儉議也

梁高祖天監九年有事靈壇以爲雨旣類陰而求之
正陽其謬已甚東方旣非盛陽而爲生養之始則雩

壇應在東方祈晴亦宜此地於是遂移於東郊初大雩國

南除地爲壇至是改焉

十二年太嘗丞虞曠引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爲高

下脩廣之致堂崇一筵故偕高九尺漢家制度循遵

此禮故張衡云度堂以筵者也鄭玄以廟寢三制旣

同但應以九尺爲度制可於是毀宋太極殿以其材

構明堂十二間基准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座悉南

向東來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

五黑帝配帝聰配享五帝在阼階東上西向大殿後

爲小殿五間以爲五佐室焉初高祖以明堂在國之

陽其祀之法猶依齊制欲有改作乃下制旨而與辟

臣切磋其義制曰明堂唯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

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玄據援神契亦云上圓下

方又云八窓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皆汁光紀向北則背赤燦怒東向西向又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則是摠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知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宋异以爲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旣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制曰若如鄭玄之義听朔必在明堂此則人神混淆莊敬之道有廢春穉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箇者謂所記五常明堂之南又有小堂亦號明堂分爲三處聽朔旣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則有箇名故曰明堂左右箇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別无無相干其義是非莫定初尚未改至是瞻議乃定

十六年四月詔曰人神無常饗饗于克誠所以西鄰禴祭實受其福宗廟祭祀猶有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宜造自今四時烝嘗外可量代之八座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八厘又奏旣停宰殺無復省牲之事請立省饌儀其衆官陪列竝同省牲帝從之

普通六年尚書僕射徐勉上脩五禮表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夫禮所以安上治人引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盛必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卽宗伯所掌典禮吉爲上凶爲之次賓次之軍次之嘉爲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則皆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僅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婚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爲國脩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旣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小雅盡廢舊章缺矣是以韓宣適魯始知周公之德叔侯在晋用辨郊勞之儀戰國縱橫政教愈泯暴秦滅學掃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爲貴末葉紛綸遞有興廢或以武功銳志好黃老之言禮義之式於焉中正及東京曹褒南宮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于奏其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旣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文用盡於帷蓋至乎晋初爰定斯禮荀顛制之於前摯

虞刪之於末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啓運先天改物撥亂惟武經時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光啓二學皇枝等於貴遊客茲五館草萊升以好爵爰自受命迄於告成盛德形容備矣天下能事畢矣敦敦穆穆無得而稱焉至若玄符靈貺之祥浮溟棧山之賚固亦曰書左史副在司存今可得而略也是以命彼群才搜其泉之法延茲碩學闡西臺之儀淄上淹中之儒連蹤繼軌負笈懷鈇之彥匪且伊夕諱以化穆三雍人從五典秩宗之教勗焉以興伏尋所定五禮起齊

永明三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舊學士十人止脩五禮諮稟衛將軍丹陽尹王儉學士亦分任郡中製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殂遺文散逸後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勅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東昏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歛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脩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代頗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太

半天監元年終之啓審省置之宜勅使外祥時尚書
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
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
家殊實宜以時脩定以爲承準但頃之脩撰以情取
人不以學進其掌知者以貴總一不以稽古所以歷
年不就有名無寔此旣經國所先外可議其人定便
即撰次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諸五禮各置舊
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
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乃以
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田曹行
參軍兼太嘗丞賀陽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
軍禮右軍事司馬聚掌嘉禮尚書左丞何佟之總參
其事佟之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阻張植掌凶禮阻
尋遷官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繁廣記
載殘缺宜須博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
沈約太嘗卿張充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別勅
總知其事末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復豫
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通諮五禮舊
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啓聞決之制旨疑事旣
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經誥五

振金聲義貫幽微理入神爽前儒所不擇後學所未聞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爲不刊之則洪規盛範冠絕百王茂實英聲方垂千載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暴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秩一百十六卷五百四十六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秩一百三十三卷五百三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四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有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百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秩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百一十九條又例副秘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較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完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成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原文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昔文武二王所以紀綱周室君臨天下公且脩之致太平龍鳳之瑞自斯厥後甫備茲目孔子

曰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豈所謂齊功比美者歟
 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勒成之
 初未遑表上寔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慙惕無
 忌寤寐自今春繇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脩章
 靡不該備所謂郁郁文哉煥乎洋洋信可以懸諸日
 月頒之天下者矣愚心喜忤彌思陳述兼前後聯官
 一時皆逝臣雖幸存老已將及慮皇世大典遂闕騰
 奏不任下情輒具載撰脩始末并職掌人所成秩條
 日之數謹拜表以聞詔曰經禮大備政典載弘今詔
 有司按以行事也又詔曰勉表如此因革允釐憲章

大備功成業定於是乎在可以充被八表施諸百代

俾萬世之下知在斯文主者其按以遵行勿有失墜

陳宣帝太建五年六月治明堂

十年八月乙巳立方明壇于婁湖

後魏道武天興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詔儀曹郎

董謐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

二年命禮官招採古事制三駕一曰鹵簿駕軍戎大

祠則設之二曰法駕巡狩小祠則設之三曰小駕游

宴離宮則設之

六年詔有司制冠服隨品秩各有差

時事未暇
多失古禮

孝文帝太和四年八月乙卯詔諸州置冰室十二年正月辛巳朔初建五牛旌旗

十五年四月己卯經始明堂

五月丙辰詔造五輅

八月乙巳親定禘祫之禮

戊午詔曰先帝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今圓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明堂祭門戶井竈中霤毋神皆有此四十神計不須立悉可罷之甲寅集群官詔曰近論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一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嘗准若一依分日或值月出於東而行禮於西尋情卽禮不可施行昔祕書監薛暹等嘗論此事以爲朝日以朔夕月以肝卿等意謂朏二分何者爲是尚書游明根對曰考核舊式推拔衆議宜從朏月

十六年正月帝昇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每朔依以爲嘗

宣武帝延昌三年十二月詔立明堂

孝明帝熙平元年九月侍中儀同三司崔光表奉詔定五時朝服

正光二十二月詔司徒崔光安豐王延明等議定章

服初孝文太和中始考舊典以制冠服百僚各有差以制未用給至是又詔光苜及在朝名學更條章祖備焉

北齊文宣天保元年皇太子監國在西林會群議皆

東面

臣欽若等曰北齊書無志凡禮儀之事並載散書君臣名號不知制作何人編也

二年皇太子於北城地內冬會又議東面吏部即陸

邛疑非禮魏收改為西面邢子才執為東面援引經

據大相往復竟徙西面為定

後周明帝武成元年吐谷渾寇邊帝服乘馬遣大司

馬賀蘭祥於太祖之廟司憲奉鉞進授大將軍拜受

以授從此禮畢出受兵甲

隋高祖開皇元年既受周禱欲新制度乃命國子祭

酒辛彥之議定祀典為九丘於國之南大陽門外道

東二里其丘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

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再歲冬至日

祀昊天上帝於其上以太祖武元皇帝配為方丘於

官城之比一四里其丘再成成高五天下成方十丈

上成方五丈夏至日祭皇地祇於其上南郊為壇於

國之南太陽大外道西一里去宮十里壇高七尺廣

四丈孟春上辛祠所感帝赤燿怒於其上北郊孟冬

祭神州之神並以太祖武元皇帝配

四年十一月詔曰右稱臘者接也取新故交接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亥之月稱禘可也後周用夏后之時行姬氏之禘考諸先代於義有違其十月行禘者停可以十二月爲臘

五年正月詔行新禮是禮部尚書牛弘奏曰聖教凌替國章殘缺漢晉爲法隨俗因時未足經國庀人弘風施化且制禮作樂事歸元首江南王儉偏方一臣私撰儀注多違古法就廬非東階之位鹵門豈設重之禮兩蕭累代舉國遵行後魏及齊風牛本隔殊不尋究遙相師祖故山東之人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師旅弗違賓嘉之禮盡未詳定今休明啓運憲章伊始請據前經革茲俗弊詔曰可弘因奏徵學者撰儀禮百卷悉用東齊儀注以爲准亦徵採擬王儉禮脩畢上之詔遂班天下咸使遵用焉

八年晉王廣將伐陳內史令李德林攝太尉告於太廟禮畢又命有司宜于太社

十三年帝以明堂未立合牛弘辛彥之等定議其後簡較將作大匠事宇文愷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樣重檐複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準憑以獻帝異之命有司於郭內安業里爲規兆方欲崇建又命詳定

諸儒爭論莫之能決弘等又條經史正文重奏時非議既多久而不定又議罷之

十四年詔以所乘單輅因循近代事非經典令更議定於是命有司詳考故實改造五輅及副王輅

十七年帝謂侍臣曰禮主敬皆當盡心黍稷非馨饗在祗肅廟庭設樂本以迎神齊祭之日觸目多感當此之際何可爲心在路奏樂禮未爲允群公卿士宜更詳之遂下詔曰五帝異樂三王殊禮皆隨事而有損益因情而立節文仰惟祭享宗廟瞻敬如在罔極之感情深茲日而禮畢升路鼓吹發音還入宮門金石板響斯則哀樂同日心事相違情所不安理實未允宜改茲往式用弘禮教自今已後享廟日不須備鼓吹殿庭勿設樂縣

二十年太尉晉王廣北伐突厥次上禡祭軒轅皇帝以太牢制幣陳甲兵行三獻之禮

仁壽二年閏十月詔曰禮之爲用時義大矣黃琮蒼璧降天地之神粢盛莊食展宗廟之敬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喪紀之節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安上治人莫善於禮自區宇亂離綿歷年代王道衰而變風作微言絕而大義乖與代推移其弊日甚至於四

時郊祀之節衣冠服麻葛之降殺是非異說踏駁殊塗致使聖教彫訛輕重無准朕祇承天命撫臨生人當洗滌之時屬于戈之伐克定禍亂先運武功刪正彛典日不暇給今四海乂安五戎勿用理宜弘風訓俗導德齊禮綴往聖之舊章興先王之茂則尚書左僕射越國公楊素尚書右僕射邠國公蘇威吏部尚書竒章公牛弘內史侍郎薛道衡祕書丞許善心內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劼或任君端揆博達古今或罷推令望學綜經史委以裁緝寔允僉議同並脩定五禮

煬帝大業元年詔吏部尚書牛弘工部尚書宇文愷兼內史侍郎虞世基給事郎許善心儀曹郎袁朗等憲章古制創造衣冠自天子逮于屠皂服章皆有等差若先所有者則因循取用弘等議既定帝幸脩文殿覽之乃令開府尙稠起部郎闞毗等造儀上呈二年總了始班下行焉軒冕之盛貫古今矣其後師旅務殷車駕多行幸百官行從唯服袴褶而軍旅間不便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知甌寧縣事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制禮儀注

制禮第二

唐高祖武德元年既受隋禪未遑制作郊廟宴享悉用隋代舊儀

太宗貞觀七年以新禮頒示先帝踐祚之初詔中書

册府元龜 掌禮部

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徵等禮官學士脩改舊儀著古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十二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五篇摠百三十篇分爲百卷至是始令頒示

十一年三月詔曰先王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象天地以制法通神明以施化樂由內作禮自外成可以安上治民可以移風易俗揖讓而天下治者其唯禮樂乎固以同和無體者非飾玉帛之容崇鐘鼓之奏日往月來朴散淳離淫慝以興流洎忘本魯昭所習惟在折旋魏文所重止於鄭衛秦氏縱暴載籍咸亡

漢朝循緝典章不備時更戰國多所未遑雅道淪喪歷茲永久朕恭承明命嗣膺寶曆懼深馭朽情切納隍憑宗廟之靈資股肱之力上下交泰遐邇乂安率土阡危旣極之於塗炭群生遂性思納之於軌物興言正本夕惕在懷蓋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朕雖德謝前王而情深好古傷大道之旣隱懼斯文之將墜故廣命賢才旁求遺逸探六經之奧旨採三代之英華古典之廢於今者咸擇善而脩復新聲之亂於雅者並隨違而矯正莫不本之人心稽乎物理正情性而節事

宜窮高深而歸簡易用之邦國彛倫以之攸叙施之律度金石於是克諧今脩撰既畢可頒天下俾富教之方有符先聖人倫之化貽厥後昆

十四年正月庚子命有司讀春令詔百官之長升太極殿列坐而聽焉

高宗永徽二年七月詔曰朕聞合宮虛府創鴻規於上代大室總章標茂範於中葉雖復質文殊制奢儉異時然其立大中作人極布政施教歸之一揆朕嗣膺下武丕承上烈思所以荅眷上靈遵事孝養而法官曠典明堂寢備永言大禮朕甚懼焉宜令所司與

禮官學士等考覈故事詳議得失務依典禮造立明堂庶曠代闕文獲申於茲日因心展敬永垂於後昆其明堂制度宜令諸曹尚書及左右丞詳定於是太嘗博士柳宣依鄭玄義以爲明堂之制當爲五室內宜丞孔志約據大戴禮及盧植蔡邕等議以爲九室曹王友趙茲皓秘書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圖諸儒分爭各有不同上以九室之議爲是乃令所司詳定形制及辟雍門闕等務從典故

顯慶三年正月太尉長孫無忌侍中許敬宗燕中書令李義府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國師太嘗少卿韋琨博

士蕭楚才孔志約等脩新禮成凡一百三十卷二百九十九篇奏上之詔中外頒行焉

時許敬宗李義甫用事其所損益多

涉希旨行用已後學者紛議以為不及貞觀禮上元三年三月下詔令依貞觀年禮為定儀鳳三年又詔顯慶新脩禮多有事不師古其五禮並依周禮行事

乾封二年二月詳議明堂定詔曰朕以寡薄忝承丕緒奉二聖之遺訓撫億兆之初臨馭朽兢懷推溝在念而上玄垂祐宗社降休歲稔時和人殷俗阜車書混一文軌大同檢玉泥金升中告禪百蠻執贄萬國來庭朝野歡娛華夷胥悅但為郊禋嚴配未安太室布政施行猶闕合官朕所以日昃忘疲中宵輟寢討論墳籍錯綜群言採三代之精微探九皇之至蹟斟酌前載制造明堂棟宇方圓之規雖兼故實庶筵陳俎之法獨運財成宣諸內外博考詳議求其短長與廣異聞而鴻生碩儒俱稱盡善縉紳士子竝奏該通創此宏模自我作古因心既展情禮獲申永言宗祀良深感慰宜命有司及時赴作務從折衷稱朕意焉

總章二年三月丁亥詔曰首出萬物實顯崇高之位曾覽八紘無遠嚮明之道合宮聽朔闡皇軒之茂範靈符通神敷帝勛之景化殷人陽館青珪備禮姬氏玄堂彤璋合獻雖運殊驪翰時變質文至於立大中

建皇極軌物施教其歸一揆暨乎西京創歷駁政逾
繁東漢開基舊章猶闕考圖汶上僅存公王之儀度
室圭躔纒紀中元之制三方鼎據祚傾於金馬五胡
塵擾道喪於蒼鵝自此相仍時經版蕩遂使陟配之
典久淪於縣載端辰之化允屬於隆平朕恭膺寶命
肅奉瑤圖昧旦求衣丕景忘食賴上玄垂祐宗社降
靈幽明宅心中外禔福封金岱嶺昭累聖之鴻勳勒
石九都成文考之先志功標偃革時會委裘固可以
作化明臺顯庸大室備機之曆旣表於嘉名布政之
官式崇於美制是用求中測景取則陰陽考廣表於
裁圭定卑高於置槩傍羅八柱周建四墉架序儀天
䟽基象地窓闕齊布應路竝興導辟水以環階應旋
衡而結極重阿複道用循測管之模上圓下方仍准
分著之數木工不琢土事無文豐約折衷經始勿亟
勾芒候序入春圃而司儀蓐收戒時下秋園而奉職
事符神造鈎繩之用畢陳義叶子來豐落之期非遠
將以肅禋清祀展殷薦於皇靈施彌法宮暢休聲於
太帝百神執贄咸尊孝饗之風萬國來庭共覩太平
之政闕文斯備大禮聿脩制作之規可依別勅宜頒
示天下永垂來葉於是博考經籍爲明堂制度頒下

其明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以象周易乾坤之策屬
歲饑竟不克建立而寢

上元元年天后上表曰至如父在為母服止一朞雖
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非母
不生非母不育推燥於濕咽苦吐其生養勞瘁恩斯
極矣所以禽獸之情猶知其母三年在懷理宜崇報
若父在為母服止一朞尊父之敬雖同報母之慈有
闕且齊衰之制足為差減更令周以一朞恐傷人子
之志今請父在為母終三年之服高宗下詔依行焉
則天垂拱四年十二月以東都明堂成制曰昔軒皇

御曆朝萬方於合宮丹陵握符咨四岳于衢室有虞
輯瑞總章之號既存大禹錫珪重屋之名攸建殷人
受命置陽館以辨方周室凝圖立明堂以經野用能
範圍三極幽贊五神展尊祖之懷申宗祀之典爰從
漢魏迫及周隋經始之制雖興脩廣之規未備朕以
庸昧庠膺厚託受寄於綴衣之夕荷顧於仍几之前
伏以高宗往年已屬意於陽館故京輔之縣預紀明
堂之名改元之期先著總章之號朕於乾封之際已
奉表上塵雖簡宸心未遑營構今以鼎郊勝壤圭邑
名區處天地之中順陰陽之序舟車是湊貢賦攸均

爰籍子來之功式尊奉先之旨夫明堂者天子宗祀之所朝諸侯之位也闢乾坤之秘與法氣象之運行故能使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眷言盛烈豈不美歟然比者鴻儒禮官所執各異咸以為明堂者置之二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在國陽明之地今既俯邇官掖恐黷靈祇誠乃布政之居未為宗祀之所朕以景已之地去宮遙遠每月所居因時饗祭禮備之物頗有煩勞在於朕懷殊非所謂今故裁基紫掖闢宇形闡經始成之匪但敬事天地神明之德乃彰尊祀祖宗嚴恭之志方展若使唯云布政負展臨人則茅宇土墼取適而已豈必勞百姓之力制凡筵而御哉誠以獲執蘋蘩虔奉宗廟故也時既浚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適於事今以上堂為嚴配之所下室為布政之居光敷禮訓式展敬誠來年正月一日可於明堂宗祀三聖以配上帝宜令禮官博士學士內外明禮者詳定儀注務從典要速以奏聞

永昌元年正月元日始親享明堂是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頒九條以訓于百官

是時吐蕃及諸夷以明堂成遣使來賀

天册萬歲二年三月重造明堂成

臣欽若等曰證聖元年正月佛堂災

延燒明堂並盡至是重造成 號為通天宮四月御通天宮之端辰

殿有司讀時令布政于群后

玄宗開元五年正月幸東都將行太享之禮太嘗少卿王仁忠博士馮宗陳貞節等議以武氏所造明堂有乖典制詔令所司詳議奏聞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奏議請改易依舊造乾元殿乃下詔曰古之操皇綱執大象者何嘗不上稽天道下順人極或變通以隨時爰損益以成務且衢室創制度堂以筵用之以禮神是光孝享用之以布政蓋稱視朔先王所以厚人倫感天地者也少陽有位上帝斯歆此則神貴於不黷禮殿於至敬今之明堂俯隣宮掖此之嚴祀有異

寅恭苟非憲章將何軌物由是禮官博士公卿大夫

廣參詳議欽若前古宜存露寢之式用罷辟雍之號

可改爲乾元殿每臨御宜依正禮

季秋大享祀依舊於圓丘行事

十三年將封泰山帝以靈山清潔不欲多人上歆初

獻於山上壇行事亞獻終獻于山下壇行事因召禮

官學士賀知章等入講儀注因問之知章等奏曰昊

天上帝君位五方精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異位

陛下享君位於山上群臣祀臣位於山下誠足以垂

範來葉爲變禮之大者也禮成於三初獻亞終合於

一處帝曰朕正欲如是故問卿耳於是勅三獻于山

上行事其五方帝及諸神於山下壇行事
二十年九月以新脩開元新禮一百五十卷頒示天下先是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岳上疏請改撰禮記削去舊文而以今事編之詔付集賢院學士詳議右丞相張說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爲歷代不刊之典今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今之五禮儀注貞觀顯慶兩度所脩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與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行用制從之乃令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及左拾遺李銳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檢撰歷年不就說卒後肅高代爲集賢院學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丘撰成至是上奏之

二十六年四月己亥朔始令太韋卿韋縉讀時令于宣政殿百寮于殿上列坐而聽之
二十七年勅古者分命公卿巡謁陵寢率皆乘輅以備其儀雖禮則是嘗不可廢闕而事有適要亦在變通宜令太僕等司每陵各支輅兩乘并儀仗等送至陵所貯掌旣免勞煩無虧肅敬其公卿出城日如常儀至陵所准此

肅宗乾元元年十二月丙寅立春帝御宣教殿太常少卿于休列讀春令嘗參官五品以上正員竝升殿

序坐而聽之

上元二年九月改元為元年詔圓丘方澤依嘗存一
太牢皇廟諸祠臨時獻熟今昊天上帝太廟一牢羊
豕各三餘祭盡隨亦供以備禮明火棧飼之禮亦不
暇矣

元年建卯月辛亥詔曰朕敬授人時慎徽月令庶無
極備以獲休徵自今以後每至四孟月迎氣之日與
百辟卿士舉而行之

代宗廣德二年正月禮儀使杜鴻漸奏郊廟大禮其
祝文自今已後請依唐禮板上墨書其玉簡金字者
一切停廢如允臣所奏望編為嘗式制曰宜用竹簡
從古禮也

德宗貞元元年十月詔曰郊祀之義本於至誠制禮
定名宜從事實五方配帝上古哲王道濟蒸人禮著
明祀論善計功則朕德不類統天御極則朕位攸同
而祝文稱臣以祭既無益誠敬有黷等威此豈朕禮
祀聰明昭格上下之意前京兆府司錄參軍高佩上
疏其理精詳朕重變舊儀訪于卿士申明大義是用
釋然依從改正以敦至禮自今已後五方配帝祀文
勿稱臣餘禮如舊

六年十一月有事於南郊詔以皇太子為亞獻親王為終獻帝問禮官亞獻終獻合受誠誓否吏部郎中柳冕曰准開元禮獻官前七日於內受戒誓詞云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今以皇太子為亞獻請改誓詞云各揚其職肅奉嘗儀從之

憲宗元和十三年八月太嘗簡討王彥威進元和曲

臺新禮三十卷 彥威太常散吏於禮閣檢拾自隋已來沿革吉凶五禮以類區分撰成三十卷進之特授太嘗博士

文宗太和八年二月中書門下奏今月十七日臣等於延英奏事陛下以近歲陰陽不和水旱為害恐作

事有垂於時令施教未合於天心問臣等讀月令因何停廢伏以堯命羲和之官以理四時節授人事至漢丞相魏相奏云陰陽者五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由者也兼引高帝時相國蕭何奏云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能法天地順四時以理國家身無禍天年壽永久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願選氣未應災害之作實恐由斯臣等商量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請從來年正月依開元禮讀時令陛下御宣政殿如朝朔之禮兼請太常卿先撰儀注務於簡便以酌時宜所冀簡而易從行之可久從之

明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宣帝
 納用亦致理平開元二十五年十月制自今春夏秋
 冬常以孟月朔日於正殿受朝讀時令至二十六年
 夏四月朔始令太常卿常緝讀時令於宣政殿百寮
 於殿上列坐而聽自天寶已後干戈薦興盛典久廢
 軍旅以便宜從事法令以變權濟時故大化不行和
 開成三年二月太常卿王起准勅造禮神十王圖
 晉高祖天福初詔國朝文物制度起居入閣宜依唐
 明宗朝事例施行

臣欽若等曰五代禮志所述五禮皆沿前代無所改易故不編錄

儀注

王者成治定之業垂明備之制大則封禪郊廟社稷
 之事次則朝覲享宴冠婚之文其或舊章湮沒書記
 罕存則必訪博見洽聞之士咨該練敏識之流俾夫
 泐華於古今損益乎名數討河間之陸簡講淹中之
 舊聞車服羽儀煥然咸序聲明文物浹於天下億兆
 親之而悅服夷狄仰之而內向所以傳徐氏之容著
 曲臺之記載諸油素垂為軌範可不美歟

周周公旦成王時為相制威儀三十

所謂冠婚吉
凶益儀禮是

漢叔孫通以高祖為漢王時通為博士漢王已并天
 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

就成也

下接存卷第
 文行以文

禮記注疏卷之三百六十四

后蒼元帝時為博士著曲臺記行射禮于曲臺后蒼為記

後漢衛宏字敬仲光武時為議郎撰漢舊儀四卷漢

中興儀一卷

馬伯弟史不載官自此已後建武末制封禪儀

樊儵明帝時為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祀禮儀

鄭玄為大司農撰哀服譜一卷

應劭獻帝時以前太山太守為袁紹軍謀較尉時始

遷都於許舊章湮沒書記罕存劭慨然嘆息乃綴集

所聞著中漢輯叙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

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亾者由劭之

記

劉表為荊州刺史撰新定禮一卷

魏荀攸魏國初建為尚書令撰魏官儀一卷一說魏

書令詔典著作為魏官儀

王粲為侍中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嘗典之

蜀蔣琬為丞相撰喪服要義一卷

吳張昭為綏遠將軍與孫韶滕胤鄭禮等採周漢撰

定朝儀

謝慈為齊王傅撰喪服變除圖五卷

晉衛瓘為太保撰喪服儀一卷

禮記注疏 掌禮部

荀顛為司空撰晉新儀二十卷

杜預為鎮南將軍撰喪服要集二卷

崔遊為相府舍人撰喪服圖一卷行於世

蔡謨為司徒撰晉七廟錄十卷

范汪為安化將軍撰諸府州郡儀十卷

賀循為司空撰喪服要記十卷喪服譜一卷

環濟為太學博士撰喪服要略一卷

葛洪為散騎嘗侍撰喪服變除一卷

孔衍為廣陵相撰凶禮一卷

劉逵為侍中撰喪服要記一卷

范隆為侍中國子祭酒撰三禮吉凶宗記甚有條義

其璩

史失其姓

為安成太守撰新定儀注四十卷

按隋書經籍志

有晉雜儀注十一卷晉尚書儀十卷甲辰儀五卷封禪儀六卷鹵簿圖一卷鹵簿儀二卷史失撰人姓名

宋徐廣晉末為漢祖文學祭酒義熙初奉詔撰車服

儀注又撰尚書儀曹所定儀注四十一卷車服雜注

一卷

何承天為錢塘令高祖在壽陽召為尚書祠部郎中

與傅亮共撰朝儀

庾蔚之為員外散騎嘗侍撰喪服二十一卷

傅暢撰晉公卿禮秩故事九卷

范曄為太子詹事撰百官階次一卷

張鏡為新安太守撰東宮儀記二十三卷

徐爰撰家儀一卷

按隋書經籍志有宋儀注十卷又有宋儀注二十卷宋尚書雜注十

八卷宋長沙檀太妃薨弔答書十二卷史失所撰姓名

南齊王儉為衛將軍撰喪服古今集記三卷弔答書

儀十卷吉凶書儀二卷

王弘為太保撰書儀十卷

王俊之為光祿大夫撰喪服世行要記十卷禮儀制

度十三卷

王珪之為長水較尉撰齊職儀凡五十卷永明中其

子中軍叅軍顥啓上詔付祕閣

按隋書經籍志有齊鹵簿儀一卷諸衛左

右旗圖樣一卷史失所撰人姓名

梁伏舅容初仕齊為太子率更令與衛將軍王儉深

相交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古今

襟記

何胤仕齊為國子博士時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禮

未就而卒使特進張緒續成之緒又卒屬在司徒竟

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胤乃置學士三十人佐胤撰錄

有政禮十卷士喪儀注九卷

按南齊列傳中書郎劉繪吳郡杜栖竝助胤制

禮儀也

嚴植之天監初授後軍騎兵參軍事高祖詔求通儒
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凶禮撰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錄四十五卷

明山賓為國子博士撰吉禮儀注二百四十四卷禮

儀二十卷孝經喪服十五卷錄六卷
一云吉禮儀注十卷實禮儀注

十卷

陸璉撰軍禮儀注一百九十二卷錄二卷

賀瑒為步兵較尉領五經博士撰禮儀注一百四

十五卷
一云九卷

司馬鑿為晉安王長史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

錄二卷

鮑泉為五經博士於儀禮尤明撰新儀四十卷行於

世
一云二卷

謝朓為司徒尚書令撰書筆儀二十卷

任昉為新安太守撰梁儀注十卷

丘仲孚為豫章太守撰尚書具事雜儀行於世又撰

皇典

徐勉為衛將軍撰齊職儀十卷又撰太廟祀文二卷

何點徵侍中不起撰禮儀注九卷

周捨為太子詹事卒撰書儀疏一卷

周遷撰古今輿服雜事二十卷

蕭子雲為國子祭酒撰東宮新記二十卷

裴子野為通直郎撰喪服傳一卷

鮑行卿為步兵校尉撰皇室儀十三卷

按隋書經籍志有梁雜禮

禮四十二卷雜儀注一百八卷梁尚書職儀注四十一卷史人撰人姓名

陳沈文阿為通直散騎嘗侍兼國子博士撰儀禮八

十餘卷

馬樞字要理徵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撰邇儀四卷

鄭灼為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撰五禮

戚衮為國子助教始與王府錄事參軍衮於梁代撰

三禮儀記值亂亡失

按隋書經籍志有陳尚書雜儀注五百五十卷陳吉禮一百七

十一卷陳賓禮六十五卷陳軍禮六卷陳嘉禮一百二卷鹵簿圖一卷史失撰人姓名

後魏崔玄伯道武時為黃門侍郎撰朝覲宴饗郊廟

社稷之儀

李韶為儀曹令孝文時脩改車服及羽儀制度皆令

韶典焉宣武時遷將作大匠勅參定朝儀律令

嘗景為太嘗博士與太嘗劉芳撰朝令未及班行別

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拜謁者僕

謝孝明時勅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

卷後遷中書舍人與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儀

定服章勅景叅脩其事遷為中散大夫蠕蠕王阿那
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曰昔咸寧中
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時進之下今日為班且
在藩王儀同三司之間雍從之靈太后詔依漢世陰
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禮與帝交獻景據正以定儀注
朝廷是之後為祕書監撰儀注三十卷

邢昕為中書侍郎受詔與祕書監嘗景典儀注事出
帝行釋奠禮昕與祕書裴伯茂等俱為錄義

盧觀為著作佐郎與太嘗少卿李神雋光祿大夫王
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朝儀按隋書經籍志有後魏
儀注五十卷史失撰人

姓名

北齊崔瞻初仕後魏為大夫中庶子孝明時太子納
妃斛律氏勅瞻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仍面受
別旨曰雖有舊事恐未盡善可好定此儀以為後式
崔昂為散騎嘗侍與太子少師邢邵議定朝儀定國
初禮

趙彥深為司徒撰吉禮七十二卷皇太子喪禮十卷
袁律脩為祕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五

禮

按隋書經籍志有後齊儀注二百九卷雜要禮
三十八卷皇太子序親簿一卷史失所撰姓名

後周周惠達初仕西魏為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

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典章至是儀軌稍備

薛澄仕西魏為中書侍郎文帝大統初儀制多闕太

祖令澄與盧辨檀翥等參定之

薛寘仕西魏為中書令朝廷方改物創制欲行周禮

乃詔寘與少宗伯盧辨斟酌古今共詳定之

庾瑋為司宗中大夫內史撰新儀十編一云書儀十篇

隋薛道衡初仕北齊為散騎嘗侍武平初詔與諸儒

脩定五禮

宇文弼初仕後周為禮部上士奉詔定五禮

裴政仕周為散騎侍郎與盧辨依周禮建六卿設公

卿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

之法事並施行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煬帝鎮江都引為揚州博士令

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復令徽作序按隋書經籍志有婦人書儀八

卷失所撰人姓名又有梁脩端文儀二卷謝元內外書儀四卷蔡起書儀二卷李穆叔趙李家儀十卷錄

一卷釋曇瑗僧家書儀五卷失其朝代

唐竇威隋末為考功郎稱病去官及高祖定關中引

為相國司錄草創儀制多威所定高祖嘗謂裴寂曰

叔孫通不能加也

令狐德棻累官太常卿撰皇帝封禪儀六卷

張文琮為江州刺史撰喪儀纂要七卷

姚璠為納言則天將封嵩嶽命璠摠知撰儀注

路敬淳為太子司議郎崇賢館學士數受詔脩緝吉

凶雜儀

韋叔夏為春官員外則天將拜辟雍及享明堂皆別

授制共當時儒者祝欽明郭山惲撰定儀注凡所立

義眾咸推伏久之歷遷成均司業久視元年下制曰

吉凶禮儀家國所重博士亦甚詳明成均司業韋叔

夏太子率更令祝欽明博涉經史多所諛練委以參

掌輿得精詳自今禮司所脩議注並令叔夏等刊定

訖然後奏進

鄭餘慶為右僕射憲宗以其諳練典章朝廷禮樂制

度有乖故事專委餘慶參酌施行遂為詳定使又以

行部侍郎韓愈禮部侍郎李程副知詳定右司郎中

崔師吏部郎中陳諷刑部員外楊嗣復禮部員外廩

敬休並充詳定判官從餘慶之請也朝廷儀制吉凶

五禮咸有損益焉

韋處厚為翰林學士敬宗寶曆末樞密使王守澄議

立文宗問儀於處厚處厚諛博今古一夕制置無不

得禮且日詰旦江王宜先下教布告群臣言已平內

難下教訖群臣然後合班勸進禮畢太皇太后當有
令奏册江王即皇帝位於是一如處厚議
後唐劉岳為太嘗卿文學之外通於典禮明宗天成
中奉詔撰新書儀一部文約而理當至今行於世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三

作樂

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傳曰功成作樂
又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蓋古之庶期運改正朔一
統類協群志未有不正金石之聲定綴兆之容以象
乎功德以和乎人神者也三五而降因革殊制曷嘗

不參考鍾律推本天理和聲而通乎政成文而協於

雅以共祀事以導物情與德音而共流偕禮容而為

盛至於干戚羽旄之物鏗鏘鼓舞之變損益云異訟

襲不同若乃宣暢乎鬱堙被飾乎宴喜以節百事以

行八風法象之所存治道之所出非可以暫廢者也

朱襄氏之治天下也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別號多風陽氣畜積

萬物散解果實不成解落也有故士達作為五絃之

瑟以和陰陽以定群生士達朱襄侍臣

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葛天氏古帝名也投

足猶蹠足闕終也一日載民二日玄鳥三日遂草木四日奮

五曰敬天嘗六曰達帝功七日依地德八曰總禽獸

之極樂之八篇名也

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基一云伏羲有網罟之詠

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一云神農有五絃

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黃帝臣也伶倫自大夏之西大夏西方

之乃之阮隃之陰阮隃山名也取竹之谿谷以生空

竅厚鈞者斷兩節間竹生谿谷者取鈞斷兩節間以為鍾律管也谿或作嶰其

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斷竹長三寸九分吹之音中黃

鍾之宮日含少次制十二筒六律六呂各有管故以之

阮隃之下聽鳳鳥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

辨將元龜掌禮部

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合和諧也黃鍾之宮皆可以

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之本也法鳳之雌雄故律有陰陽上下相生故曰

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也黃帝又令伶倫為管援鑄十二鍾和五

音以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

曰咸池奏十二鍾樂名謂之咸池是時岐伯作鼓吹葢短簫饒歌

蔡邕曰軍樂也所以揚德建武勸士諷敵也

少昊作大淵處居也空乃登為帝惟天

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桑邑也乃登為帝惟天

之合正風乃行惟天之合德與天合也風化也其音若淒鏘帝顓頊

好其音乃令飛龍效八風之音八風八卦之風也命之曰承

雲一作云顓頊作六英以祭上帝上帝昊天上帝乃命鱣先為樂倡倡始

也鱣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鼓擊也其音英英英英和盛貌

帝嚳命咸黑作為唐歌九招六列六英僅有作為擊

鼓鍾磬吹苓展管箎鞀推衝帝嚳乃令下兩手相擊曰下

或鼓鼙擊鍾磬吹苓展管箎因令鳳鳥天翟舞帝嚳

大喜乃以康帝德康樂安也

帝堯立乃命鄭為樂鄭乃效山谿之音以歌鄭當為夔乃

以塵鞞宜缶而鼓之擊鼓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

之音以舞百獸鼓搏乃拌五絃之瑟拌猶分作為十五

絃之瑟命之曰大嘗以祭上帝一作云堯又以陰多伏

冊府元龜 掌禮部

湛積陽道壅塞不行其序有洪水之災民氣闕闕過筋骨

瑟縮不達故作爲舞以宣道之

帝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一云堯有十五絃之瑟舜益以八絃爲二十三

是禹與九韶之樂韶繼也言舜能繼堯之德致異物鳳凰來翔又

命夔曰汝典樂教胄子聲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也

律謂六律六呂中十二月之音氣也言當依聲律以和樂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擊

所以作樂也搏拊以帝爲之實所以節樂球王磬此舜廟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脩樂和故以祖考

來至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推先

德有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堂下樂也上笙鏞以間鳥獸

蹠蹠鏞大鐘間鉄也吹笙擊鐘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蹠蹠然簫韶九成鳳凰來

儀韶舜樂名言蕭見細樂之脩雄曰鳳雌曰凰靈鳥也儀有容儀脩樂九奏而致鳳凰則餘鳥不待九

而率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度尹允諧尹正也象

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洽始於又云夔始作樂任賢治立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太平

以賞諸侯

夏禹畢陶作夏籥九成以昭其功一云九夏

殷湯命伊尹作大濩歌晨露循九招六列以見其善

大濩晨露九招六列皆樂名也

周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成王業至

冊符元龜掌禮部

卷之五百六十五

三分天下乃宣周南召南之化本其德之初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用之房中

武王作大武 武王以功定天下也 又奏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

舞故作維清之詩焉

成王始作樂而合乎祖作有瞽之詩 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

大合諸樂而除之 諸侯助祭遣於廟作臣工之詩

周公居攝既成維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作清廟之

詩以歌焉又作勺 言勺先祖之道也 又有房中之樂以歌后

妃之德春官大司樂舞教國子 公卿大夫之子弟也 舞雲門大

卷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 此周所以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

能成各萬物以明人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以出入得以有族類也 以六律六同五聲

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

安賓客以悅遠人以作動物 六律合陽聲者六同合陰聲者此十二者以銅

為管轉而相生黃鍾為首其律長九寸各因而二之上生者三分益一分下生者三分去一分焉故語曰

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鍾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呂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也大合樂

者謂徧作六代之樂也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祇物魅動物羽羸之屬虞書曰

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侯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敵於予擊石拊石百獸

率舞庶尹允諧此其於宗廟九奏效應之也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

祀 分謂各用一代之樂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黃

鍾之鍾大呂聲為之均也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為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導之也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王

冊符元龜 掌禮部 卷之五頁六十五 五

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孝經說曰王者祀天於南郊就陽位是也乃

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太簇陽聲第二者應鍾為之合成池

大咸地祇所祭于此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也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

祀四望姑洗陽聲第三者南呂為之合四望王之四鎮四瀆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

用此樂也歟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蕤賓陽

者函鍾為之合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函鍾一名林鍾夷則陽聲第五者小呂為之合小呂一名中呂先妣

姜源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毋周立廟而祭之謂之闕宮闕由無所犯是以乃奏無射歌

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闕宮闕祿之也無射陽聲之下也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合夾鍾一名圜鍾先祖謂先

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合夾鍾一名圜鍾先祖謂先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

公先王也入則令奏昭夏二夏皆樂章名凡日月食四鎮五嶽摧大愧

異災諸侯薨令去樂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水山幽州之瑩無

間冀州之靈山五岳皆在兖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

吳在雍州嘗在并州愧猶怪也大怪之異災謂天地

之奇變若星辰奔竄及地震裂為害者去樂藏之也

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人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

藏之可知也大札大災大凶大臣死凡國之太夏令弛懸

札疫厲也凶年也災水火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為也

秦始皇更周房中樂名曰壽人又更周舞名曰五行

舞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大祝迎神於廟

門奏嘉至嘉善也善神之至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步

之節猶古采齊肆夏歌樂在逸詩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

不以箎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

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叔孫通所奏作也美神明既享

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

有房中祠樂歌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唐山姓也周有房中樂至

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高祖樂歌聲故房中樂楚聲也

四年作武德舞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高祖初奏

六年更舜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又作昭容樂

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主出武德舞言昭容樂生於武德

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

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氏皆因秦舊事焉

十一年高祖破英布軍還過沛置酒沛官與故人父

老相樂醉酒觀樂作風起之詩令沛中父兒一百二

十人習而歌之

惠帝二年使樂府令夏寬備其簫管更房中樂為安

世樂

文帝時樂人竇公桓譚新論云竇公年八十歲兩目皆昏文帝奇之問曰何至此對曰

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餌獻其書乃周官大宗

伯之大司樂章也帝自造四時舞以示天下之安和

也

景帝元年十月詔高廟酎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之舞昭明也以明休德

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

始置之也樂府之名蓋於此起采詩夜

誦采詩采取百姓謳歌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誦者其言辭或秘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有趙

代秦楚之謳初李延年以好音見帝善之下公卿議

曰民間祀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

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秦帝使

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秦帝一謂秦吳也不止謂不能自止也

故破其瑟琴為二十五絃於是塞南越禱祀秦一后

上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坎篪瑟自此

起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迭為

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

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

至明十九章歌練時一帝臨二青陽三朱明四西

天門十一景星十二齋房十三后皇十四華燁燁又十五五神十六朝隴首十七象載愉十八赤蛟十九

作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是時河間獻王德有雅材亦

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一云河間獻王好儒與毛

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天子下大樂官

作樂記八偷之舞與所制不相遠嘗存肆之肆習也歲時以備數然不嘗御嘗御及郊廟

皆非雅聲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入音調均又不協於鍾律而內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

宣帝本始二年六月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

成帝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

涓選休成消除也除惡選美成者也又奏罷鞞繡周張更定詩曰

肅若舊典是時謁者恒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

義其弟子宋畢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

試當以為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

脩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脩興雅樂以助

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

太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闕不講講謂論習也故曰公

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鏘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眾

庶其道無由風化也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

成畢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

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表顯也孔子曰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論語中孔子之言河間區區小國藩臣區區小貌

以好學脩古能有所存存意於禮樂民到於今稱之况於

聖王廣被之資被猶覆也脩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

也事下公卿以為迂遠難分明當議復寢是時鄭聲
 尤甚黃門名昌丙疆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
 定陵富平外戚之家 五侯王鳳以下也定陵淳于畏也富平張放也 淫侈過
 度至與人主爭女樂

哀帝自為定陶王時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惟世
 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
 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
 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人足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
 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
 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

屬地官丞相孔光大司馬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六十

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即

卿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

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六人 巴巴人也俞俞人也當高祖初為漢王得巴俞

人並趨健善舞與之三秦滅楚國存其武樂也巴俞之樂因此始也巴郡今之巴州俞即今之俞州 歌

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

鼓員二十五人茲邠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

八人相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祭員十三人

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 招讀與燕

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拊員二人給盛

德剛及別拊皆鼓名也王調篪篪以竹為之七孔亦笛之類也負二人聽工以

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負各一人僕射

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竽工負三人一人可罷

三十六簧竽笙類也琴工負五人三人可罷柱工負二人一人

可罷柱工主箏瑟之柱者繩絃工負六人四人可罷絃琴瑟之絃繩言主

糾合作鄭四會負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

人可罷張瑟負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二十人十

九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

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

樂鼓員十三人綴樂雜几鼓八員

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竿

負五人楚鼓負六人嘗從倡三十人嘗從象人四人

象人若今戲蝦魚師子者也詔隨嘗從倡十六人秦倡負二十九

人秦倡象人負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負九人

朝賀置酒為樂楚四會負十七人巴四會負十二人

鈔四會負四十二人姚國名齊四會負十九人秦謳負

三人齊謳負六人竽瑟鐘磬負五人皆鄭聲可罷師

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桐馬酒桐音動以馬乳

為酒撞桐乃成也馬駱味如酒而飲之亦可醉故呼馬酒也其七十人可罷大凡

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

冊符元祀

掌禮部

十一

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成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

後漢光武建武十三年四月平公孫述傳送述瞽師

郊廟樂器保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瞽無日之人也為樂師取其無

所見於聲審也郊廟之器罍罍之屬也樂器鐘磬之屬葆車謂上建羽葆也合聚五采羽名為葆輿者車

之總名也輦者駕人以行法物謂大駕鹵簿儀式也時草創未暇今得之始備增廣郊祀高

皇帝配食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雲翽育命舞北

郊及祀明堂並奏樂如南郊迎時五部春歌青陽夏

歌朱明竝舞雲翽之舞秋歌西皓冬歌玄冥竝舞育

命之舞季夏歌朱明蕪舞二舞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戊辰改太樂官曰太子樂詩曲

操以俟君子初帝即位博士曹充上言漢再受命仍

有封禪之事而禮樂衰壞不可為後嗣法五帝不相

沿樂三王不相襲禮大漢自制禮以示百世帝問制

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推

出尚書璇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

是歲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

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皆不相襲以明功德

秦為無道殘賊百姓高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

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

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宣皇帝功

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帝制成
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
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脩建三雍肅
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
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曰大武之舞元
命苞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為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
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有武功樞璣鈴曰有帝漢出
德洽作樂名與虞韶禹夏湯護周武無異不且以名
舞協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
也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百官頌所登御

者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
功一章十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真脩之舞節
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為舞曲副八佾之數十月
蒸祭用其文始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
穆世廟肅雍顯清俊又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
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
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
將軍議可進武德之武如故也十月蒸祭光武廟

日蒸蒸衆也冬物
畢成可祭者衆
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
文始舞
者本舜

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其舞人執羽籥五行
者本周武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其舞

人冠冕衣服法五行色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五行武
以除亂也其舞人干戚光武草創禮樂未備今始奏
之故云初也永平末散騎嘗侍劉劭著樂
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帝即位不施行

章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十二月有司奏尊明
帝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間祀悉更依
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制曰可
建初二年七月太嘗丞鮑鄴上樂事下車騎將軍馬
防防奏言鄴上言王者飲食必湏四時五味故有食
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移風易俗莫
善於樂者天地之和不可久廢今官樂但有太簇皆
不應月律作可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乃能感天地
和氣宜應明帝始造靈臺六律候而未設其間樂經
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月開斗建之門而
奏歌其律誠宜施行湏與待詔嚴崇及能作樂器者
共作治之考工給所宜詔下太嘗太嘗上言作樂器
直錢百四十六萬請太僕作成上之奏寢今明詔下
臣防輒問鄴及待詔知音律者皆言聖人作樂所以
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順上天之明待因
歲首今正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立太平以迎
和氣其條貫甚備詔書以防言下三公也

五年冬始行月令迎

樂氣

元和元年玄武司馬班固奏籍田歌用商頌載芟祠先農

二年改宗廟樂

三年帝自作詩四篇一日思齊姚皇二日六騏驎三

日竭肅雍四日陟叱根合前六曲

故事食舉有鹿鳴承元氣二曲合帝

作四篇也

以為宗廟食舉重來上陵二曲合八曲為上陵

食舉臧宗廟食舉承元氣一曲加惟天之命天之曆

數二曲合七曲為殿中御食飯舉又漢太樂食舉十

三曲一日鹿鳴二日重來三日初造四日來安五日

歸來六日遠期七日有所思八日明星九日清涼十

日涉大海十一日大置十二日承元氣十三日海淡

淡

魏氏及荀勗傳玄竝為歌辭魏時以遠期承元氣海淡淡三曲多不通利之者

和帝以章和二年二月即位三月有司奏章帝廟號

曰肅宗其進武德之舞制曰可

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

不可復知故光武而下廟樂不可記

順帝陽嘉二年十月庚午行禮雍奏應鍾始復黃鍾

作樂隨月律

予為黃鍾律長九寸聲有輕重長短度量皆出黃鍾隨月律謂月令正月律中

大簇二月律中夾鍾三月律中姑洗四月律中仲呂

五月律中蕤賓六月律中林鍾七月律中夷則八月

律中南呂九月律中無射十月律中應鍾十一月律中黃鍾十二月律中大呂東觀記用元和已來音度不調脩復如舊典

靈帝熹平四年正月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太子樂官習誦被聲是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鼙樂聲舞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於燕享矣傳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舊曲有五篇一關東有賢女二章和二年中三樂久長四四方皇五殿前生桂樹

獻帝建安八年十月己巳公卿初迎冬於比郊斯禮久廢

故曰總章始復備八佾舞袁宏紀云迎氣比郊始用八佾佾列也謂舞者之行

列佾因亂廢今始備之總章樂官名古之安世樂

魏太祖以後漢建安十八年魏國初建侍中王粲作

登歌安世詩先是太祖平荊州獲漢雅樂即河南杜

夔能識舊法以為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時又有散

騎郎鄧靜尹商善訓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

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摠領之遠

詳經籍近採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縣鐘磬

文帝黃初元年公卿奏曰臣聞德盛而化隆者則樂

舞足以象其形容音聲足以發其歌詠故薦之郊廟

而鬼神享其和用之朝廷則君臣樂其美使四海之

內徧知至德之盛而光輝日新者禮樂之謂也故先

王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蓋當其時而制之矣周之末

世上去唐虞樂二千年韶箛南籥武象之樂正聲遺

烈皆可得而論也由斯言之禮樂之事弗可以已今太祖武皇帝樂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興也言應受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興也至於群臣述德論功建定烈祖之稱而未制樂舞非所以昭德紀功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爲文於武爲武兼乎文武聖德所章明也臣等謹制樂名章斌之舞昔簫韶九奏親於虞帝之庭武象大武亦振於文武之作特以顯其德教著其成功天下被服其光輝習詠其風聲者也自漢高祖文帝各逮其時而爲武德四時之宜以當今成業之美播揚弘烈莫盛於章斌焉樂志曰鐘磬干戚所以祭先王之廟又所獻酌報酢也在宗廟之中君臣莫不致敬族長之中長幼無不從和故仲尼答賓牟賈之問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傳云有禘樂賓祭禮大享通用盛樂之明文也今事於天地宗廟此三舞之然後乃合古制事神訓民之道開於萬代其義益明又臣等思惟三舞宜有摠名可名大鈞之樂鈞平也言大魏三世同功以至隆平也於名爲美於義爲當尚書奏宜如所上帝初不許制章斌之樂三請乃許之

三年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

漢高祖自蜀漢將定三秦閬中范因率賓人以

從帝為前鋒及定秦中封因為閩中侯復賓人七姓其俗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閩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二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臺本歌曲行舜本歌曲摠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軍謀祭酒王粲改創其詞巴渝師李管仲王歌曲章試使聽之以考較歌曲而為之改為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臺新福歌曲行辭新福歌曲行辭以述魏惠至是改二

日昭武

改宗廟定世樂曰嘉止樂嘉至樂曰迎靈

樂招容樂曰昭業樂虛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煩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衆歌詩多即前代之舊唯魏國初建如王粲改作所以類物表庸而不忘其本者也凡音樂以舞為主自黃帝雲門以下至於周文武皆大廟舞名

也然則其所司之官皆曰大樂所以摠領諸物不可以物名武皇帝廟樂未稱其議定廟樂及樂舞舞者所執綴旒之制聲歌之詩務令詳備樂官自如故為大樂太樂漢舊名後漢依識改太子樂官至是改復舊

明帝太和中左延年改杜夔三曲更自作聲節初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延年改之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日大會太尉奉璧群后行禮東廂雅樂嘗作者是也

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日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

鹿鳴同第二日魏魏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

第三日洋洋篇詠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日
復用鹿鳴鹿鳴之聲
重用而除古代禮

齊王景初元年尚書奏考覽三代禮樂遺曲據功象
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武皆執羽籥武皇帝撥亂
反正為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為
魏高祖用咸熙之舞明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樂用
章斌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是時尚書奏祀圓丘
以下武始舞者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絳領袖中
衣絳合幅袴縫絳黑韞咸熙舞者冠委貌其餘服
如前章斌舞者與武始咸熙舞者同服奏於朝廷則

武始舞者武冠赤介幘生絳袍單衣絳領袖皂領袖
中衣虎文畫合幅袴白布絺黑韞咸熙舞者進賢
冠黑介幘生黃袍單衣白合幅袴其餘服如前奏可
史臣案武始咸熙二舞冠制不同而云章斌與武始
咸熙同服不知何冠也侍中繆襲又奏安世歌本漢
時歌名今詩歌舞往詩之文則宜變改案周禮注云
安世樂猶周房中之樂也是以往昔議者以房中歌
后妃之德所以風天下正夫婦宜改安世之名曰正
始之樂自魏國初建故侍中王粲所作登歌安世詩
專以思詠神靈及說神靈鑒享之意襲後又依歌省

讀漢安世歌詩亦說高張四縣神來燕享嘉薦合儀
永受厥福毋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今思惟往
者謂房中爲后妃之歌者恐失其意方祭祀娛神登
堂歌先祖功德下堂歌詠燕享無事歌后妃之化也
自宜依其事以名其樂歌改安世歌曰享神歌奏可
是年尚書又奏曰文昭皇后廟置四縣之樂當銘顯
其均族次第依太祖廟之名號曰昭廟之具樂尚書
奏曰禮婦人繼夫之爵同牢配食者樂不異文昭皇
后今雖別廟至於宮懸樂器音均宜如襲議奏可散
騎嘗侍王肅議曰王者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
周官單文爲經國大體懼其局而不知弘也漢武帝
東巡封禪還祠太乙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陰皆盡用
其樂說者爲盡用宮縣之樂也天地之性貴質者益
謂其器之不文耳不謂庶物當復減之也禮天子官
縣舞八佾今祀圓丘方澤宜以天子制設宮縣之樂
八佾之舞衛臻繆襲左延年等咸同肅議奏可肅又
議曰說者以爲周家祀天唯舞雲門祭地唯舞咸池
宗廟唯舞大武似失其義矣周禮賓客皆作備樂左
傳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偏舞六代之樂也然則一
會之日具作六代之樂矣天地宗廟事之大者賓客

燕會比之爲細王制曰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
可以燕樂而踰天地宗廟之樂乎周官以六律六同
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
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夫六律六同五聲八音皆一
時而作之至於六舞獨分擘而用之所以不厭人心
也又周官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
享亦如之韎東夷之樂也又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
其聲歌祭祀則次而歌之燕亦如之四夷之樂乃入
宗廟先代之典獨不得用大享及燕日如之者明古
今夷夏之樂皆主之於宗廟而後播及其餘也夫作
先王樂者貴能包而用之納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
及也高皇大皇帝高祖太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
及武始大均之舞有司奏宜如肅議奏可肅私造宗
廟詩頌十二篇不歌先是漢時有短簫饒歌之樂其
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
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
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爵行鈞竿等
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
使繆襲爲詞述以功德代漢改朱鷺爲楚之平言魏
也改思悲翁爲戰榮陽言曹公也改艾如張爲獲呂

布言曹公東圍臨淮擒呂布也改上之回爲克官渡
言曹公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也改雍離爲舊邦言
曹公勝袁紹於官渡還譙收藏死亾士卒也改戰城
南爲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改
巫山高爲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
桓於柳城也改上陵爲平南荆言曹公平荆州也改
將進酒爲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改有所
思爲應帝期言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改芳樹
爲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改上
邗爲太和言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改元德澤流布也
其餘竝同舊名

吳大帝使韋昭製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改朱鷺
爲炎精缺言漢室衰孫堅奮迅猛志念在拯救王迹
始乎此也改思悲翁爲漢之季言堅悼漢之微痛董
卓之亂興兵奮擊功蓋海內也改艾如張爲攄武師
言大帝卒父之業而征伐也改上之回爲烏林言魏
武旣破荆州順流東下欲來爭鋒大帝命將周瑜逆
擊之於烏林而破走也改戰城南爲克皖城言魏武
志圖并兼而大帝親征破之於皖也改巫山高爲關
背德言蜀將關羽背弃吳德大帝引師浮江而擒之

也改上陵曲為通荊州言大帝與蜀交好齊盟中有
關羽自失之憾終復初好也改將進酒為章洪德言
大帝章其大德而遠方來附也改有所思為順曆數
言大帝順籙圖之符而建大號也改芳樹為承天命
言其時主聖德踐位道化至盛也改上邪曲為玄化
言其時主脩文武則天而行仁澤流洽天下喜樂也
其餘亦用舊名不改

吳大帝與章即變十

其餘鼓同舊名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四

作樂第二

晉武帝泰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尊周
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制為二十
二篇述以功德代魏改朱鷺為靈之祥言宣帝之佐
魏猶虞舜之事堯既有石瑞之徵又能用武以誅孟

冊府元龜 掌禮部

卷之五百六十五

達之逆命也改思悲翁爲宣受命言宣帝禦諸葛亮
養威重運神兵亮震怖而死改艾如張爲征遼東言
宣帝陵大海之表討滅公孫而梟其首也改上之回
爲宣輔政言宣帝聖道深遠撥亂反正網羅文武之
才以定二儀之序也改雍熙離時運多難言宣帝致
討吳方有征無戰也改戰城南爲景龍飛言景帝克
明威教貴順遺逆隆無疆崇洪基也改巫山高爲平
王衡言景帝一萬國之殊風齊四海之乖心禮賢養
士而纂洪業也改上陵爲文皇統百揆言文帝始統
百揆用人有序以敷太平之化也改將進酒爲因時

運言因時運變聖謀潛施解長蛇之變離羣桀之黨
以武濟文以邁其德也改有所思爲惟庸蜀言文帝
既平萬乘之蜀封建萬國復五等之爵也改芳樹爲
天序言聖皇應歷受禪弘濟大化用人各盡其才也
改上邪爲大晉承運期言聖皇膺籙受圖化象神明
也改君馬黃爲金靈運言聖皇踐祚致敬宗廟而孝
道行於天下也改雉子班爲於穆我皇言聖皇受禪
德合神明也改聖人出爲仲春振旅言大晉申文武
之教畋獵以時也改臨高臺爲夏苗田言大晉畋狩
順時爲苗除害也改遠如期爲仲秋彌田言大晉雖

有文德不廢武事順時以殺伐也改石雷為順天道
言仲冬大閱用武修文大晉之德配天也改務成為
唐堯言聖皇德陟帝位化光四表也玄雲依舊名言
聖皇用人各盡其才也改黃爵行為伯益言赤鳥銜
書有周以興今聖皇受命神雀來也鈞竿依舊名言
聖皇德配堯舜又有呂望之佐濟大功致太平也

五年尚書奏使少僕傅玄中書監荀勗黃門侍郎張
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詔又
使中書郎成公綏亦作張華表曰案魏上壽食舉詩
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以比依

詠絃節本有因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典法用
大率非凡近之所能改二代三京隨而不變雖詩章
辭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遛曲折皆繫於舊有由然
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荀氏則曰魏氏歌
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與古詩不類以問
司律中郎將陳順曰被之金石未必皆當故勗造晉
歌皆為四言唯王公上壽酒一篇為三言五言此則

華勗所明異旨也 一云元會大饗四樂辭太僕傅玄
撰正旦大會行禮歌詩四章壽酒

詩一章食舉東西樂十三章黃門侍郎張華作上壽
食舉行禮詩十六章中書監荀勗侍郎成公綏作言
數各異又傅玄作祀先農先蠶夕牲夏歌詩一篇八
句迎送神一篇享社稷先農先蠶歌詩三篇前

一篇十二句中一篇十六句後一篇十二句辭皆敘田農事胡道安先農饗神詩一篇竝八句樂府相傳舊歌三章

九年光祿大夫荀勗以杜夔所制律呂較太樂摠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乃制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律成遂班下太嘗使太樂摠章鼓吹清商施用勗遂典知樂事啟朝士解音律者共掌之使郭瓊宋識等造正德大豫二舞而勗及傅玄張華又各造北舞歌詩勗所作新律笛十二枚散騎侍郎阮咸譏聲高近哀思不合中和勗以其異已出咸為始平相晉又

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曰宣文舞

是時又有鞞舞歌詩五篇

一曰景皇篇當魏曲太和有聖帝古曲關中有賢女二曰天命篇當魏曲太和有聖帝古曲章和二年中三曰景皇篇當魏曲魏歷長古曲樂久長四曰大晉篇當魏曲天生蒸民古曲四方皇五曰明君篇當魏曲為君不易古曲殿前生桂樹又有鐸舞歌一篇幡舞歌一篇鼓舞伎六曲竝陳於元會

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乃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用荀勗所使郭瓊宋識等所造正德大豫二舞

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舞務手以接杯拌反覆之

漢世

惟有拌舞而晉加之以杯反覆之

惠帝元康三年詔黃門侍郎荀藩修定金石以施郊廟藩勗之子勗既以新律造二舞又更修正鐘磬事

未竟而勗薨乃詔藩修定尋值喪亂遺聲舊制莫有記者

元帝建武元年勅立宗廟尚書下太嘗祭祀所用樂名太嘗賀循答云魏氏增損漢樂以爲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所以爲異遭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鐘律文之以五聲詠之於歌辭陳之於舞列宮懸在下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並作登歌下管各有嘗詠周人之舊也自漢氏以來依放此禮自造新詩而已舊樂荒廢今旣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明於今難以意言于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太樂并鼓吹

明帝大寧末以元帝時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又訪阮孚等增益之

成帝咸和中乃復置太樂官鳩集遺逸而未有金石也

咸康七年尚書蔡謨奏八年正會儀人唯作鼓吹鍾鼓其餘伎樂盡不作侍中張澄給事黃門侍郎陳達駁以爲王者觀時設教至於吉凶殊斷不易之道也今四方觀禮陵有僎弔之位庭奏宮懸之樂二禮兼用哀樂不分體國經制莫大於此詔曰今旣以天下

體大禮從權宐三正之饗宐盡用吉禮也至娛耳目之樂所不忍聞故闕之耳事之大者不過上壽酒稱萬歲已許其大不足復闕鐘鼓鼓吹也澄達又啟今大禮雖降事吉於朝然儻弔顯於園陵則未減有哀禮服定於典文義無是吉是以咸寧之會有徹樂之典實先朝稽古憲章垂式萬世者也詔曰若元日大饗萬國朝宗庭廢鐘鼓之奏遂闕起居之節朝無磬制之音賓無蹈履之度其於事義不亦闕乎亦惟有量輕重以制事中散騎侍郎顧臻表曰臣聞聖主作樂讚揚聖道養以仁義防其淫佚上享宗廟下訓黎

元體五行之正音協八風以陶物官聲正方而好義角聲堅齊而率禮絃歌鍾鼓金石之作備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風易俗致和樂之極永屬世之伎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頭足入管之屬皮膚外刺所心內推敦彼行葦猶謂勿踐矧伊生靈而不憫愴加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耳聆雅頌之聲目覩威儀之序足以踴天頭以履地及天地之至順傷彝倫之大方今夷狄對岸外禦爲急兵食十斗忘身赴難過泰之戲日廩五升方掃神州經畧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遠宐下太嘗纂備雅樂簫韶九成惟新於盛運功

德頌聲永著于來葉此乃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後者也諸伎而傷人者皆宐除之流簡儉之德邁康哉之詠清風既行下應如草此之謂也愚管之誠惟垂採察於是除高緹紫鹿跛行鼈食及齊王捲衣竿兒等樂又減其廩其後復高緹紫鹿焉

穆帝永和十一年謝尚鎮壽陽於是採拾樂人以備

太樂并制石磬雅樂始具江表始有金石之樂自尙

始也

晉氏之亂也樂人悉沒戎虜及胡亡鄭樂人頗有來者尙因之以具鐘磬

孝武太元中破符堅獲其樂工陽蜀等開習舊樂於

是四廟金石始備焉乃使曹毗王詢等增造宗廟歌

詩然郊祀遂不設樂

宋高祖永初元年七月有司奏皇朝肇建廟祀應設

雅樂太嘗鄭鮮之等八十八人各撰立新歌黃門侍

郎王韶之所撰歌辭七首並合施用詔可

一云韶之造四夏四

章行禮一章登歌二章食舉十章前後舞歌各一章

十二月有司奏依舊正旦設樂參詳屬三有改太樂

諸歌舞詩黃門侍郎王韶之立三十二章合用教試

日近宐逆誦習輒申攝施行制可又改正德舞日前

舞大豫舞曰後舞

文帝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

十四年治書史史奚

○又改之

十三年司徒彭成王義康於東府王會依舊給伎摠章工馮大列相承給諸王伎十四種其舞伎三十六人太嘗傳隆以爲未詳此人數所由唯杜預注左傳八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嘗以爲非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者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案服虔注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義甚允今諸侯王不復舞佾其摠章舞伎卽古之女樂也殷庭八八諸王則應六八理例坦然又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八則鄭應納晉三六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尊卑差級莫不以兩未有諸侯旣降二列又列輒減二人近降大半非唯八音不具於兩義亦乖杜氏之謬可見矣國典事大宐令詳正事不施行

十八年九月有司奏二郊宐奏登歌又議宗廟舞事錄尙書江夏王義恭等十二人立議未及列奏值軍典事寢

二十二年南郊始設登歌詔御史中丞顏延之造郊
天夕牲迎送神饗神歌詩三篇饗地神辭一篇餘與
南郊同

孝武孝建二年九月甲午有司奏前殿中曹郎荀萬
秋案禮祭天地有樂者爲降神也故易曰雷出地奮
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周官曰
作樂於員丘之上天神皆降作樂於方澤之中地祇
皆出又曰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
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祀地祇由斯而言以樂祭天
地其來尚矣今郊享闕樂竊以爲疑祭統曰夫祭有
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
舞宿夜此周道也至於秦舞五行魏舞咸熙皆以用
享爰逮晉氏秦始之祔傳玄作晉郊廟歌詩三十三
篇元康中荀藩受詔成父勗業金石四縣用之郊廟
是則承郊廟有樂之證也今廟祠登歌雖奏而象舞
未陳懼闕備禮夫聖王經世異代同風雖損益或殊
隆殺迭運未嘗不執古御今同規合矩方茲休明在
辰文物大備禮儀遺逸罔不具舉而況出祇降神輟
於郊祭昭德舞功有闕於廟享謂宜設備樂於是使
內外博議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等五十一人並同

萬秋議尚書左僕射建平王宏議以爲聖王之德雖同創制之禮或異樂不相沿禮無因襲自寶命開基皇符在運業富前王風動振古朝儀國章竝循先代自晉東遷日不暇給雖大典畧備遺闕尙多至於樂號廟禮未該注正今帝德再昌大孝御寓宐討定禮本以昭來葉尋舜樂稱韶漢改文始周樂大武秦革五行眷夫祖有功而宗有德故漢高祖廟樂稱武德太宗廟樂曰昭德魏制武始舞武廟制咸熙舞文廟則祖宗之廟別有樂名晉氏之樂正德大豫國初不更名宐爲前後二舞依據晉代義舛事乖今宐釐改權稱凱容爲韶舞宣烈爲武舞祖宗廟樂摠以德爲名若廟非不毀則樂舞別稱爲漢高文武咸有嘉號惠景二主樂無餘名章皇太后廟依諸儒議唯奏文樂何休杜預范甯注初獻六羽竝云不言佾者干在其中明婦人無舞事也郊祀之樂無復別名仍同宗廟而已尋諸漢志永至等樂各有義況宐仍舊不改爰及東晉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近議者云廟以居神嘗如在也不宐有迎送之事意以爲竝乖其衷立廟居靈四時致享以申孝思之情矣夫天神升降無嘗何必嘗安所處故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鄭

注云迎來而樂樂親之來送往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尚書曰祖天又云神保適歸注曰歸於天地也此竝言神有去來則有送迎明矣卽周肆夏之名備迎送之樂古以尸象神故儀禮祝有迎尸送尸近代雖無尸豈可闕迎送之禮又傳曰有迎神送神歌辭明江左不迎非舊典也散騎嘗侍丹陽尹建城縣開國侯顏竣議以爲德業殊稱則干羽異容時無沿制故物有損益至於禮失道嘗稱習忘反中興釐運視聽所革先代謬章豈見刊正郊之有樂蓋生周易周官歷代著議莫不援準夫掃地而祭噐用陶匏唯質與誠以章天德文物之備理固不然周官曰國有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又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知上帝非天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豫之作樂非郊天地大司樂職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注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則二至之祀又非天地考之衆經郊祀有樂未見考證宗廟之禮事炳載籍爰自漢元迄乎有晉雖時或更制大抵相因爲不襲名號而已今樂曲淪滅知音世希改作之事

臣聞其語正德大豫禮容具存宐殊其徽號飾而用之以正德為宣化之舞大豫為興和之舞庶足以光表世烈悅被後昆前漢祖宗廟處各異主名既革舞號亦殊今七廟合食庭殿其所舞蹈之容不得廟有別制後漢東平王蒼已議之矣又王肅韓祗以王者德廣無外六代四夷之舞金石絲竹之樂宐備奏宗廟愚謂蒼肅祗議合於典禮適於當今左僕射建平王宏又議竣據周禮孝經天與上帝連文重出故謂上帝非天則易之作樂為非祭天也案易稱先王以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尚書云肆類於上帝春秋傳曰告昊天上帝凡上帝之言無非天也天尊不可以一稱故或謂之天或謂昊天或謂上帝或謂昊天上帝不得以天有數稱便謂上帝非天徐邈推周禮國有故則旅上帝是以知禮天旅上帝同是祭天言禮天者謂嘗祀也旅上帝者有故而祭也孝經稱嚴父莫大於配天故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既天為義則上帝猶天益明也不欲使二天之同故變上帝耳周禮祀天之言再見故鄭注以前天神為五帝後冬至所祭為昊天竣又云二至之祀又非天地未知天地竟應以何時致享

記云掃地而祭器用陶匏皆明所用質素無容以樂
 降神萬秋謂郊宜有樂事有典據竣又云東平王蒼
 以為前諸祖別廟是以祖宗之廟可得各有舞樂至
 於祫祭始祖之廟則專用始祖之舞故後漢諸祖共
 廟同庭雖祖宗不宜入別舞此誠一家之意而未統
 適時之變也後漢從儉故諸祖共廟猶以異室存別
 室之禮晉室以來登歌誦美諸室繼作至於祖宗樂
 舞何猶不可迭奏苟所詠者殊雖復共庭亦非嫌也
 魏三祖各有舞樂豈復是異廟邪眾議並同宏祀南
 郊迎神奏肆夏皇帝初登壇奏登歌初獻奏凱容宣
 烈之舞送神奏肆夏祠廟迎神奏肆夏皇帝入廟門
 奏永至帝詣東壁奏登歌初獻奏凱容宣烈之舞終
 獻奏永安送神奏肆夏詔可

漢郊祀歌皆四言至是
孝武使謝莊造辭莊依

五行數才數用三火數用四土數用五金數用九水
 數用六按洪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
 五曰土月令木數八火數七土數五金數九水數六
 蔡邕云東方有木三土五故數八南方有火二土五
 故數七西方有金四土五故數九北方有水一土五
 故數六又有納音數一言得土三言得火五言得水
 七言得金九言得木若依洪範木數用三則應水一
 火二金四也若依月令金九水六則應木八火七也
 當以洪範一二之數言不成文故有取捨而
 使兩義並遵未詳以數立言為何依據也

十月辛未有司又奏郊廟舞樂皇帝親奉初登壇及
 入廟詣東壁並奏登歌不及三公行事左僕射建平

王宏重參議公卿行事亦宐奏登歌有司又奏元象
及二廟齊祠登歌伎舊竝於殿庭設作尊廟祠依新
儀注登歌人上殿管絃往下今元會登歌人亦上殿
管絃往下竝詔可

大明中以鞞拂雜舞合鍾石施於殿庭初文帝太后
廟未有樂章至是使尙書左丞殷琰造新歌

明帝時自改鞞舞曲歌辭并詔近臣虞劼竝作

順帝昇明二年尙書令王僧虔上表曰臣聞風雅之
作由來尙矣大者繫乎興喪其次著於率舞存於心
而木石感鏗鏘奏而國俗移故鄭相出郊辨聲知戚

延陵入聘觀樂知風是則音不妄啟曲豈徒奏歌唱
旣設休戚已徵清濁是均山琴自應斯乃天地之靈
和升降之明節今帝道四達禮樂交通誠非寡陋所
敢裁酌伏以三古缺聞六代潛響舞詠與日月偕湮
精靈與雲煙俱滅追餘操而長懷撫遺器而太息此
則然矣夫鍾縣之器以雅爲用凱樂之制以八佾爲
體故羽籥擊拊以相諧應季氏獲誚將在於此今摠
章舊佾二八之流袿服旣殊曲律亦異推今較古皎
然可知又歌鐘一肆亦克諧女樂以歌爲稱非雅器
也大明中卽以宮縣合和拂舞節數雖會慮乖雅體

將來知音或譏聖世若謂鐘舞已諧不欲廢罷別立
歌鐘以調羽佾止於別宴不關朝享四縣所奏謹依
雅則斯則舊樂前典不墜於地臣昔已制歌磬猶在
樂官具以副鐘配成一部卽義沿理如或可安又今
之清商實猶銅雀魏氏三祖風流可懷京雒相高江
左彌重諒以金縣干戚事絕於斯而情變聽改稍復
零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人尙謹俗
務在嚙危不顧律紀流宕無涯未知所極排斥典正
崇長煩淫卿士有等差無故不可以用之禮樂有攸
序長幼不可以共聞故諠醜之製日盛於閭里風味
之韻獨盡於衣冠夫川震社亡同蕃異戒哀思靡泐
異世齊驩休咎徵殊而欣喪並用竊所未譬也方今
塵靜畿中波恬海外雅頌得所實在茲辰臣以爲室
命典司務勤課習緝理舊聲迭相關曉凡所遺漏悉
使補拾曲全者祿厚藝敏者位優利以動之則思以
自勸風以靡之可不順自革及本還源庶可跂踵詔
曰僧虔表如此夫鐘鼓旣陳雅頌斯辨所以風感人
祇化動翔泳頃金籥弛韻羽佾未疑正俗移風良在
茲日昔阮咸清識王庭昭奇樂緒增修異世同功矣
便可付外遵詳

裴松之爲太子洗馬于時議立五廟樂松之以臧氏廟樂亦宜與四廟同

南齊太祖初爲齊王令司空褚淵造太廟登歌二章
建元元年詔黃門侍郎謝超宗造廟樂歌詩十六章
武帝永明二年尙書殿中曹奏太祖高皇帝廟神室
高德宣烈之舞未有歌詩郊應須歌詩郊應須歌辭
穆皇后廟神室亦未有歌辭案傅玄云登歌廟異其
文饗神七室同辭此議爲允又尋漢世歌篇多少無
定皆稱事立文竝多八句然後轉韻時有兩三韻而
轉其例甚寡張華夏侯湛亦同前式傅玄改韻頗數
更傷簡節之美近世王韶之顏延之竝四韻乃轉得
賒促之中顏延之謝莊作三廟歌皆各三章章八句
此於序述功業詳畧爲宜今宜依之郊廟之日改降
尊作主禮殊宗廟穆后母儀之化事異經綸此二歌
爲一章八句別奏事奉御行詔可尙書令王儉造太
廟二室及郊配辭

四年籍田詔驍騎將軍江淹造籍田淹製二章口勅
付太樂歌之

明帝建武二年雩祭明堂謝朓造辭一依謝莊

梁高祖初在雍鎮有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

見識者言銅謂金蹄謂馬白金色也及義師之興兵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果如謠言故卽位之後更造新聲帝自爲之詞三曲又令沈約爲三曲以被管絃篤敬佛法又制善哉天樂大歌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名爲正樂皆述佛法又有法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唄設無遮大會則爲之天監元年下詔訪百寮曰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所以移風易俗明貴辨賤而韶濩之稱空傳咸英之實靡託魏晉以來凌替滋甚遂使雅鄭混淆鐘石斯謬天人缺九變之節朝讌失四懸之儀朕昧且坐朝思求厥旨而舊事靡存未獲釐正寤寐有懷所爲歎息卿等學術通明可陳其所見於是散騎嘗侍尙書僕射沈約奏答曰竊以秦代滅學樂經殘亡至於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授嘗山王禹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向別錄有樂歌詩四篇趙氏雅瑟七篇師氏雅琴八篇龍氏雅琴百六篇唯此而已晉中經簿無復樂書別錄所載已復亡逸案漢初典章滅絕諸儒拮拾溝渠墻壁之間得片簡遺文與禮事相關者卽編次以爲禮記非皆聖

人之言月令取呂氏春秋中庸表記緇衣皆取子思
子樂記取公孫尼子檀弓殘雜非方幅典誥之書也
禮記是行已經邦之切故前儒不得不補綴以備事
用樂書事大而用緩自非逢欽明之主制作之君不
見詳議漢氏以來主非欽明樂既非人臣急事故言
之者寡陛下以至聖之德應樂推之符實宜作樂崇
德殷薦上帝而樂書云亡尋案無所宜選諸生分令
尋討經史百家凡樂事無大小皆別纂錄乃委一舊
學撰爲樂書以起千載絕文以定大梁之樂使五英
懷慙六莖興愧是時對樂者七十八家咸多引疏畧
浩蕩其詞皆言樂之宜改不言改樂之法帝旣素善
鍾律詳悉舊事遂自制定禮樂又立爲四品器名之
爲通通受聲廣九寸宣長九尺臨樂高一寸二分每
通皆施三絃一曰玄英通應鍾絃用一百四十二絲
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黃鍾絃用一百七十絲長九
尺大呂絃用二百五十二絲長八尺四寸三分差弱
二曰青陽通大簇絃用二百四十絲長八尺夾鍾絃
用二百二十四絲長七尺五寸弱姑洗絃用一百四
十二絲長七尺三寸一分強三曰朱明通仲呂絃用
一百九十絲長六尺六寸六分弱蕤賓絃用一百八

十九絲長六尺三寸二分強林鍾絃用一百八十絲
長六尺四寸四日白藏通夷則絃用一百六十八絲
長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呂絃用一百六十六絲長五
尺三寸大強無射絃用一百一十九絲長四尺九寸
九分強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
又制爲十二笛黃鍾笛長二尺八寸大呂笛長三尺
六寸大簇笛長三尺四寸夾鍾笛長三尺二寸姑洗
笛長三尺一寸仲呂笛長二尺九寸蕤賓笛長二尺
八寸林鍾笛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尺六寸南呂
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鍾笛長二尺
三寸用笛以寫通聲合古鍾玉律并周代古鍾玉律
竝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先是
鼓吹宋齊竝用漢曲又充庭用十六曲高祖乃去四
曲畱其十二合四時也更制新歌以述功德其第一
漢曲朱鷺改爲水紀言齊謝梁升也第二漢曲思悲
翁改爲賢首山言武帝破魏兵於司部肇王迹也第
三漢曲艾如張改爲桐柏山言武帝收司王業彌彰
也第四漢曲上之回改爲道亡言東昏喪道義師起
樊鄧也第五漢曲雍熙離改爲忱威言破加湖元勳
也第六漢曲戰城南改爲東流言義師克魯山城也

第七漢曲巫山高改爲鶴樓峻言平郢城兵威無敵也第八漢曲上陵改爲昏主恣淫慝言東昏政亂武帝起義平九江姑熟大破朱雀伐罪弔人也第九漢曲將進酒改爲石首篇言義師平京城仍廢昏主定大事也第十漢曲有所思改爲期運集言武帝膺籙受盛化遠也十一漢曲芳樹改爲於穆言大梁闡運君臣樂休祚方遠也十二漢曲上邪改爲惟大梁言梁德廣運仁化洽也

四年掌賓禮賀瑒請議皇太子元會出入所奏帝別制養德之樂場謂宜名元雅迎送二備亦同用之取禮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之議明山賓嚴稹之及徐勉等以爲周有九夏梁有十二雅此竝則大數爲一代之曲今加一雅便成十三瑒又疑東宮所奏武帝下其議場以爲天子爲樂以賞諸侯之有德者觀其舞知其德況臯儲養德春宮式瞻攸屬謂宜備大壯大觀二舞以言文武之德帝從之於是改皇太子樂爲元貞奏二舞是時禮樂制度粲然有序普通申薦蔬之後改諸雅歌勅蕭子雲製辭旣無牲牢遂省滌雅牲雅云南郊舞奏黃鍾取陽始也北郊舞奏林鍾取陰始也明堂宗廟所尙者敬蕤賓是爲敬之名復有

陰生之義故同奏焉其南北郊明堂宗廟之禮加以
登歌又勅蕭子雲改諸歌辭爲相和五引則依五音
宮商角徵羽爲第次非隨月次也舊三朝設樂有登
歌以其頌祖宗之功烈非君臣之所獻也於是去之
三朝第一奏相和五引第二衆官入奏俊雅第三皇
帝入閣奏皇雅第四皇太子發西中華門奏喬雅第
五皇帝進王公奏發足第六王公降殿同奏寅雅第
七皇帝入儲奏變服第八皇帝變服出儲同奏皇雅
第九公卿上壽酒奏佾雅第十太子入預會奏喬雅
十一皇帝食舉奏需雅十二撤食奏雍雅十三設大
壯武舞十四設大觀文舞十五設雅歌五曲十六設
佾伎十七設鞀舞十八設鐸舞十九設拂舞二十設
巾舞拜白紵二十一設舞盤伎二十二設舞輪伎二
十三設刺長追花幢伎二十四設受猾伎二十五設
車輪拗脰伎二十六設長躡伎二十七設須彌山三
峽伎二十八設跳鈴伎二十九設跳劍伎三十設擲
倒伎三十一設擲倒案伎三十二設青絲幢伎三十
三設一撒花幢伎三十四設雷幢伎三十五設金輪
幢伎三十六設白獸幢伎三十七設擲躡伎三十八
設獼猿幢伎三十九設啄木幢伎四十設五案幢呪

願伎四十一設辟邪伎四十二設青紫鹿伎四十三
設白武伎作訖將白鹿來迎下四十四設寺子遵安
息孔雀鳳凰文鹿胡舞登連上雲樂歌舞伎四十五
設緣高組伎四十六設變黃龍弄龜伎四十七皇太
子起奏裔雅四十八衆官出奏俊雅四十九皇帝興
奏皇雅

陳高祖永定中詔求宋齊故事太嘗卿周弘讓奏曰
齊氏承宋咸用元徽舊式宗祀朝饗樂俱同唯北郊
之禮頗有增益皇帝入壇門奏永至飲福酒奏嘉胙
太尉亞獻奏凱容埋牲奏姦幽帝還便殿奏休成衆
官竝出奏肅成此乃元徽所闕永明六年之所加也
唯送神之樂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云奏肆夏永明
中改奏昭夏帝遂依之是時竝用梁樂惟改七室舞
文帝天嘉元年始定圓丘明堂及宗廟樂都官尚書
劉仲舉權奏衆入出皆奏肅成牲入出奏引犧上毛
血奏嘉薦迎送神奏昭夏皇帝入壇奏永至皇帝升
陛奏登歌皇帝初獻及太尉亞獻光祿大夫終獻竝
奏宣烈皇帝飲福酒嘉胙就燎位奏昭遠還便殿奏
休成至太建元年定三廟之樂採梁故事第一奏相
和五引各隨五則先奏其鍾唯衆官入奏俊雅林鍾

作太簇參應之取其臣道也鼓吹作皇帝出閤奏皇
 雅黃鍾作太簇夾鍾姑洗小呂皆應鼓吹作皇太子
 入至十字陛奏裔雅太簇作南呂參應之取其二月
 少陽也皇帝延王公登奏寅雅夷則作夾鍾應之取
 其月法也皇帝入宁變服奏皇雅黃鍾作林鍾參應
 之鼓吹作皇帝出宁及升坐皆奏皇雅竝如變服之
 作上壽酒奏介雅太簇作南呂參應之取其陽氣盛
 長萬物輻輳也食舉奏需雅蕤賓作大呂參應之取
 火主於禮所謂食我以禮也撤饌奏雍雅無射作中
 呂參應之取其津潤已竭也武舞奏大壯夷則作鍾
 參應之取七月金始王以其堅斷也鼓吹引而去來
 文舞奏大觀姑洗作應鍾參應之三月萬物必榮取
 其布者也鼓吹引而去來眾官出奏俊雅蕤賓作林
 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太簇參應之鼓吹作皇帝起
 奏皇雅黃鍾作林鍾夷則南呂無射參應之鼓吹作
 詞用宋曲宴准梁樂蓋取人神不雜也制曰可
 五年詔尚書左丞劉平儀曹郎張崖定南北郊及明
 堂儀注改天嘉中所用齊樂盡以韶為各工就位定
 協律較尉舉麾大樂令跪贊云奏懋韶之樂降神奏
 通韶牲入出奏潔韶帝入壇及還便殿奏穆韶帝初

作太簇參應之取其臣道也鼓吹作皇帝出閣奏皇
 雅黃鍾作太簇夾鍾姑洗小呂皆應鼓吹作皇太子
 入至十字陛奏裔雅太簇作南呂參應之取其二月
 少陽也皇帝延王公登奏寅雅夷則作夾鍾應之取
 其月法也皇帝入宁變服奏皇雅黃鍾作林鍾參應
 之鼓吹作皇帝出宁及升堂皆奏皇雅竝如變服之
 作上壽酒奏介雅太簇作南呂參應之取其陽氣盛
 長萬物輻輳也食舉奏需雅蕤賓作大呂參應之取
 火主於禮所謂食我以禮也撤饌奏雍雅無射作中
 呂參應之取其津潤已竭也武舞奏大壯

參應之取七月金始王以其堅斷也鼓吹引而去來
 文舞奏大觀姑洗作應鍾參應之三月萬物必榮取
 其布者也鼓吹引而去來眾官出奏俊雅蕤賓作林
 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太簇參應之鼓吹作皇帝起
 奏皇雅黃鍾作林鍾夷則南呂無射參應之鼓吹作
 詞用宋曲宴准梁樂蓋取人神不雜也制曰可
 五年詔尚書左丞劉平儀曹郎張崖定南北郊及明
 堂儀注改天嘉中所用齊樂盡以韶為各工就位定
 協律較尉舉麾大樂令跪贊云奏懋韶之樂降神奏
 通韶牲入出奏潔韶帝入墀及還便殿奏穆韶帝初

再拜舞七德工執干楯曲終復綴出就懸東繼舞九序工執羽籥獻爵於天神及太祖之座奏登歌飲福酒奏嘉韶就望燎奏報韶

六年十一月侍中尚書左僕射建昌侯徐陵儀曹郎中沈罕奏來年元會儀注稱舍人蔡景歷奏勅先會一日太樂展宮懸高絙五案於殿庭客入奏相和五引帝出黃門侍郎舉麾於殿上掌故應之舉於階下奏康韶之樂韶延王公登奏變韶奉珪璧訖勅引下殿奏亦如之帝興入便殿奏穆韶更衣又出奏亦如之帝舉酒奏綏韶進膳奏侑韶帝御茶果太嘗丞跪請進舞七德繼之九序其鼓吹雜伎取晉宋之舊徽更附益舊元會有黃龍變文康獅子之類太建初定制皆除之至是蔡景歷奏悉復設焉其制鼓吹一部十六人則簫十三人笳二人鼓一人東宮一部降三人簫減二人諸王一部又降一人減簫一庶姓一部又降一人復減簫一

終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 夏允彝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掌禮部 五

作樂第三

後魏道武天興元年十一月詔尚書吏部郎中劉淵
定律呂協音樂及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諸帝樂用
八佾舞皇始之舞皇始舞道武所作也以明開大始
祖之業後更制宗廟門奏迎神曲猶古降神之樂乾

豆上奏登歌猶古清廟之樂曲終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饗也皇帝行禮七廟奏陞步以爲行止之節皇帝出門奏摠章次奏八喬次奏迎神曲又舊禮孟秋祀天西郊兆壇西備列金石樂具皇帝入兆內行禮咸奏舞八佾之舞孟夏有事於東廟用樂畧與西郊同帝初冬至祀天於東南郊圓丘樂用皇矣奏雲和之舞事訖奏維皇將燎夏至祭地於北郊方澤樂用天祚奏大武之舞正月上日饗羣臣宣布政教備列宮懸正樂兼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焉凡樂者樂其所自生禮不忘本掖庭中歌員人代歌上敘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時與絲竹合奏郊廟宴饗亦用之六年冬詔太樂摠章鼓吹增修雜戲造五兵角抵麒麟鳳凰仙人長蛇白象白虎及諸畏獸魚龍辟邪鹿馬仙車高絙百尺長趨緣幢跳丸五案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庭如漢晉之舊

明元時撰合大典更爲鐘鼓之節

大武時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得其伶人器服並擇而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鞞鼓舞設於樂署孝文太和初聖心雅古務正音聲時司樂上書樂章

有闕求集中秘羣官議定其事并訪吏民有能體解古樂者與之修廣噐鼓甄立名品以諧八音詔可雖經衆議於時率無洞曉聲律者樂部不能立其事彌缺然方樂之制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樂金石羽旄之飾爲壯麗於往時矣

五年文明太后及帝竝爲歌章誠勸上下皆宣之管絃

七年秋中書監高允奏樂府歌詞陳國家王業符瑞及祖宗德美又隨時歌謠不準古舊辨雅鄭也

十一年春文明太后令曰先王作樂所以和風改俗非雅曲正聲不宐庭奏可集新舊樂章參採音律除去新聲不典之曲俾增縣鐘鏗鏘之韻

十五年冬詔曰樂者動天地感神祇調陰陽通人鬼故能關山川之風以播德無外繇此言之治用大矣逮乎末俗陵遲正聲傾廢多好鄭衛之音以悅耳目故使樂音散缺伶官失守今方釐革弊章稽古復禮庶令樂正雅頌各得其宐今置樂官寔須任職不得仍令濫吹也遂簡置焉

十六年春詔曰禮樂之道自古所先故聖王作樂以和中制禮以防淫音聲之用其致遠矣所以通感人

神移風易俗至乃簫韶九奏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
 獸率舞有周之季斯道亡缺故夫子忘味於聞韶正
 樂於反魯逮漢魏之間樂章復闕然博採音韻粗有
 篇條自魏室之興太祖之世尊崇古式舊典無墜但
 干戈仍用文教未淳故令司樂失洪定之雅音習不
 典之繁曲比太樂奏其職司永與中書參議覽其所
 請愧感兼懷然心喪存躬未忍聞此但禮樂事大乃
 為化之本自非通博之才莫能措意中書監高閭器
 識詳富志量明允每聞陳奏樂典頗體音律可令與
 大樂詳採古今以備茲典其內有堪此用者任其參
 議也

宣武正始元年秋詔曰太樂令公孫崇更調金石燮
 理音律准其書二卷并表悉付尚書

公孫崇昔考音律景明中
 崇乃言樂事至是成焉 夫禮樂之事有國所重可

依其請八座已下四門博士已上此月下旬集大樂
 署考論同異必博採古今以成一代之典也十月尚
 書李崇奏前被二日勅以兼太樂令公孫崇更調金
 石并其書表付外考試登依旨勅以去八月初詣署
 集議但六樂該深五音妙遠至如仲尼淵識故將忘
 味吳札善聽方可論辨自斯已降莫有詳之今既草

太和中中書監
 高閭引給事中

勅悉不窮解雖微有詰論畧無究悉方欲商榷淫濫
作範將來寧令聊爾一試便垂竹帛今請依前所詔
之官并博文通學之士更申一集考其中否研窮音
律辨括權衡若可施用別以聞請制可時亦未能考
定也

四年春公孫崇復表言伏惟皇魏龍躍鳳舉配天光
宅世祖太武皇帝革靜荒嶠廓清宇內兇醜尙繁戎
軒仍動制禮作樂致有闕如高祖孝文皇帝德鍾後
仁之期道協先天之日顧雲門以興言感簫韶而忘
味以故中書監高閭博識明敏天思優洽紹蹤成均

寔允所寄乃命閭廣程儒林究論古樂依據六經參
諸國志錯綜陰陽以制聲律鐘石管絃畧以充具八
音聲韻事別粗舉值遷邑崧渥未獲周密五權五量
竟不能就自爾迄今率多禠落金石虛懸宮商未會
伏惟陛下至聖承天纂戎鴻烈以金石未協詔臣緝
理謹卽廣搜程黍中彤又採梁山之竹更裁律呂制
聲造鐘依律竝就但權量差謬其來久矣頃蒙付并
州民王顯達所獻古銅權稽之古範考以今制鐘律
雅度與權參合昔造猶新始勅若舊異世同符竝合
規矩樂府先正聲有正夏四夏登歌鹿鳴之屬六十

餘韻又有始皇五行酌舞太祖初興制始皇之舞復有吳夷東夷西戎之舞樂府之內有此七舞太和初用之郊廟中京造次但用文始五行皇始三舞而已切惟周之文武頌聲不同漢之祖宗廟樂又別伏惟皇魏四祖三宗道邁隆周功超鴻漢頌聲廟樂宜有表章或文或武以旌功德自非懿望茂親雅量淵遠博識洽聞者其孰能識得失衛軍將軍尚書右僕射臣高肇器度淹雅神賞入微徽讚大猷聲光海內宜委之監就以成皇代典謨之美昔晉中書監荀勗前代名賢受命成均委以樂務崇述舊章儀形古典事光前載豈遠乎哉又先帝明詔內外儒林亦任高問申請今之所須求依前比世宗知肇非才詔曰王者功成治定制禮樂以宣風化所以通明神理萬品贊陰陽光功德治之大本所宜詳之可令太嘗卿劉芳亦與主之

永平二年秋尚書令高肇尚書僕射清河王懌等奏言案太樂令孫崇所造八音之器并五度五量太嘗卿劉芳及朝之儒學執諸經傳考辨合否尺寸度數悉與周禮不同問其所以稱必依經文聲則不協以情增減殊無涯據竊惟樂者皇朝治定之盛事光贊

祖宗之茂功垂之後王不刊之制宐憲章先聖詳依經史且二漢魏晉歷諸儒哲未聞噐度依經而聲調差謬臣等參議使臣芳准依周禮更造樂噐事訖之後集議竝呈從其善者詔可芳上書言調樂諸音本非所曉且國之大事亦不可決於數人今請更集朝彥衆辨是非明取典據資決元凱然後營制肇及尚書邢巒等奏許詔可於是芳主修營時楊州民張陽子義陽民倪鳳鳴陳孝孫戴當千吳歆陳文顯陳成子等七人頗解雅樂正聲八佾文武二舞鐘磬管絃登歌聲調芳皆請令教習參取是非

二年冬太嘗卿劉芳上言觀古帝王罔不據功象德而制舞名及諸樂章今欲教文武二舞施之郊廟請參制二舞之名竊觀漢魏以來鼓吹之曲亦不相緣今亦須制新曲以揚皇家之德美詔芳與侍中崔光郭祚黃門游肇孫惠蔚等四人參定舞名并鼓吹諸曲芳又上言臣聞樂者感物移風調民變俗先王所以教化黎元湯武所以改章功德晉氏失政中原紛蕩劉石以一時姦雄跋扈魏趙符姚以部帥強豪趙起關輔於是禮壞樂墮廢而莫理大魏應期啓運奄有萬方雖日不暇給嘗以禮樂爲先古樂虧闕詢求

靡所故項年以來剏造非一考之經史每乖典制遂使鏗鏘之禮未備於郊廟鼓舞之式尚闕於庭陛臣忝官宗伯禮樂是司所以仰慙俯愧不遑寧處者矣自獻春被旨賜令博採經傳更制金石并教文武二舞及登歌鼓吹諸曲今始較就謹依前勅延集公卿并一時儒彥討論終始莫之能異謹以申聞請與舊者參呈若臣等所營形合古制擊拊會節元日大饗則須陳列既歲聿云暮三朝無遠請共本曹尚書及郎中部率呈試如蒙允許賜垂勅判詔曰舞可用新餘且仍舊鼓吹雜曲遂寢焉

孝明神龜二年夏有司問陳仲儒樂事仲儒者自江南歸國頗行樂事請依京房立准以調八音有司問狀仲儒言前被符問京房准定六十之數後雖有存較之者尠至熹平末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急緩聲之清濁仲儒受自何師出何典籍而云能曉但仲儒在江左之日頗愛琴又嘗覽司馬彪所撰續漢書見京房准術成數駟然而張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竊有意焉遂竭愚思鑽研甚久雖未能測其機妙至於聲韻頗有所得度量衡曆出自黃鍾雖造管察氣經史備有但氣有盈虛黍有巨細差之毫釐失之

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原諒亦難定此則非仲儒淺識所敢聞之至於准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較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
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如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與其大本居然微異至於清濁相宣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閑准意則辨五音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有乖謬案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鐘始復黃鐘作樂器隨月律是爲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爲宮而商角徵羽以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宮商空濁徵羽用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爲宮清濁悉足非唯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鐘爲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林鐘爲徵則一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採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鐘爲宮大呂爲商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爲宮則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呂爲徵其商角羽竝無其韻若以中呂爲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何者中呂爲十二之竅變律

之晉依京房書中呂爲宮乃以去減爲商執始爲徵
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爲角林鐘爲商黃鐘爲徵
何由可諧仲儒以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唯不妙若
如嚴嵩文子心賞清濁是則爲難若依案見尺作准
調緩急清濁可以意推耳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畧舊
誌唯云准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九寸
調中一絃今與黃鐘相得案尺以求其聲遂不辨准
須柱以成柱有高下絃有精細余十二絃復應若爲
致今覽者望風拱手又案房准九尺之內爲一十七
萬七千二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內爲萬九千六百八
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爲於准一寸之內亦爲萬九千
六百八十三分然則於准一分之內乘爲二千分又
爲小分以辨強弱中間至促雖復離朱之明猶不能
窮而分之雖然仲儒私曾考驗但前却中柱使人准
常尺寸之內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分數旣微器空
精妙其准面平直須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與
二頭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
又中絃粗細與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軫調聲
今與黃鐘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盡出六十律清濁
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又凡絃皆須務張使

臨時不動卽於中絃案畫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
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
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瑟調以宮
爲主清調以商爲主平調以徵爲主五調各以一聲
爲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飾之方如錦繡上來消息
調准文方竝史之所畧出仲儒思若事有乖此聲則
不和仲儒尋准之分數精微如彼定絃緩急艱難若
此而張光等親掌其事尙不知藏中有准旣未識其
器又焉能施絃也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
脩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之而
無師苟有一毫所得皆關心授豈必要經師受然後
爲奇哉但仲儒自省膚淺才非一足正可粗識音韻
纔言其理致耳時尙書蕭寶寅奏言金石律呂制度
調均中古以來尠或通曉仲儒或粗述書文頗有所
說而學不師受云出己心又言舊器不任必須更造
然後克諧上達成勅用舊之旨輒持己心輕欲制作
臣竊思量不合依許詒曰禮樂之事蓋非嘗人所明
可知所奏

正光中侍中安豐王延明受詔監修金石博採古今
樂事令其門生河間信都芳考竿之屬天下多難終

無制造芳後乃撰延明所集樂說竝諸器物圖准二十餘事而注之不得在樂署考正聲律也

孝莊永安末以樂器殘缺命萬年鄉男元孚監儀注孚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功成時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嘗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名公卿量雜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勅竝見使用往歲大軍入雒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宮樂四箱栴簾六架東北架編黃鐘之磬十四雖器名黃鐘而聲實夷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懸於東北太簇編於西北蕤賓列於西南竝皆像器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鐘十四簾懸架晉初不叩擊今便刪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初鳧氏修光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鐘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錄依十二月爲十二呂各准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旣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爲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鐘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爲定奏可于時縉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而反太傅錄尚書長孫永業妙解聲律特復稱善

前廢帝普泰中詔錄尚書長孫稚太嘗卿祖瑩營理金石

出帝永熙二年春長孫稚等表曰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書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詩言志律和聲敦敘九族平章百姓天神于焉降歆地祇可得而禮故樂以象德舞以象功于戚所以比其形容金石所以發其歌頌薦之宗廟則靈祇饗其和用之朝廷則君臣協其志樂之時義大矣哉雖復沿革異時晦明殊位周因殷禮百世可知

也太祖道武皇帝應圖受命光宅四海義合天經德符地緯九戎薦舉五禮未詳太宗世祖重輝累耀恭宗顯祖誕隆丕基而猶經營四方匪遑制作高祖孝文皇帝承太平之緒纂無爲之運帝圖既遠王度維新太和中命故中書監高閭草創古樂閭尋去世未就其功閭亡之後故太樂令公孫崇續修遺事十有餘載崇敷奏其功時太嘗卿劉芳以崇所作體制差舛不合古義請更修營被旨聽許芳又釐綜久而申呈時故東平王元康共相論駁各樹朋黨爭競紛綸竟無底定及孝昌已後世屬艱危內難孔殷外敵滋

甚永安之季胡賊入京燔燒樂庫所有之鐘悉畢賊手其餘磬石咸爲灰燼普泰元年臣等奉勅營造樂器責問太樂前來郊丘懸設之方宗廟施安之分故太樂令張乾龜答稱芳所造六格北箱黃鐘之均實是夷則之調其餘三箱宮商不和其用一笛施之前毀樂人尙存又有姑洗太簇二格用之後宮簡其聲韻復是夷則於今尙在而芳一代碩儒斯文攸屬討論之日必應考古深有明證乾龜之辨恐是歷歲稍遠伶官失職芳久殂沒遺文殘毀無可遵訪臣等謹詳周禮分樂而序之凡樂園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至於布置不得相生之次兩均異宮竝無商聲而同用一徵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八音克諧神人以和計五音不具則聲豈成文七律不備理無和韻八音克諧莫曉其旨聖道幽玄徵言已絕漢魏以來未能作者案春秋魯昭公二十年晏子言於齊侯曰先王之齊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服子慎注云黃鐘之均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宮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一懸

十九鐘十二懸二百二十八鐘八十四律卽如此義
乃可尋究今案周禮小胥之職樂懸之法鄭玄注云
鐘磬編懸各二八十六漢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
古磬十六枚獻呈漢以爲瑞復依禮圖編懸十六去
正始中徐州薛城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懸之器檢
太樂所用鐘磬各一懸十四不知何據魏侍中繆襲
云周禮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
神今之樂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又云樂制旣
亡漢成謂韶武始與太均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黃鐘
舞文始以祀天地奏太簇舞大舞以祀五郊明堂奏
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褻賓舞武始太
均以祀宗廟祀圜丘方澤羣廟祫祭之時則可兼舞
四代之樂漢亦有雲翹育命之舞罔識其源漢以祭
天魏又以雲翹兼祀圜丘天郊育命兼祀方澤地郊
今二舞久亡無復知者臣等謹依高祖所制尺周官
考工記鳧氏爲鐘鈺鼓之分磬氏爲磬倨句之法典
禮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義以律呂爲之劑量奏
請制度經紀營造依魏晉所用四箱宮懸鐘磬各十
六懸塤箎箏筑聲韻區別蓋理三稔于此始就五聲
有節八音無爽笙鏞和合不相奪倫元日備設百僚

允囑雖未極萬古之徽蹤實是一時之盛事切唯古
先哲王制禮作樂各有所稱黃帝有咸池之樂顓頊
作承雲之舞大章大韶堯舜之異名大夏大濩禹湯
之殊稱周言大武秦曰壽人及焚書之後舊章淪滅
無可准據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迎
神廟門奏嘉至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登歌再終下奏
休成之樂通所作也高祖六年有昭容樂禮容禮文
有房中祀樂高祖時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
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安世樂高祖廟奏武
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
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
四年作也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
舜韶舞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襲也五行舞
者本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
者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也孝景以武德爲昭
德孝宣以昭德舞爲盛德光武朝奏大德竝奏文始
五行四時之舞及卯金不祀當塗勃興魏武廟樂改
云韶武用虞之大韶用之大武摠號大均也曹失其
鹿典午乘時晉氏之樂更名正德自昔帝王莫不損
益相沿徽號殊別者也而皇魏統天百十三載至於

樂舞迄未立名非所以聿宣皇風章明功德贊揚懋
 軌垂範無窮者矣案今后宮饗會及五郊之祭皆用
 兩懸之樂詳覽先誥大為紕繆古禮天子宮懸諸侯
 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皇后禮數德合王者名器所
 資豈同於大夫哉孝經言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即五精之帝也禮記王制庶羞
 不踰牲醯衣不踰祭服論語禹卑宮室盡力於溝洫
 惡衣服致美於黻冕何有殿庭之樂過於天地乎失
 禮之差遠於千里昔漢孝武帝東巡狩封禪還祀泰
 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皆盡用明其無減普泰元
 年前侍中臣孚及臣瑩等奏求造十二懸六懸裁訖
 續復營造尋蒙旨判今六懸既成臣等思量鐘磬各
 四釧罇相從十六格宮懸已足今請更營二懸通前
 為八宮懸兩具矣一具備於太極一具列於顯揚若
 圓丘方澤上辛四時五郊社稷諸祀雖時日相交用
 之無闕孔子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傳曰魯有禘樂
 賓祭用之然則天地宗廟周樂之明證也其升斗權
 量當時未定請即刊校以為長准周存六代之樂雲
 門咸池韶夏濩武用於郊廟各有所施但世運遙緬
 隨時亡缺漢世唯有虞韶周武魏為武始咸熙錯綜

風聲爲一代之禮晉無改造易名正德今聖朝樂舞未名舞人冠服無准稱之文武舞而已依魏景初三年以來衣服制其祭天地宗廟武舞執干戚著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絳領袖中衣縫合幅袴袂黑帟鞮文舞執羽籥冠委貌其服同上其奏於朝廷武舞武弁赤介幘生絳袍單衣練領袖皂領袖中衣虎文畫合幅袴白布袂黑帟鞮文舞者進賢冠黑介幘生黃袍單衣白合幅袴服同上其魏晉相應承用不改古之神室房各別有所故聲歌各異今之太廟連基接棟樂舞同奏於義得通自中原喪亂晉室播蕩永嘉以後舊章湮沒太武皇帝破平統萬得古雅樂一部正聲歌五十曲工伎相傳間有施用自高祖遷居世宗晏駕內外多事禮物未周今日所有王夏肆夏之屬二十三曲猶得擊奏足以闡累聖之休風宣重光之盛美伏惟陛下仁格上皇義光下武道契玄機業隆寶祚思復典章留心軌物反堯舜之風復文武之境土飾宇宙之儀刑納生人於福地道德熙泰樂載新聲天成地平於是乎在樂舞之名乞垂旨判

臣等以愚昧忝司問道呈御之日日伏增懼詔其樂名付尚書博議以闡其年夏集羣官議之瑩復議曰

夫樂所以乘虛通化舞所以象物昭功金石播其風
聲絲竹申其歌詠郊天祀地之道雖百世而可知奉
神育民之理經千載而不昧是以皇帝作咸池之樂
顓頊有承雲之舞堯爲大章舜則大韶禹爲大夏湯
爲大濩周曰大武秦曰壽人漢爲大予魏名大均晉
曰正德雖三統遞變五運代降莫不述作相因徽號
殊別者也皇魏道格三才化清四字奕世戴德累葉
重光或以文教興邦或以武功平亂功成治定於是
乎在及主上龍飛載造景命維新書軒自同典刑罔
二覆載均於兩儀仁澤被於四海五聲有序八音克
諧樂舞之名宜以詳定案周兼六代之樂聲律所施
有次第減學以後經禮散亡漢來所存二舞而已請
以韶武爲崇德武舞爲章烈摠名曰嘉成漢樂章云
高張四懸神來醯饗宗廟所設官懸明矣計五郊天
神尊於人鬼六宮陰極體同至尊理無減降宜皆用
官懸其舞人冠服制裁咸同舊式庶得光贊鴻功敷
揚大業錄尚書事長孫稚已下六十人同議申奏詔
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以成爲號良有間然又
六代之舞皆以大爲名今可准古爲大成也凡音樂
以舞爲主故干戈羽籥禮文無別但依舊爲文舞武

舞而已餘如議初侍中崔光臨淮王或竝為郊廟歌
 詞而迄不施用樂人傳習曲加以訛失了無章句後
 太樂令崔九龍言於太嘗卿祖瑩曰聲有七聲調有
 七調今之七律起於黃鐘終於仲呂今雜曲隨調舉
 之將五百曲恐諸曲名後致亡失今輒條記存之於
 樂府瑩依而正之九龍所錄雅鄭或至於淫俗四夷
 但記其聲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名多謬舛莫識
 所繇隨其淫正而取之樂署今見傳習其中復有所
 遺至於古雅尤多亡矣初高祖討淮漢世宗定壽春
 收其聲伎江左所傳中原舊典明君聖主公莫白鶴
 之屬及江南吳歌荆楚西聲摠謂清商於殿廷饗宴
 兼奏之其圓丘方澤上辛地祇五郊四時拜廟三元
 冬至社稷焉射籍田樂人之數各有差等焉

北齊文宣受東魏禪未改舊章宮懸各設十二罇鐘
 於其辰位四面竝設編鐘磬各一筍簾合十二架設
 建鼓於四隅郊廟會同用之其後將有勅革尚樂典
 御祖班自言舊在雒下曉知舊樂上書曰魏氏來自
 雲朔肇有諸華樂操土風未移其俗至道武帝皇始
 元年破慕容寶於中山獲晉樂器不知採用皆委棄
 之天興初吏部郎鄧彥海奏上廟樂創製宮懸而鐘

管不備樂章既闕雜以箛邏迴歌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賓嘉大禮皆雜用焉此聲所興蓋符堅之末呂光出乎西域得胡戎樂因又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至武帝永熙中錄尚書長孫承業共臣先人太嘗卿瑩等斟酌繕修戎華兼採至於鐘律煥然大備自古相襲損益可知今之創制請以爲准班因採魏安豐王延明及信篤芳等所著樂說而定王聲始具宮懸之器仍雜西京之曲樂名廣成而舞不立號所謂雜陽舊樂者也孝昭帝皇建元年九月詔議定三祖樂十一月

癸丑有司奏太祖獻武帝廟宜奏武德之樂昭烈之舞太宗文襄皇帝廟宜奏文德之樂宣政之舞顯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政之樂光大之舞詔曰可

武成帝時始定四郊宗廟之樂羣臣出入奏肆夏牲入出薦毛血並奏昭夏迎送神及皇帝初獻亞禮五方上帝並奏高明之樂爲覆燾之舞皇帝入壇門及升壇飲福酒就燎位還便殿並奏皇夏以高祖配饗奏武德之樂爲昭烈之舞裸地奏登歌其四時祭廟及禘祫皇六世祖司空五世祖吏部尚書高祖秦州刺史曾祖太尉武貞公文穆皇帝諸神室並奏始基

之樂爲恢祚之舞高祖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之樂
爲昭烈之舞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之樂爲宣政之
舞顯祖文宣皇帝神室奏文正之樂爲光大之舞蕭
宗孝昭皇帝神室奏文明之樂爲休德之舞其出入
之儀同四郊之禮其鼓吹二十曲皆改古以敘功德
第一漢朱鷺改名水德謝言魏亡齊興也第二漢思
悲翁改名出山東言神武帝戰廣阿創大業破爾朱
兆也第三漢艾如張改名戰韓陵言神武滅四胡定
京維遠近賓服也第四漢上之回改名於關隴言神
武遣侯莫陳悅誅賀拔岳定關隴平河外漢北款秦
中附也第五漢雍離改名滅山胡言神武屠劉蠡升
高車懷姝俗蠕蠕來向化也第六漢戰城南改名立
武定言神武立魏王天下旣安而能遷於鄴也第七
漢巫山高改名戰芒山言神武斬周十萬之衆其軍
將脫身走免也第八漢上陵改名擒蕭明言梁遣兄
子貞陽侯來寇彭城宋文襄帝遣太尉清河王岳一
戰擒殄俘馘萬計也第九漢將進酒改名破侯景言
文襄遣清河王岳摧殄侯景克復河南也第十漢軍
馬黃改名定汝潁言文襄遣清河王岳擒周大將軍
王思政於長葛汝潁悉平也第十一漢芳樹改名尅

淮南言文襄遣清河王岳南翦梁國獲其司徒陸法和尅壽春合肥鍾離淮陰盡取江北之地也第十二漢有所思改名嗣丕基言文宣帝統續大業也第十三漢雉子班改名聖道洽言文宣克隆堂構無思不服也第十四漢聖人出改名受魏禪言文宣應天順人也第十五漢上邪改名平瀚海言蠕蠕盡部落入寇武州之塞而文宣命將出征平殄北荒滅其國也第十六漢臨高臺改名服江南言文宣道洽無外梁主蕭繹來附化也第十七漢遠如期改名刑罰中言孝昭帝舉直錯枉獄訟無怨也第十八漢石流行

名遠夷至言時主化霑海外西夷諸國遣使朝貢也第十九漢務成改名嘉瑞臻言世主應期河清龍見符瑞摠至也第二十漢玄雲改名禮樂成言時主功成化治制禮作樂也古又有黃雀釣竿二曲畧而不用竝議定其名被於鼓吹諸州鎮戍各給鼓吹樂人多少各以大小等級爲差諸王爲州皆給赤鼓赤角皇子則增給吳鼓長鳴角上州刺史皆給青鼓青角中州以下給諸鎮戍皆給黑鼓黑角樂器皆有衣竝同鼓色雜樂有西涼鞞舞清樂龜茲等然吹笛彈琵琶五絃及歌舞之伎後主能度曲親執樂器悅翫無

倦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爲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
思使胡兒闈宦之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闕莫不殞涕
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
後周太祖爲西魏丞相恭帝元年平荊州大獲梁氏
樂器以屬有司及建六官乃詔曰六樂尚矣其聲歌
之節舞蹈之容寂寥已絕不可得而詳也但方行古
人之事可不本於茲乎自宜依准制其歌舞祀五帝
日月星辰於是有司詳定郊廟請祀五帝日月星辰
用黃帝樂歌大呂舞雲門祭九州社稷水旱雩祭用
唐堯樂歌應鐘舞大咸祀四望饗諸侯用虞舜樂歌
南呂舞大韶祀四類幸辟雍用夏禹樂歌函鐘舞大
夏祭山川用殷湯樂歌小呂舞大濩享宗廟用周武
王樂歌夾鐘舞大武皇帝出入奏皇夏賓出入奏肆
夏牲出入奏昭夏蕃國客出入奏納夏功臣出入奏
章夏皇后進羞奏深夏宗室會聚奏族夏上酒宴樂
奏陔夏諸侯相見奏鵞夏皇帝大射歌騶虞諸侯歌
翟首大夫歌采蘋士歌采芣雖著其文竟未之行也
明帝武成二年正月朔旦會羣臣於紫極殿始用百
戲初長孫紹遠爲大司樂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土木
絲竹爲得其空唯黃鐘不調紹遠每以爲意嘗因退

朝經韓使君佛寺前過浮屠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官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紹遠乃啓明帝行之

武帝保定元年詔罷百戲帝又以梁鼓吹熊羆十二案每元正大會列於懸間與正樂合奏

天和元年十月甲子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之樂南北郊雩壇太廟禘祫俱用六舞南郊則大夏降神大濩獻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北郊則大濩降神大夏獻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雩壇以大武降神正德獻熟次作大夏大濩武德山雲之

舞太廟禘祫則大武降神山雲獻熟次作正德大夏大濩武德之舞時享太廟以山雲降神大夏獻熟次作武德之舞拜社以大濩降神大武獻熟次作正德之舞五郊朝日以大夏降神大濩獻熟神州夕月籍田以正德降神大濩獻熟

建德三年十月甲辰六代樂成奏於崇信殿羣臣咸觀其官懸依梁三十六架朝會則皇帝出入奏皇夏皇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入奏鷲夏五等諸侯正月獻玉帛奏納夏宴族人奏族夏大會至尊執爵奏登歌十八曲食舉奏深夏舞六代大夏大濩正德武

德山雲之舞於是正定雅音為郊廟樂創造鐘律頗

得其宏

初太常卿長孫紹遠奏樂以八為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為昔者大舜欲聞七始

下洎周武爰創七音時林鐘作黃鐘以為正調之首

詔與紹遠詳議往復於是遂定以八為數焉及武帝

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八而懸七拜

除黃鐘之正宮用林宮為調首紹遠奏云天子懸八

肇自先民百王共軌萬古不易下逮周武甫循七始

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人之典且黃鐘為君王子正

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後武帝竟廢七音屬紹遠邁

疾未獲而陳慮有司遽損樂器乃書與樂部齊琳言

之後疾甚乃上遺表又陳之

而卒帝省表涕零深痛惜之

宣帝時革前代鼓吹制為十五曲第一改漢朱鷺為

玄精理言魏道凌遲太祖肇開王業也第二改漢思

悲翁為征隴西言太祖起兵侯莫陳悅掃清隴右也

第三改漢艾如張為迎魏帝言魏武西幸太祖奉迎

宅關中也第四改漢上之回為平竇泰言太祖擁兵

討秦悉擒斬也第五改漢雍離為復常農言太祖尅

復陝城關東震肅也第六改漢戰城南為尅沙苑言

太祖俘斬齊十萬眾於沙苑神武脫身至河單舟走

免也第七改漢巫山高為戰河陰言太祖破神武於

河上斬其將高敖曹魚多婁貸文等也第八改漢上

陵為平漢東言太祖命將平隨郡安陸俘馘萬計也

第九改漢將進酒為取巴蜀言太祖遣兵平定蜀地

也第十改漢有所思為拔江陵言太祖命將擒蕭繹

平南土也第十一改漢芳楹為受魏禪言閔帝受終於魏君臨萬國也第十二改漢上邪為宣重光言明帝入承大統載隆皇道也第十三改漢君馬皇為哲皇出言高祖以聖德繼天天下向風也第十四改漢雉子班為平東下言高祖親率六師破齊主於青州一舉而定山東也第十五改漢古聖人出為擒明徹言陳將吳明徹侵軼徐部高祖遣將盡俘其眾也

册府元龜

終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分知閩縣事臣曹鼎臣叅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六

作樂第四

隋高祖開皇元年令定宮懸四面各二虞通十二鐘為二十虞虞各一人建鼓四面祝敔各一人歌琴瑟簫一箏撈箏臥箜篌小琵琶四面各十人在編磬下笙竽長笛簫感篋壎箎四面各八人在編鐘下舞

麻府元龜 作樂四 卷之五十四

各八佾宮懸奠虞金五博山飾以旒蘇樹羽其樂器
應漆者天地之神皆朱宗廟加五色漆畫天神懸內
加雷鼓地祇加靈鼓宗廟加路鼓登歌鐘一虞磬一
虞各一人歌四人兼琴瑟簫笙橫笛壎篪各一人其
漆畫及博山旒蘇樹羽典宮懸同登歌人介幘朱連
裳烏皮履宮懸及下管人平巾幘朱連裳凱樂人武
弁朱襍履鞮文舞進賢冠絳紗連裳帛內單皂領袖
襪烏皮鞮左執籥右執翟二人執燾引前在舞人數
外衣冠同舞人武弁朱襍衣烏皮履三十二人執戈
龍楯三十二人執戚龜楯二人執旌居前二人執鼗
二人執鐸二人執鏡十二人執鐸四人執弓矢四人
執戈四人執戟四人執矛自旌已下夾引竝在舞人
數外衣冠竝同舞人皇帝宮懸及登歌與前同應漆
者皆五色漆畫懸內不設鼓皇太子軒懸去南面設
三罇鐘於辰丑申三建鼓亦如之其登歌去兼歌者
減二人其奠虞金三博山樂器應漆者皆朱漆之其
餘與宮懸同畫大鼓小鼓加大駕鼓吹竝朱漆金錫
凱樂及節鼓飾以羽葆其長鳴中鳴橫吹皆五色衣
幡緋掌畫交龍五彩脚大角幡亦如之大鼓長鳴工
人皂地苴文金鉦柶鼓小鼓中鳴橫吹工人青地苴

明府元龜 掌禮部 卷之五十四 二

文凱樂工人武弁朱襦衣橫吹緋地苴文爲帽袴褶
大角工人平巾幘緋衫白布大口袴內宮鼓樂服色
皆准此皇太子饒及節鼓朱漆畫飾以羽葆餘鼓吹
竝朱漆大鼓小鼓無金鐻長鳴中鳴橫吹五綵衣幘
緋掌畫蹲獸五綵脚大角幘亦如之大鼓長鳴橫吹
工人紫帽緋袴褶金鉦捫鼓小鼓中鳴工人青帽青
袴褶鏡吹工人武弁朱襦衣大角工人平巾幘緋衫
白布大口袴正一品鏡及節鼓朱漆畫飾以羽葆餘
鼓吹竝朱漆長鳴中鳴橫吹五綵衣幘緋掌畫蹲獸
五綵脚大角幘亦如之大鼓長鳴橫吹工人赤帽赤
布袴褶金鉦捫鼓小鼓中鳴工人青帽青布袴褶鏡
吹工人武弁朱襦衣大角工人平巾幘緋衫白布大
口袴三品已上朱同正一品四品鏡及二人衣服同
三品餘鼓皆綠沉金鉦捫鼓工人青帽布袴褶
二年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上言禮墮樂壞其來日
久今太嘗惟正竝用胡聲請憑梁國舊事考尋古典
高祖不從曰梁樂亡國之音奈何遣我用邪是時尙
因周樂令工人齊樹提檢較樂府改換聲律亦不能
通俄而柱國沛公鄭譯奏上請更修正於是詔太嘗
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國子博士何妥等議正樂

委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奸聲二曰正聲夫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

問于夏曰吾端冕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後亂以武修身治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奸聲以亂溺而不止擾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為人若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黃鐘大呂絃歌

于戚童子皆能舞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音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於黃帝之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於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高之初叔孫通因奏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齊音次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樂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

五行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時
順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爲
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晉魏皆用古
樂魏之三祖竝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
南度是以大備豆東宋齊以來至於梁代所行樂事
猶皆傳名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
散其四舞三調悉度僞齊齊氏雖知傳授得曲而不
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畱意管絃年雖耆
頗皆記憶及東土尅定樂人悉反訪其遐邇果云是
梁人所教令三調四舞竝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
具雅聲若今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
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時傳
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舞曲名又制
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
附之於後書奏別勅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
三調聲又作八佾鞞鐸巾拂四舞四舞者案漢魏已
來竝施於宴饗鞞舞漢巴渝舞也至章帝造鞞舞詞
云關東有賢安魏明代漢曲云明明魏皇帝鐸舞傳
云代魏詞云振鐸鳴金成公綏賦云鞞鐸舞庭八音
竝陳是也拂舞者沈約宋志云吳舞吳人思晉化其

詞本云白符鳩是也巾舞者公莫舞伏滔云項莊因舞欲劔高祖項伯紆長袖以捍其鋒魏晉傳爲舞焉驗此雖非至樂亦前代舊聲故梁武報沈約云鞞鐸巾拂古之遺風楊泓云此舞本二十八人桓玄卽真增爲八僧後因而不改

九年十二月甲子詔曰朕祇承天地清蕩萬方百王衰弊之後兆庶澆淳之日聖人遺訓掃地備盡制禮作樂今也其時朕情存古樂深思雅道鄭衛淫聲魚龍雜戲樂府之內盡已除之今欲更調律呂改張琴瑟且妙術精微非因教習工人代掌止傳糟粕不足

達神明之德論天地之和區域之間奇才異藝天知神授何代無哉蓋晦迹於非時俟昌言於所好宜可搜訪速以奏聞庶覩一藝之能共就九成之業仍詔太嘗牛弘通直散騎嘗侍許善心秘書丞姚察通直郎虞代基等議定作樂先是牛弘等以訛謬旣久音律多乖積年議不定高祖大怒曰我受天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邪命治書侍御史李諤引弘等下將罪之諤奏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斯事體大不可速成高祖意稍解又詔求知音之士集尙書參定音樂鄭譯云考尋樂府鐘石律呂皆有宮

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嘗求訪終莫能獲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祗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爲知音代祖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較七聲空若合符一曰娑隄力華言平聲卽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卽南宮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卽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卽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如聲卽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卽羽聲也七曰侯利筵華言斛牛聲卽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則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且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鐘太簇南呂姑洗五均以外七律更無調聲遂因其所捨琵琶絃柱相飲爲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文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太樂所奏林鐘之宮應用林鐘爲宮乃用黃鐘爲宮應用南呂爲商乃用太簇爲商應以應鐘爲角乃取姑洗爲角故林鐘一宮七聲三聲竝戾其十一宮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音之

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譯因作書二十餘篇以明其指至是譯以其書宣示朝廷竝立議正之時邳國公世子蘇夔亦稱明樂馭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感人及月令所載五音所中音皆有五不言變徵又春秋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准此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聞更如變宮變徵二調爲七調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譯答之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歷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始黃鐘爲天始林鐘爲地始太簇爲人始是爲三始沽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鐘爲冬是爲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爲七今若不以二變爲調曲則是冬夏聲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衆從譯議譯又與夔俱云案今樂府黃鐘乃以林鐘爲調首失君臣之義清樂黃鐘宮以小呂爲變徵乖相生之道今請雅樂黃鐘爲調首清樂去小呂還用蕤賓爲變徵衆皆從之夔又與譯議欲累黍立分正定律呂時以音律久不通譯夔等一朝能爲之以爲樂聲可定而何妥舊以學聞雅爲高祖所信高祖素不悅學不知樂妥又恥已宿儒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十二律旋相爲宮曰經文雖道旋相爲宮恐是直言其理亦不通隨月用調是以古來

不取若依鄭玄及司馬彪須用六十律方得和韻今
譯唯取黃鐘之正宮兼得七始之妙義非止金石諧
韻亦筍簋不繁可以享百神可以合萬舞矣而又非
其七調之義曰近代書記所載纒樂鼓琴吹笛之人
多云三調三調之聲其來久矣請存三調而已時牛
弘摠知樂事不能精知音律又有識音人萬寶嘗修
維陽舊曲言幼學音律師於祖孝徵知其上代修調
古樂周之璧翬殷之崇牙懸八用七盡依周禮備矣
所謂正聲又近前漢之樂不可廢也是時競爲異議
各立朋黨是非之理紛然淆亂或欲令各修造待成
擇其善而從之安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高祖張樂
試之遂先說曰黃鐘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鐘之
調高祖曰滔滔和雅甚與我心會安因陳黃鐘之宮
不假餘律高祖大悅班賜安等修樂者自是譯等議
寢是時旣已平陳獲宋齊樂詔於太嘗置清商署以
管之求陳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復居其職繇是
牛弘奏曰臣聞周有六代之樂止韶武而已秦始皇
改周武曰五行漢高帝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襲
也又造武德自表其功故高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
之舞又作昭容禮容增演其意昭容生於武德蓋猶

古之韶也禮容生於文始矯秦之五行也文帝又作四時之舞故孝景帝追述先功採武德舞作昭德舞被之管絃薦於太宗之廟孝宣採昭德舞爲盛德舞更造新歌薦於武帝之廟據此而言遞相因襲縱有改作竝宗於韶至明帝時東平獻王採文德舞爲太武之舞薦于光武之廟漢末大亂樂章淪缺魏武平荊州獲杜夔以爲軍謀祭酒使創雅樂時散騎嘗侍鄧靜善詠雅歌樂師尹胡能習宗祀之曲舞師馮肅曉知先代諸舞摠練研精復於古樂自夔始也文帝黃初改昭容之樂爲昭業樂武德之舞爲武頌舞文

文始之舞爲大韶舞五行之舞爲大武舞明帝初公卿奏上太祖武皇帝樂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樂曰成熙之舞又制樂舞名曰章斌之舞有事於天地宗廟及臨朝大饗竝用之晉武帝太始二年遣傅玄等造行禮及上壽食舉歌詩張華表曰案漢魏所用雖章辭各異興廢隨時至音韻曲折竝係於舊一皆因襲不敢有所改也九年荀勗典樂使郭夏宗識造正德大豫之舞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江左之初典章湜紊賀循爲太嘗卿始有登歌之舞明帝大寧末阮孚等又增益之成帝咸和間鳩

集遺逸鄴沒胡後樂人頗復南渡東晉因之以興鐘律孝武太元間破符末固又獲樂工楊蜀等閑練舊樂於是金石始備尋其設懸音調竝與江左是同慕容垂破慕容末於長子盡獲符氏舊樂垂悉爲魏所敗其鐘律令李佛等將太樂細伎奔慕容德於鄴德遷都廣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沒姚興超以大樂伎一百二十人詣興贖母及宋武帝入關悉收南渡末初元年改正德舞曰前舞大豫舞曰後舞文帝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至四年典書令奚縱復改定之又有凱容宣業之舞齊代因而用之蕭子顯齊書志曰宋孝建初朝議以凱容舞爲韶舞宣業舞爲武德舞據韶爲言宣業卽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故志有前舞凱容歌辭後舞凱容歌辭者矣至於梁初猶用凱容宣業之舞後改爲大壯大觀焉今人猶喚大觀爲前舞故知樂名雖隨代而改聲韻曲折理應嘗同前尅荆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蔣州又得陳氏正樂夏傳相承以爲合古且觀其曲體用聲有次請修緝之以備雅樂其後魏雒陽之曲據魏史云太武平赫連昌所得更無明證後周所用者皆是新造雜有邊裔之聲戎音亂華皆不可用請悉停之制曰制

禮作樂聖人之事也功成化洽方可議之今宇內初
平政化未洽遽有變革我則未暇晉王廣又表請帝
乃許之牛弘遂因鄭譯之舊又請依古五聲六律旋
相爲宮奏議云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
周禮奏黃鐘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鐘皆是旋相爲宮
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爲宮始
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呂爲徵應鐘爲羽大呂爲變徵
他月倣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陰
陽之聲揚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
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還轉運義無停止
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土王
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爲宮者謂
當其王月名之爲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鐘爲宮十
二月不以太簇爲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
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鐘律書云春宮秋律百
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
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爲不易且律十二今
直爲黃鐘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
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爲宮之法上曰不
須作旋相爲宮且作黃鐘一均也又引論六十律不

可行謹案續漢書律歷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授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而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宮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月其餘以次運行宮月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准以定數准之狀如琴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之律九尺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章帝元和年待詔侯鐘殷形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准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准法教其子宣故願名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太史丞引試宣十二律其二不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准施絃嘉平年東觀名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准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

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撻嘗數及候氣而已
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
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
相爲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黃帝使素女鼓五十絃
瑟而悲破爲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爲樂得成亦所
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
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曰均調也樂師主調
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鐘者用黃鐘爲調歌大
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
歌但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

明六律六呂迭相爲宮各自爲調合見行之樂用黃
鐘之宮乃以林鐘爲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勗
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黃
鐘之笛正聲應黃鐘下徵應林鐘以姑洗爲清角太
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
是然今所用林鐘是聶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
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高祖猶憶安言注弘奏下不
許作旋宮之樂但作黃鐘一宮而已於是牛弘及秘
書丞姚察通直散騎嘗侍許善心儀同三司劉臻通
直郎虞世基等更共詳議曰後周之時以四聲降神

雖採周禮而年深代遠其法久絕不可依用謹案司樂凡樂圓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舞雲門以祭天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舞咸池以祭地黃鐘爲宮太呂爲角太簇爲徵圓鐘爲羽舞韶以祀宗廟馬融曰圓鐘應鐘也賈逵鄭玄曰圓鐘夾鐘也鄭玄又云此樂無商聲祭尚柔剛故不用也于寶云不言商商爲臣王者者謂故置其實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無德以主之謙以自牧也先儒解釋旣莫知適從然此四聲非直無商又律管乖次以其爲樂無克諧之理今古事異不可得而行也案東觀書馬防傳太嘗丞鮑鄴等上作樂事下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天子飲食必順於四時五味而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神應也今觀雅樂獨有黃鐘而食舉樂但有太簇皆不應月律恐傷氣類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公卿朝會得聞月律乃能感天和氣宜應詔下太嘗評焉太嘗上言作樂噐直錢一百四十六萬奏寢今明詔復下臣防以爲可須上天之明時因歲首之嘉月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其餘貫甚具遂獨施行起於十月爲迎氣之樂矣又順帝紀云陽嘉

二年冬十月庚午其禮辟雍隸太學隨月律作應鐘
三月作姑洗元和以來音戾不調修復黃鐘作樂器
如舊典據此而言漢樂宮懸有黃鐘均食舉太簇均
止有二均不旋相爲宮亦以明矣計從元和至陽嘉
二年纔五十歲用而復止驗黃帝聽鳳以制律呂尙
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周禮有分樂而祭此聖人制
作以合天地陰陽之和自然之理乃云音戾不調斯
言誣之甚矣今梁陳雅曲竝無用宮聲案禮五聲十
二律還相爲宮盧植云十二月五管流轉用事當用
事者爲宮君也鄭玄曰五聲宮商角徵羽其陽管曰
律陰管爲呂布十二辰更相爲宮始自黃鐘終於南
呂凡六十也黃侃疏還相爲宮者十一月以黃鐘爲
宮十二月以太呂爲宮正月以太簇爲宮餘月倣此
凡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
調此卽什鄭議之明文無用商角徵羽調之法矣樂
稽耀嘉曰東方春其聲角樂當宮於夾鐘余方咎於
其中律爲宮若有商角徵羽理不得云宮於夾鐘也
又云五音非宮不調五味非甘不和又動聲儀宮唱
而商和是謂善本太平之樂也周禮奏黃鐘歌大呂
以祀天神鄭玄以黃鐘之鐘大呂之聲爲均均調也

故崔靈思云六樂十二調亦不獨論商角徵羽也又云六樂者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故知每樂皆須五聲八音錯綜而能成也禦寇子云師文鼓瑟命宮而摠四聲則慶雲浮景風翔唯韓詩云聞其宮聲使人溫厚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及古有清角清徵之說此則當聲爲曲今以五引爲五聲迎氣所用者是也餘曲悉用宮聲不勞商角徵羽何以得知荀勗論三調爲均首者得正聲之名明知雅樂悉在宮調已外徵羽角自爲淫俗之音耳且西涼龜茲雜音等曲數旣多故得隸於衆調調各別曲至如雅樂少須以宮爲本歷十二均而作不可分配餘調更成雜亂也其奏大抵如此帝竝從之故隨代雅樂唯奏各一人竝立階下悉進賢冠絳公服斟酌今古多而用之祀神宴會通行之若有大祀臨軒陳於階壇之上若冊拜王宮設宮懸不用登歌舞奠則唯用登歌而不設懸古者人君食皆用當月之調以取詩律之聲使不失五嘗之性調暢四體令得時氣之和故鮑鄴上言天子食飲必順四時有食舉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可作十二月均感天和氣此則殿庭月調之氣也祭祀旣已分樂臨軒朝會竝用當月之

律正月懸太簇之均乃十二月懸太呂之均欲感人君情性允協陰陽之序也又云舞六十四人竝介憤冠進賢冠絳紗連裳內單皂襌領襖裙帶烏皮履十六人執翬十六人執帔十六人執旌十六人執羽左手皆執籥二人執纛引前右舞人數外衣冠同舞人武舞六十四竝服武弁朱構衣革帶烏皮履左執朱干右執大戚衣朱干玉戚之文二人執旌居前二人執鼗二人執鐸金錡四人與二人作二人執鏡次之二人執相在左二人執雅在右各工一人作白旌以崇設鐘磬正倍參懸之弘等竝以爲非而據周官小胥職懸鐘磬半之爲堵全之爲肆鄭玄曰鐘磬編懸之二八一十六而在一虞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又引樂緯宮爲君商爲臣君臣皆尊各置一副故加十四而懸十六又據漢成帝時犍爲水濱得石磬一十六枚此皆懸八之義也懸鐘磬法每虞准之懸八用七不取近用之法懸七也又參用儀禮及尙書大傳爲宮懸陳布之法北方南面應鐘起西磬次之黃鐘次之鐘次之大呂次之皆東陳一建鼓在其東二鼓東方西向太簇起北磬次之夾鐘次之鐘次之姑洗次之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南鼓南方北何中呂起

東鐘次之蕤賓次之磬次之林鐘次之皆西陳一建鼓在其西西鼓西方東向夷則起南鐘次之南呂次之磬次之無射次之皆北陳一建鼓在其北西鼓其大射則撤北面而加鉦鼓祭天則用雷鼓雷鞀祭地則用靈鼓靈鞀宗廟用路鼓路鞀各兩設在懸內又准儀禮宮懸四面設罇鐘十二虞各依辰位又加甲景庚壬位各設鐘一虞乙丁辛癸位各陳磬一虞共爲十二虞其宗廟殿庭郊丘社並同樹建鼓于四隅以象二十四氣依月爲均四箱同作蓋取毛詩傳云四懸皆同之義古者罇鐘據儀禮擊爲節倫而無合曲之義又大射有二罇皆亂擊焉乃無成曲之理後周以十二罇相生擊之音韻克諧每罇鐘建鼓各一人每鐘磬筍簾各一人歌二人執節一人琴瑟箏筑各一人每鐘簾等笙簫笛埙篪各一人懸內祝敔各一人祝在東敔在西二舞各八佾樂人皆平巾幘絳襦衣樂器並採周官參之梁代擇用其尤善者其筍簾皆金五博山飾以崇牙樹羽旒蘇其樂器應漆者天地之神皆朱漆宗廟及殿庭則五色漆畫晉宋故事箱別各有祝敔旣同時憂之今則不用又周官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

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
四望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舞大
武以享先祖此乃周制立二王三恪通已爲六代之
樂至四時祭祀則分而用之以六樂配十二調一代
之樂則用二調矣隋去六代之樂又無四望先妣之
祭今旣與古祭法有別乃以神祇位次分樂配焉奏
黃鐘歌大呂以祀圓丘黃鐘所以宣六氣也耀魄天
神最爲尊極故奏黃鐘以祀之奏太簇歌應鐘以祭
方澤太簇所以贊陽出滯崐嶠厚載之重故奏太簇
以祀之奏姑洗歌南呂以祀五郊神州姑洗所以修
潔百物五郊神州天地之次故奏姑洗以祀之奏蕤
賓歌函鐘以祭宗廟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祖宗有國
之本故奏蕤賓以祀之奏夷則歌小呂以祭社稷先
農夷則所以詠歌九穀貴在秋成故奏夷則以祀之
奏無射歌夾鐘以祭巡狩方嶽無射所以示人執物
觀風望秩故奏無射以祀之同用文武二舞其圓丘
降神六變方澤降神八變宗廟禘祫降神九變皆用
昭夏其餘祭享皆一變又周禮王出奏王夏其餘尸
出奏肆夏叔孫通法迎神奏嘉至今亦隨事立名皇
帝入出皆奏皇夏羣官入出皆奏肆夏食舉上壽奏

需夏迎送鬼神奏昭夏薦獻郊廟奏誠夏宴享殿上
奏登歌拜文舞武舞合爲八曲古有宮商角徵羽五
引梁以三朝元會奏之今改爲五音其音悉依宮商
不使差越唯迎氣於五郊降神奏之月令所謂孟春
其音角是也通前爲十三曲拜內宮所奏天高地厚
二曲於房中奏之合十五曲其登歌法准禮郊特牲
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大戴云清廟之歌懸一磬而尚
拊搏又在漢代獨登歌者不以絲竹亂人音近代以
來有登歌五人別昇於上絲竹一部進虔階前此蓋
尚書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此之義也
梁武樂論以爲登歌者頌祖宗功業簡禮記乃非元
日所奏若三朝大慶百辟俱陳昇工籍殿以詠祖考
君臣相對便須涕洟以此說非通還以嘉慶用之後
周登歌備鐘磬琴瑟階上設笙管今遂因之合於儀
禮荷瑟升歌及笙入立於階下間歌合樂是燕飲之
事矣登歌法有十四人鐘東磬西工各一人琴瑟箏
筑各一人拜歌者三人執節一人竝坐階下笙竽簫
笛埙篪各一人竝立階下悉進賢冠絳公服斟酌今
古參而用之祀禘宴會通行之若有大祀臨軒陳於
階壇之上若冊拜王公設官懸不用登歌什莫則用

唯登歌而不設懸古者人君食皆用當月之調以取時律之聲使不失五嘗之性調暢四體令得時氣之和故鮑鄴上言天子食飲必順四時有食舉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可作十二月均感天和氣此則殷廷月調之義也祭祀既以分樂臨軒朝會並用當月之律正月懸太簇之均乃十二月懸大呂之均感人君情性允協陰陽之義也又文舞六十四人並介幘冠進賢冠絳紗連裳內單皂襪領襖裙革帶烏皮履十六人執翬十六人執帔十六人執旌十六人執羽左手皆執籥二人執纛引前在舞人數外衣冠同舞人武舞六十四人并服武弁朱襪衣革帶烏皮履左執朱干右執大戚依朱干至戚之文二人執旌居前二人執鼗二人執鐸金錡四人與二人作二人執鐃次之二人執相在左二人執雅在右各工一人作自旌以下夾引竝在舞人數外衣冠同舞人周官所謂以金錡和鼓以金鐸節鼓金鐃止鼓金鐸通鼓也又依樂記象德擬功勳來就位摠干而山立思君道之難也發揚蹈厲威而不殘也武亂皆坐四海咸安也武始而受再成而定山東三成而平蜀道四成而北狄是通五成而江南是拓六成復綴以闡太平高祖曰

不須象功德直象事何也然竟用之近代舞出入皆作樂謂之階步咸用肆夏今亦依定卽周官所謂樂出入奏鐘鼓也又魏晉故事有予俞弩俞及侏儒導引今據尚書直云下羽禮又稱羽籥干戚今文舞執羽籥武舞執干戚其予俞弩俞等蓋漢高祖自漢中歸巴俞之兵執仗而舞也旣非正典悉罷不用

十四年三月樂定秘書監奇章縣公牛弘秘書丞北絳郡公姚察通直散騎嘗侍虞部侍郎許善心兼內史舍人虞世基儀同三司東宮學士饒陽伯劉臻等奏曰臣聞蕢桴土鼓繇來斯尚雷出地奮著自易經遠古經邦馭物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秦焚經典樂書亡缺爰至漢興始加鳩採祖述增廣緝成朝憲魏晉相承更加論討沿革之宜備於故實永嘉之後九服分離燕石符姚逆據華土此其戎乎何必伊川之上吾其左袵無復徵管之功前言往式於斯而盡金陵建社朝士南奔帝則皇規粲然更舉中原隔絕三百年於茲矣伏惟明聖膺期會昌在運今南征所獲梁陳樂及晉宋其章宛然俱至曩代所不服者今悉服之前朝所未得者今悉得之化洽功成於是乎在臣等伏奉明詔詳定雅樂博訪知音傍求儒

彥研校是非定其去就取爲一代正樂其在本司拜
換歌詞三十首四月乙丑詔曰在昔聖人作樂崇德
移風易俗於斯爲大昔晉氏播遷兵戈不息雅樂流
散年代已多四方未一無繇辨正賴上天鑒臨神明
降福拯茲塗炭安息蒼生天下大同歸於治理遺文
舊物皆爲國有此命所司摠令研究正樂雅聲詳考
已訖宜卽施用見行者俾人間音樂流僻日久棄其
舊體競造繁聲浮宕不歸迭以成俗宜加禁約務存
其大

十七年十月庚午詔曰昔五帝異樂三王殊禮皆隨
事而有損益因情而立節文仰惟祭享宗廟瞻敬如
在罔極之感情深茲日而禮畢升輅鼓吹發音還入
宮門金石振響斯則哀樂同日心事相違情所不安
理實未允宜改茲往式用弘禮教自今已後享廟日
不須設鼓吹殿庭勿設樂懸在廟內及諸祭並依舊
其王公已下祭私廟日不得作音樂

故事天子有事於太廟備法駕

陳羽葆以入於次禮畢升車鼓吹並作詔罷之

仁壽元年詔吏部尚書奇章公牛弘開府儀同三司
領太子洗馬柳顧言秘書丞攝太常少卿許善心內
史舍人虞世基禮部侍郎蔡徵等更詳故實創制雅

歌詞 先是高祖遣內史侍郎李元操直內史省盧思道等制清廟諷調十二曲令齊樂人曹妙達於太樂教習以代周歌其初迎神七言以象世基曲獻奠登歌六言象傾杯曲送神五言象行天曲弘等但改其聲合於鐘律而詞經勅定不敢易之至是煬帝初爲皇太子從享於太廟聞而非之乃上言曰清廟歌詞文多浮麗不足以宣功德請更議之故有是詔 其祠圓丘皇帝入至版位定奏昭夏之樂以降天神升壇奏皇夏之樂受玉帛登歌奏昭夏之樂皇帝降南階詣罍洗洗爵訖升壇竝奏皇夏初升壇俎入奏昭夏之樂皇帝初獻奏誠夏之樂皇帝既獻作文舞之舞皇帝飲福酒作需夏之樂皇帝反爵於坫還本位奏皇夏之樂武舞出作肆夏之樂送神作昭夏之樂就燎位還大次竝奏皇夏圓丘降神奏昭夏

冊府元龜 終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七

作樂第五

隋煬帝大業元年詔曰古先哲王經國成務莫不因人心而制禮則天明而作樂昔漢氏諸廟既別所樂亦不同至於光武之後始立其堂之制魏文承運初營廟寢太祖一室獨為別宮自茲之後兵車交爭制

作規模日不暇給伏惟高祖文皇帝功侔造物道濟
生靈享薦宜殊樂舞須別今若月祭時響既與諸祖
共庭至於武功獨於一室交違禮意未合人情其詳
議以聞有司未及陳奏帝又以禮樂之事總付祕書
監柳顧言少府副監何稠著作郎諸葛頴祕書郎袁
慶隆等增多開皇樂器大益樂員郊廟樂懸並令新
制其後帝復難於改作其議竟寢諸郊廟歌詞亦並
依舊制唯新造高祖廟歌九首又遣祕書省學士定
殿前樂工歌十首

二年突厥染干來朝帝欲誇之先是齊武平中有魚
龍漫衍俳優侏儒山車巨象拔并種瓜殺馬剝驢等
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爲百戲周時鄭譯有寵於宣
帝奏徵齊散樂人竝會京師爲之蓋秦角抵之流者
也開皇初竝放遣之至是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
初於芳華苑積翠池側帝帷宮女觀之有舍利先來
戲於場內須臾跳躍激水滿衢龜鼉龜鼈水人蟲魚
遍覆於地又有大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
七八丈聳踊而出名曰黃龍變又以繩繫兩柱相去
十丈遣二倡女對舞繩上相逢切肩而過歌舞不輟
又爲夏育扛鼎取車輪石曰大盆器等各於掌上而

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有舞忽然騰透而換易之
又有神鼈負山幻人吹火千變萬化曠古莫儔染千
大駭之自是皆於太嘗教習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
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亘八里列於戲場
百官起棚夾路從昏達旦以縱觀之至晦而罷伎人
皆衣錦繡繒絲其歌舞者多爲婦人服鳴環珮玉飾
以毛毼者殆三萬人初課京兆河南製此衣服而兩
京繒錦爲之中虛初高祖定令置七部樂一曰國伎
二曰清樂伎三曰高麗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國伎
六曰龜茲伎七曰文康伎又雜有疎勒扶南康國百
濟突厥新羅倭國等伎至是乃定清樂西涼龜茲天
竺康國疎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爲九部樂器工衣創
造旣成大備於茲矣帝又置宴饗設鼓吹依梁爲十
二架按案別有鐸于征鐸軍樂鼓吹等一部案下皆
熊羆貔豹騰倚承之以象百獸之舞其大駕鼓吹竝
朱漆畫大鼓加金鐻羽葆鼓鏡節鼓皆五彩重蓋其
羽葆鼓仍飾以羽葆長鳴中鳴大小橫吹五彩衣幡
緋掌畫交龍五彩脚大角亦如之大鼓長鳴大橫吹
節鼓及橫吹後笛簫箏篳篥桃皮箏箏等工人服緋
地苴文爲袍袴及帽金鉦環鼓皆如八角紫繖小鼓

中鳴其鑾鼓小橫吹及橫吹後笛簫箏箎笳桃皮箏
箎等工人服並青地苴文袍袴及帽羽葆鼓鐃及歌
簫笛工人服並武弁朱襦衣革帶大角工人平巾幘
緋衫白皮大口袴其鼓吹督帥服與大角同以下准
督師服亦如之鑾鼓一曲一十二變夜驚用一曲俱
盡次奏大鼓太鼓一十五曲供大駕一十二曲供皇
太子一十曲供王公等小鼓九曲供大駕三曲供皇
太子及王公等長鳴色角一百二十具供大駕三十
六具供皇太子十六具供王公等吹鳴色角一百二
十具供大駕十二具供皇太子一十具供王公等大

角第一曲起捉馬第二曲被馬第三曲騎馬第四曲
行第五曲八陣第六曲收軍第七曲下營皆以三通
爲一曲其詞並本之鮮卑鐃鼓十二曲供大駕六曲
供皇太子三曲供王公等其樂器有鼓并歌簫箏大
橫吹二十九曲供大駕九曲供太子七曲供王公其
樂器有角節鼓笛簫箏箎笳桃皮箏箎小橫吹十二
曲供大駕夜警則十二曲供用其樂器有角笛箏箎
笳桃皮箏箎六年二月大括魏齊周陳樂人子弟悉
配太嘗竝於關中爲防置之其數益多前代是年諸
夷大獻方物突厥啓民以下皆國主親來朝賀乃於

天津街盛陳百戲自海內凡有奇伎無不總萃崇侈
器玩盛飾文服皆用珠翠金銀錦罽絺繡其營費鉅
億萬關西以安德王雄總之東都以齊王暕總之金
石匏革之聲聞數十里外彈絃撫管以上八千人大
列炬火光燭天地百戲之盛振古無比自是每年以
爲嘗焉先是漢至梁陳樂工其大數不相踰越及周
并齊隋并陳各得其樂工多爲編戶至是始大搜括
焉柳顧言等又奏先都宮內四時祭享還用太廟之
樂歌功論德別製其詞七廟同院樂依舊式又造享
宴殿庭宮懸樂器布陳筍簴大抵同前而於四隅各

立建鼓三架文設十二鐃鐘別鐘磬三架各依神位

爲調合三十六架至於音律節奏皆依雅曲意在演
令繁會自梁武帝始也開皇時廢不用至是又復焉
柳顧言復增房內樂益其鐘磬奏議曰房內樂者主
爲王后絃歌諷誦而士君子故以房室爲名燕禮鄉
飲酒禮亦取而用也故云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文王之風繇近及遠樂以感人須存雅正旣不設鐘
鼓義無四懸何以取正於婦道也磬師職云燕樂之
鐘磬鄭玄曰燕房內樂也所謂陰聲金石備矣以此
而論房內之樂非獨絃歌必有鐘磬也內宰職云正

后服位詔其禮樂之儀鄭玄薦其入出賓客理亦宜
同請以歌鐘歌磬各設二虞土革絲竹並副之並升
歌下管總名房內之樂女奴隸習朝燕用之制曰可
於是內宮懸二十虞其鈔鐘十二皆以大磬充去建
鼓餘飾並殿庭同皇太子軒懸去南面設三鈔鐘於
辰丑申三建鼓亦如之編鐘三虞編磬三虞共三鈔
鐘爲九虞其登歌減省二人篋虞金三博山樂器應
漆者朱漆之其二舞用六佾其雜樂鼓吹多依開皇
之故雅樂合十二器今列之如左金之屬二一曰鈔
鐘每鐘懸一篋虞各應律呂之音卽黃帝所命伶倫
鑄十二鐘和五音者也二曰編鐘小鐘也各應律呂
大小以次編而懸之上下皆八合十六鐘懸於一篋
虞石之屬一曰磬用玉若石爲之懸如編鐘之法絲
之屬四一曰琴神農制爲五絃周文王加二絃爲七
者也二曰瑟三十七絃伏羲所作者也三曰筑十二
絃四曰箏十三絃所謂秦聲蒙恬所作者也竹之屬
三一曰簫十六管長二尺舜所造者也二曰箎長尺
四寸八孔蘇公所作者也三曰笛凡二十孔漢武帝
時丘仲所作者也京房備五音有七孔以應七聲黃
鐘之笛長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有奇其餘亦上下相

次以爲長短匏之屬二一日笙二日竽並女媧之所作者也笙列管十九於匏內施簧吹之竽大三十六管土之屬一日塤六孔暴辛公之所作者也革之屬五一日建鼓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殷人任貫之謂之楹鼓周人懸謂之懸鼓近代相承植而貫之謂之建鼓蓋殷所作也棲翔鷺於其上不知何代所加或曰鵠也取其聲揚而遠聞或曰鷺鼓精越王勾踐擊大鼓如雷門以厭吳晉特遺於建康有雙鷺叭鼓而飛乎雲或曰皆非也詩云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輟飾鼓以鷺

存其風流未知孰是靈鼗龜鼗並八面雷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鼓以桴擊鼗貫其中而手搖之又有節鼓不知誰所造也木之屬二一日柷如桶方二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動之令左右擊以節樂二曰敔如伏虎背有二十七鉏鋸以竹長尺橫櫟之以止樂焉箕虞所以懸鐘磬橫曰箕飾以鱗屬植曰虞飾以麤及羽屬箕加木板於上謂之業殷人刻其上爲崇牙以掛懸周人畫繪爲筭戴之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箕虞之角近代又加金博山於箕上垂旒蘇以合采羽帝又博訪知鐘律歌管者皆追之時有曹士

立裴文通唐羅漢嘗寶全等雖知操弄雅鄭莫分然
總付太常詳令刪定議修一百四曲其五曲在宮調
黃鐘也一曲應調太呂也二十五曲商調太簇也十
四曲角調姑洗也一十三曲變徵調蕤賓也八曲徵
調林鐘也二十五曲羽調南呂也一十三曲變宮調
應鐘也其曲大抵以詩為本叅以古調漸欲播之絃
歌被之金石仍屬戎車不遑刊正禮樂之事竟無成
功焉

唐高祖武德初吏部郎中祖孝孫奏請作樂時軍國
多務未遑改創每燕享因隋舊制奏九部樂

一燕樂
二清商

二西涼四扶南五高麗六龜茲七安國八疎勒九康國

九年正月命祕書監竇璡太常少卿祖孝孫修定雅
樂

太宗貞觀元年正月丁亥宴群臣奏秦王破陣樂之
曲太宗謂侍臣曰朕昔在藩屢有征討世間遂有此
歌豈意今日登於雅樂然其發揚蹈厲雖異文容功
業繇之致有今日所以被於樂章示不怠於本也尚
書左僕射封德彞進對曰陛下以聖武戮難立極安
人功成化定陳樂象德實弘濟之盛烈將來之壯觀
文容習儀豈得為比太宗曰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

當以文德綏內外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公謂文容不
如蹈厲斯為過矣德彛頓首曰臣不敏不足以知之
其後令魏徵虞世南褚亮李百藥改製歌詞

二年六月祖孝孫奏所製雅樂先是陳梁舊樂雜用
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
考以古音作為大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
為宮按禮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故製十二和之樂
合三十一曲八十四調祭圓丘以黃鐘為宮方澤以
林鐘為宮宗廟以太簇為宮五郊朝賀享宴則隨月
用律為宮初隨但用黃鐘一宮唯扣七鐘餘五鐘虞

懸而不扣及孝孫建旋宮之法皆遍扣鐘無復虞懸
者矣祭天神奏豫和之樂地祇奏順和宗廟奏永和
天地宗廟登歌俱奏肅和皇帝臨軒奏太和王公出
入奏舒和皇帝食舉及飲酒奏休和皇帝受朝奏政
和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
歌奏昭和郊廟俎八奏雍和皇帝祭享酌酒讀祀文
及飲福受胙奏壽和五郊迎氣各以月律而奏其音
又郊廟祭享奏化康凱安之舞周禮旋宮之義亾絕

已久時莫能知一朝復古自此始也

太宗曰禮樂之
蓋聖人緣物設

教以為治然治之隆豈此之繇御史大夫社淹對曰
前代興亡實繇於樂陳將亡也為玉樹後庭花齊將

仁也而爲伴侶曲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也以是觀之蓋樂之繇也太宗曰不然夫音聲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歡者聞之則悅憂者聽之則悲悲歡之情在於人心非繇樂也將仁之政其民必然苦心所感故聞而則悲何有樂聲哀怨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對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朕當爲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尚書右丞魏徵曰奏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繇音調太

宗然之

孝孫卒協律郎張文收善音律嘗覽蕭吉樂

譜以爲未詳悉乃取歷代泐革截竹爲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太宗召文收於太嘗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大樂有古鐘十二代唯用七餘有五鐘俗號啞鐘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皆響徹人服其能復採三禮言孝孫雖創其端至於郊禋用樂事未

周備詔文收與大嘗掌禮官等更釐改於是依周禮

祭昊天上帝以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奏豫和之舞若封太山同用此樂祭地祇方岳以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奏和順之舞禪梁甫同用此樂禘祫宗廟以黃鐘爲宮太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奏永和之舞五郊日月星辰及類于上帝黃鐘爲宮奏用豫和之曲大磬大報以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等調奏豫和頌和永和之舞明堂雩以黃鐘爲宮奏豫和之曲神州社稷籍田宜以太簇爲宮雨師以姑洗爲宮山川以蕤

仁也而為伴侶曲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也... 感人之自然之道也故歡者聞之則悅憂者聽之則悲... 音調太孝孫卒協律郎張文收善音律嘗覽蕭吉樂譜以為未詳悉乃取歷代公革截竹為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太宗召文收於太嘗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大樂有古鐘十二代唯用七餘有五鐘俗號啞鐘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皆響徹人服其能復採三禮言孝孫雖創其端至於郊裡用樂事未

周備詔文收與大嘗掌禮官等更釐改於是依周禮祭昊天上帝以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奏豫和之舞若封太山同用此樂祭地祇方岳以函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奏和順之舞禪梁甫同用此樂禘祫宗廟以黃鐘為宮太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奏永和之舞五郊日月星辰及類于上帝黃鐘為宮奏用豫和之曲大磬大報以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等調奏豫和順和永和之舞明堂雩以黃鐘為宮奏豫和之曲神州社稷籍田宜以太簇為宮雨師以姑洗為宮山川以蕤

賓爲宮並奏順和之曲享先妣以夷則爲宮奏永和之舞大享燕奏姑洗蕤賓二調皇帝郊廟食舉以月律爲宮並奏休和之曲皇帝郊廟出入奏太和之樂臨軒出入奏舒和之樂竝以姑洗爲宮皇帝太射姑洗爲宮奏騶虞之曲皇太子奏狸首之曲皇太子軒懸姑洗爲宮奏永和之曲凡奏黃鐘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鐘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林鐘奏夷則歌中呂奏無射歌夾鐘黃鐘蕤賓爲宮其樂九變大呂林鐘爲宮其樂八變太簇夷則爲宮其樂七變夾鐘南呂爲宮其樂六變姑洗無射爲宮其樂五變中呂應鐘爲宮其樂四變天子十二鐘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卿六大夫四士三及成奏之太宗稱善於是加級頒賜各有差

六年九月幸慶善宮譙三品已上賦五言詩於是起居郎呂才請於樂府被之管絃名爲功成慶善樂之曲令童兒八佾皆進德冠紫袴褶爲九功之舞冬正享宴及國有大慶與七德之舞偕奏於庭是年詔褚亮虞世南魏徵等分作樂章

七年正月帝制破陣樂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魚麗鵝鸛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戰陣之

彭令起居郎呂才依圖教樂工一百二十人被甲執
 戟而習之凡為三變每變為四陣有往來熟徐擊刺
 之象以應歌節數日而就更名七德之舞癸巳宴三
 品已上及州牧蠻夷酋長於玄武門太宗謂侍臣曰
 四海和平天下同樂自古帝王罕得事太上皇萬福
 膝下之懽有倍嘗慶於是奏七德九功之舞觀者覩
 其抑揚蹈厲莫不扼腕勇躍凜然震竦武臣烈將咸
 上壽云此舞皆是陛下百戰百勝之形容羣臣咸稱
 萬歲蠻夷十餘種自請率舞詔許之久而罷賜帛各
 有差

十四年正月陝州言河水變清又有景雲見張文收
 採古朱鴈天馬之義制景雲河清歌名曰讌樂奏之

管絃為諸樂之首元會第一奏者是也

工人緋綾袍
絲布袴舞二

十人分
為四部

六月詔曰殷薦祖考以崇功德比雖加以誠潔而廟
 樂未稱宜令所司詳諸故實制定奏聞八座議曰七
 廟觀德義冠於宗祀三祖在天式彰於嚴配致敬之
 情允洽大孝之道攸宜是以八佾具陳肅儀刑於綴
 兆四懸備展被鴻徽於雅音考作樂之明義擇皇王
 之令典前聖所履莫大於茲伏惟皇帝陛下天縱感

通率繇冥極孝理昭懿先被於八埏愛敬純深追崇於百葉永言錫祚斯弘頌聲鐘律格音播鏗鏘於響薦羽籥成列申蹈厲於蒸嘗爰詔典司加隆稱謂循聲覆實敬闡尊名竊以皇靈滋慶濬源長委邁吞燕之生商軼擾龍之肇漢盛韜光於九二漸發迹於三分高祖紐地補天重張區宇反魂肉骨再造生靈恢恢帝圖與二儀而合大赫赫皇道共七曜以齊明雖復聖迹神功不可得而窺測經文緯武敢有寄於名言敬備樂章式昭燹範皇祖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王三廟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廟樂請奏大基之舞世祖元皇帝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廟樂請奏光大之舞七廟登歌請每室別奏制可之十六年十一月乙亥宴百寮奏十部樂

先是伐高昌收其樂付太嘗乃增九部為十部也

高祖以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即位八月有司奏言謹按太廟每室有樂舞太宗皇帝廟將禘祫廟未有舞名太尉長孫無忌侍中于志寧議曰易云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享考請名崇德之舞詔從之永徽三年五月有司奏言文德皇后廟樂請停光大之樂唯進崇德之舞從之

顯慶元年正月庚寅改破陣樂舞爲神功破陣樂
三年十月辛亥太嘗奏白雪琴曲先是帝以琴中雅
曲古人歌之近代以來此聲頓絕令所司簡樂工解
琴笙者修習舊曲至是太嘗上言謹按禮記及家語
云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是知琴操曲弄皆合
於歌又張華博物志云白雪是天帝使素娥鼓五十
絃琴曲又楚大夫宋玉對襄王云有客於郢中歌陽
春白雪國中和者數十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
以其詞高人和遂寡自宋已來迄于千祀未有能歌
白雪者臣今准敕倣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教習

竝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爲白雪歌詞又按古今樂
府正奏曲之後皆別有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輒以
侍中許敬宗等奉和雪詩以爲迭聲各十六節今悉
教訖竝皆諧韻帝善之乃付太嘗編於樂府

龍朔元年正月丙申朔帝欲伐遼詔李勣李義府任
雅相許敬宗許圜師張延師蘇定方阿史那忠干闐
王伏闐上官儀等謀於雒城門觀屯營新教之舞名
之曰一戎大定樂時欲親征遼以象用武之勢

麟德二年十月壬戌詔曰國家平定天下革命創制
紀旌功德久被樂章令郊祀四懸猶干戚之舞先朝

作樂韞而未伸其郊廟享宴等宮懸文舞宜用功成慶善之樂皆着履執拂依舊服袴褶童子冠其武舞宜用神功破陣之樂皆衣甲持戟其執纛之人亦着金甲仍量加簫笛歌鼓等於懸南列坐與宮懸合奏咸亨四年十一月丙寅帝自製樂章有上元二儀三才四時五行用之俄又詔有司諸大祠享並奏之上元三年十二月勅新造上元之舞先令大祠享皆將陳設自今已後圓丘方澤太廟祠享然後用此舞餘祭並停

儀鳳二年八月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曰據貞觀禮郊享曰文舞奏豫和順和永和等樂其舞人着委貌冠服手執籥翟其武舞奏凱安其順人着平冕手執干戚奉麟德二年十月敕文舞改用功成慶善樂武舞改用神功破陣樂並改器服但以慶善樂不可降神破陣樂又未入雅樂雖改用器服其舞猶依舊迄今不改事旣不安恐須別有處分詔曰舊文舞武舞旣不可廢并其器服摠宜依舊若軒懸作上元舞曰仍奏成功破陣樂及功成慶善樂并殿庭用舞並須引出懸外而作其安置舞曲宜更商量作安穩法并錄凱安六變法象奏聞萬石又與刊正樂官等奏曰謹

按凱安舞是貞觀年中所造武舞准貞觀禮及今禮但郊廟祭享奏武舞之樂卽用之凡有六變一變象龍興參野二變象尅靜關中三變象東夏賓服四變象江淮寧謐五變象儉狃懾伏六變復位以崇象兵還振旅謹按貞觀禮祭享曰武舞惟作六變亦如周之大武六成禮止按樂有因人而止如禮云諸侯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闕是也有著成數者數終則止不得取行事賒促爲樂終早晚卽禮云三闕六成八變九變是也今禮奏武舞六成而數終未止旣作非師古不可依行其武

舞凱安望請依古禮及貞觀禮六成樂止立部伎內破陣樂五十二遍修雅樂只有兩遍名曰七德立部伎內慶善樂七遍修大雅樂只有一遍名九功上元舞二十九遍今入雅樂一無所減每見祭享日三獻已終上元舞猶自未畢今更加破陣樂慶善樂恐酌獻已後歌舞更長其雅樂內破陣樂慶善樂及上元舞三曲並望修改通融令長短與禮相稱冀望於事爲便破陣樂有象武事慶善樂有象文事先儒所傳國家以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舞若以征伐得天下則奏武舞望請應二舞曰先奏神功破陣樂次奏功

成慶善樂先奉敕於圓丘方澤太廟祠享日則用上元之舞臣據見行禮欲於天皇酌獻降復位已後卽作凱安六變樂止有神功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上元之舞二曲得修改訖以次通融作之卽得新舊並行前後有序詔從之時萬石奏太樂博士弟子等有遭喪者教習向成一朝國家隨亦荒廢又此輩皆無別業雖放行服家舍必更鬻伎鄉閭請百日之後量追赴上侍御史劉思立劾之曰竊以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睦親化人莫善於孝所以三年之禮貴賤咸達金革之事始有墨縗縱此輩小人先無俯就猶欲凡在其上場之企及若遺釋服作樂則甚紊禮經帶經理音又全虧國體豈以其居家不能執禮遂欲曹司約爲非法萬石身居禮樂之官輒昧吉凶之本願之率土理恐未安旣爽風化之源請挂糾繩之末上方委任萬石竟不從思立所奏三年七月帝在九成宮於咸亨殿宴集有韓王元嘉霍王元軌及南北軍將軍等樂作太嘗少卿韋萬石奏稱破陣樂舞者是文皇發迹所繇宣揚祖宗盛烈傳之於後永永無窮自天皇臨馭四海寢而不作旣緣聖情感愴群下無敢關言臣忝職樂司廢墜是懼依禮祭之日天子親摠干

戚以舞先祖之樂與天下同樂之也今破陣樂久廢羣下無所稱述將何以發孝思之情帝瞿然改容俯遂所請有制令奏樂舞既畢帝歔歔感咽涕泗交流臣下悲淚莫能仰示久之顧謂兩王曰不見此樂垂三十年乍此觀聽實深哀感追思往日王業艱難勤勞若此朕今嗣守洪業可忘武功古人云富貴不與驕奢期驕奢自至朕謂時見此舞以自誠勗無盈滿之過非爲歡樂奏陳之耳侍宴羣臣咸呼萬歲調露三年正月乙酉帝御雒城南樓賜宴太嘗奏新造六合還淳之舞

則天光宅元年九月制高宗廟樂以鈞天爲名

天授中製天授樂舞四人畫五綵鳳

長壽二年正月親享萬象神宮先是自製神宮大樂舞用九百人至是舞于神宮之庭是時又製長壽樂武十有二人畫衣冠

延載元年正月製越古長年樂一曲又有鳥歌萬歲樂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嘗稱萬歲爲樂以象之舞三人緋大袖並畫鸚鵡冠作鳥像

大定元年幸京師同州刺史蘇瓌進聖主還京樂舞御行宮樓觀之賜以束帛令編於樂府

睿宗景雲元年有司奏宗廟奏太和之舞

玄宗開元二年六月左拾遺蔡孚獻龍池集公卿士已下凡三百篇請付太常寺其間詞合音律者爲龍池樂章以歌聖德從之初帝在籓與宋王等居于興慶里時人謂爲五王子宅及景龍末宅內神池涌出泛濫清瑩流之不竭中有龜龍遊焉故羣臣歌之舞十二人冠飾以芙蓉備用雅樂而無鐘磬舞人屣履六年十月制睿宗廟樂奏景雲之舞

八年九月瀛州司法叅軍趙盛言論郊廟用樂表曰祭天地宗廟樂合用商音又周禮三處大祭俱無商

調鄭玄云此無商調者祭尚柔商堅剛也以臣愚知斯義不當但商金聲也周家木德金能尅木作者去之今皇唐土王卽殊周室五音損益須逐便宜豈可將木德之義施土德之用又說者以商聲配金卽作剛柔理解殊不知聲無定性音無嘗主剛柔之體實繇其人人之和則音柔人怒則聲烈故禮稱怒心感人者其聲麗以厲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祗如宮聲爲君商聲爲臣豈以臣位配金爲臣道便爲剛乎是知周制無商不爲堅剛見闕蓋以扶木德忌金行故國祚靈長後葉昌盛卜代三十卜年八百是去金之應

也卽人神之心可見剛柔之理原乎聖人之情詳夫作者之旨車服器械爲易代之通規郊禋聲調避德王之刑尅此不疑之理也其三祭並請加商調去角調又郊廟二舞人不依古制未協人神按周禮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咸大護大武是知古之舞者卽諸侯子孫容服鮮麗故得神祇降福靈光燭壇今之舞者並容貌最陋屠沽之流用以接神欲求降福固亦難矣有隋之祭猶以品子爲之號爲二舞郎逮乎聖朝遂變斯制誠願革茲近誤著復古道其二舞人望取品子年二十已下顏容修正者充今太嘗博士主之准國子學給科行事之外習六樂之道學五禮之儀經十周年量文武授散官號曰雲門生又按周禮奏太簇歌應鐘以享地祇註云地祇謂神州社稷也太簇陽也位在寅應鐘陰也位在亥故斗建亥則日月會於寅斗建寅則日月會於亥是知聖人之制取合於陰陽歌奏之儀用符於交會今之祭社稷乖古法乃下奏太簇上歌黃鐘但太簇黃鐘俱是陽律上下歌奏不異仍是陽合於陽非特違其禮經抑亦乖於會合其社壇歌黃鐘望改爲應鐘又五郊工人舞人衣服各依方色按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

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是知五天帝德色王不同四時文物各隨方變奠以同色相感同事相宜陰陽交泰莫不繇此今祭器茵褥摠隨於五方五郊衣服獨乖其方色舞者嘗持阜飾工人嘗服絳衣以臣愚知深爲不便但五行相尅賢愚共悉絳爲火色有忌於金方皂爲水位則妨於火德事理乖迕居然可明其工人舞人衣服望各依方色其宗廟黃色仍各以所主禮神又以樂理身心禮移風俗請立樂教以化兆人周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其國子諸生望教以樂經同於禮傳則人人知禮家家知樂然後移風易俗灾害不生其樂經章目雖詳稍乖旨要望委通明博識修撰訖然後頒

十二年正月詔曰朕聞舞者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豈徒誇詡時代眩曜耳目而已也自立雲韶內府百有餘年都不出於九重今欲陳於萬姓冀與群公同樂豈獨娛於一身且珠翠綺羅孰非琮玩嘗念百金之費每惜十家之產是以所服之服俱非綺羅所冠之冠亦非珠翠若至弋綈之制大帛之衣德雖謝於古人儉不怠於曩哲庶群公等觀此當體服之不奢

十三年詔燕國公張說改定樂章帝自定聲度說爲之詞令太嘗樂工就集賢院教習數月方畢因定封禪郊廟詞曲及舞至今行焉十五年太嘗鄉韋緝令博士韋適直太樂季尚冲樂正沈元禮郊社令陳處申懷操等銓敘前後所行用樂章爲五卷以付太樂鼓吹兩署令工人習之時太嘗舊相傳有讌樂五調歌詞各一卷或云貞觀中侍中楊恭仁趙方等所銓集詞多鄭衛皆近代詞人雜詩至是緝又令太樂孫玄成更加釐革編爲七卷

二十九年六月太嘗奏曰准十三年東封太山所定雅樂曰豫和六變以降天神順和八變以降地祇皇帝行用太和之樂其封太山也登歌奠玉幣用肅和之樂迎俎用雍和之樂酌福飲福用福和之樂送文迎武用夾鐘宮豫和之樂禪社首也送神用林鐘宮順和之樂享太廟也迎神用永和之樂獻祖宣皇帝酌獻用光大之舞懿祖光皇帝酌獻用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酌獻用太政之舞代祖元皇帝酌獻用大成之舞高祖神堯皇帝酌獻用大明之舞太宗文祖武聖皇帝酌獻用崇德之舞高宗天皇大帝酌獻用均天之舞中宗孝和皇帝酌獻用大和之舞睿宗大

聖真皇帝酌獻用景雲之舞撒豆用雍和之舞送神用黃鐘宮永和之樂臣以樂章殘缺積有歲時自有事東巡親謁九廟聖情敦禮精祈感通皆祠前累月考定音律請編諸史策萬代施行帝曰制禮作樂者古之人所用心孰免遺音兼之散失未有舉正曷感神明朕或得之於自然推之於律度卿之前請尋已施行今重彰聞宜編史策乃下制曰王者作樂古之大猷蓋以殷薦上帝嚴配祖考况順天地之理開山川之風發揮雅音導達和氣揖讓而理不其盛歟自戰國以來此道隳壞但紀鏗鏘之節寧探述作之源

歷代因循莫之改革朕嘗以聽政之暇緬尋前典雖舊制之空存而正聲之多缺將何以列彼詞祀感於明靈斯事體大諒資合度是用躬親有以裁狀定六律而爲本避五行之相尅哀慢淫過去其弊也清濁剛柔適其中也亦旣協應頗爲成文或得之於自然代之作亦各一時之義也乃命奉嘗陳於祀事用昭誠敬且敦風俗而王公卿士爰及有累詣闕上言請以唐樂爲名者斯至公之事朕安得而辭焉然則大成大護大夏皆以大字表其樂章今之所請宜曰大

唐樂

自弘農府君至大武皇帝六廟貞觀中詔顏師古等定樂章舞號至是太嘗又奏所定獻祖宣

皇帝至睿宗真皇帝九廟酌獻用武之號

是時有立坐二部立部伎有八

部一安樂後周平齊所作周代謂之城舞二太平樂

亦謂之五方師子舞三破陣樂四慶善樂五大定樂

亦謂之八絃同軌樂太宗平遼時作六上元樂高宗

所作七聖壽樂武太后所作舞時行列成字有聖超

千古道泰百王皇帝萬年寶祚彌昌八光聖樂玄宗

所造自安樂已下每奏皆播大鼓同用龜茲樂茲立

奏之其大定樂加以金鉦唯慶善樂獨用西涼樂最

為閑雅其破陣上元慶善三舞皆易其衣冠合之鐘

磬以享郊廟坐部伎有六部一譙樂張文收所作也

又分為四部有景雲慶善破陣承天等樂二長壽樂

武太后長壽年所作三天授樂武太后天授年所作

四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作因養吉了鳥嘗稱萬歲

故為樂以像之五龍池樂玄宗所作大小破陣樂玄

宗所作生於立部伎舞用四人被之金甲自長壽已

下皆用龜茲樂人皆着靴唯龍池用雅樂而無鐘磬

舞人盡躡履而行

貞觀中有裴神符者妙解琵琶唯作勝蠻奴大風傾盃樂三世聲度

清美太宗深愛之高宗末其伎遂盛於時自天后至神龍之際大增加立坐部伎諸舞尋亦廢之

天寶元年命有司定玄元廟告享所奏樂太嘗奏降

神用混成之樂送神用太乙之樂從之

十三載七月十四日改諸樂名太簇宮時號沙隨調

龜茲佛曲改為金華洞真因度王改為歸聖曲承天
 順天景雲君臣相遇九真九仙天冊永昌樂永代樂
 慶雲樂冬樂樂長壽樂紫極萬國歡封禪曜日光舍
 佛兒胡歌改為欽明引河東婆改為燕山騎俱倫僕
 改為寶倫光色俱騰改為紫雲騰摩醯首羅改為歸
 真火羅鶴鴿監改為白蛤監羅刹朱羅改為合浦明
 珠勿萱賤改為無疆壽蘇莫刺耶改為玉京春阿箇
 盤施改為元昭慶急龜茲佛曲改為急金華洞真蘇
 末遮改為萬寧清舞仙
 太簇商時號大食調 破陣樂
 鶴乞娑婆改為仙雲昇
 英雄樂歡心樂山香樂年年樂武城昇平樂典明樂
 黃駝騾人天雲卷白雲遼帝什婆野娑改為九野歡
 優婆師改為泛金波半射渠沮改為高唐雲半射沒
 改為慶惟新耶婆色雞改為司農寶雞野鵲監改為
 神鵲監捺利梵改為布春陽蘇
 太簇羽時號般涉調
 禪師胡歌改為懷思引萬歲樂

太和萬壽樂天統九勝樂元妃真元妃樂監女采樂

真女采樂山水白鵲郎刺耶改為芳桂林移師都改

為大仙樂借渠沙魚改為躍泉魚俱倫朗改為日重

輪蘇刺耶改為未央年吒鉢羅改為芳林苑苑伎改

為泛蘭叢悉你都改為瓊臺花春楊柳 太簇角 大同

天禽寶引蘇刺耶胡歌改為寶廷引

合來庭安平樂成服 林鍾宮時號道調 道曲垂拱樂

來賓安公子紅藍花 林鍾宮時號道調 萬國歡九仙

步虛飛仙景雲欽明引玉京寶輪光曜日 林鍾商時

光紫雲騰剛改為為神仙急火鳳改為為監

號小食調 天地又寶迎天歡心樂太平樂破陣樂五

更轉聖明樂卷白雪凌波神九成樂汎龍

舟月殿蟬曲英雄樂山香會仙迎祥翊聖司農寶雞

九野歡訖陵加胡歌改來賓引胡殘改儀鳳蘇羅密

改丹朝陽須娑栗特改芳苑墟檢雜背陵改為北戊

還淳金波借席改為金鳳厥磨賊改為慶淳風慶惟

新 林鍾羽時號平調 大風真大風急大風舞媚娘長

命兩河三臺監行天急行天僕

陽女神白馬春楊柳無愁改為長歡因地利支胡歌
 改為玉闕引大仙都春臺東祇羅改為祥雲飛文明

新造勝蠻奴 **林鍾角調** 紅藍花綠沉孟赤白桃李花

改為塞塵清 太白紆堂堂十二時天下兵

改為荷 **黃鍾宮** 太封 **黃鍾商時號越調** 破陣樂天授

樂文武九華急九華大疊瑞蟬曲北維歸淳慶淳風

杜蘭鳥多迴改為蘭山吹季壽改天長寶壽春鶯轉

吹急蘭山高麗改為來賓引耶婆地調歌改為靜邊

引婆羅門改為霓裳羽衣思歸進牟雞胡歌改為金

方引昇朝陽三部 **黃鍾羽時號黃鍾調** 火鳳火急鳳

羅改為三輔安 春楊柳飛仙

大仙都天統司歸遠菩提苑改為洞靈章明 **中呂商**

鳳樂真鳴鳳阿藍堆百舌鳥改為濮陽女

時號雙調 破陣樂太平樂領孟樂大麟樂迎天樂蟬

更轉同昌還城樂慶惟新金風汎金波司晨寶雞

金方引俱摩尼佛改紫府洞真神雀監北維歸淳

呂商時號水調 破陣樂九野歡汎金波陵波昇朝陽

蘇莫歡心樂蟬曲來賓引天地大寶

五更金風調 蘇莫遮改為感皇恩日天月天風天

司空楊國忠左相陳希烈奏中使輔璆琳至奉宣進

止令臣將新曲名一本立石刊於太嘗寺者今既傳

之樂府勅在貞珉仍望宣付所司頒示中外勅旨所

請依 玄宗在位多年善樂音若燕設醮會明御勤政

樓先一日金吾引駕仗北衙四軍甲士未明陳

伏衛尉張設光祿造食候明百寮朝侍中進中嚴外

辦中官素扇天子開簾受朝禮畢又素扇垂簾百僚

嘗參供奉官貴戚二王後諸蕃酋長謝食就坐太嘗

大鼓藻繪如錦樂工齊擊聲震城闕太嘗卿引雅樂

每色數十人自南魚貫而進列於樓下鼓笛雜婁充

庭考聲大嘗樂立部伎坐部伎依點鼓舞間以胡夷

之伎日盱卽內開廐引蹀馬三千餘使為傾盃樂曲

奮首鼓尾從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休轉

如飛又令宮女數百人自帷出擊雷鼓為破陣樂太

平樂慶善樂上元樂雖太嘗積習皆不如其妙若聖

首樂則迴身換衣作字如畫又五坊使引大象入場

或拜或舞動容鼓振中於音律盡日而退玄宗又於

掌禮部

二十六

聽政之暇教太嘗樂工子弟三百人為絲竹之戲音
響齊發有一聲誤玄宗必覺而正之號為皇帝弟子
又云梨園弟子以置院近於禁苑之梨園又有別教
院教供奉新曲太嘗每凌晨鼓笛亂發於太樂署別
教院廩食嘗千人宮中居宜春院玄宗又製新曲四
十餘又親製樂譜每初年望夜又御勤政樓觀燈作
樂貴臣戚里借看樓觀望夜闌太嘗樂府懸散樂畢
即遣宮女於樓前縛架出跳歌舞以娛之若絕戲等
伎詭異巧妙固無其比及玄宗西幸祿山遣其逆黨
載京師樂器樂伎盡入雒城尋而肅宗尅復兩京將
行大禮命禮儀使太嘗少卿于休烈使屬吏於東京
留臺押領赴于朝廷詔給錢使休烈造伎衣及大舞
等服於是樂工
二舞始備矣

肅宗乾元元年三月帝以太嘗舊鐘磬自隋以來所
傳五聲或有差錯謂太嘗少卿于希烈曰古者聖人
作樂以應天地之和以合陰陽之序則人不夭札物
不疵厲且金石絲竹樂之器也以親享郊廟每聽
聲或宮商不倫或鐘磬失度可盡將鐘磬來朕當於
內自定太嘗進入帝集樂工考試數日審知差錯然
後令再造及磨刻二十五日一部先畢召太嘗樂工
帝臨二殿親觀考擊皆合五音送太嘗二十八日帝
又於內造樂音三十一章送太嘗郊廟歌之中書門
下及百僚上表稱賀

代宗寶應二年六月庚辰太嘗奏玄宗室請奏廣運
之舞調用太簇肅宗室請奏惟新之舞調用夷則
德宗以大曆十四年卽位十一月禮儀使奏代宗室

樂用保泰之舞

貞元三年三月以昭德皇后廟樂章九首付有司初

帝令有司議廟舞之號禮官請號坤元之舞從之

樂章

初令宰相張延賞柳渾等撰之及進留
留不下又命翰林學士吳通玄為之

四年河東節度使馬燧獻定難曲帝御麟德殿命閱
試之

四年五月詔有司補諸廟所缺樂章自開元以來外
風伯雨師為中祀及創置德明皇帝興聖皇帝讓皇
帝武成王廟假郊廟樂章並未奏撰及是有司以功
績各異請補其缺詞帝乃令其臣李泌撰之泌未及

撰物故遂命于邵包佶李舒等分為之

十三年十二月昭義節度使王虔休上表曰臣聞於
師夫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音以知聲審樂以知政
則治道備矣清明廣大終始周旋與天地同其和與
四時合其序豈止於鐘鼓管磬云乎哉伏見開元中
天長節著于甲令每於是日海縣懽娛稱萬壽之無
疆樂一人之有慶故能追堯接舜邁禹踰湯自周已
後不能議矣今陛下降誕之辰未有惟新之典無乃
臣子之分或有所闕愚臣不揆頑昧敢思祖述每私
歌藉林忘寢與食久矣適遇有知音者與臣論其樂

章探微曠奧窮理盡情臣乃遣造繼天誕聖樂一曲大抵以宮爲調表五音之奉君也以土爲德知五運之居中也凡二十五遍法二十四氣而足成一歲也每遍一十六拍象八元八凱登庸於朝也奠於雲門咸池永傳於律呂空桑孤竹合薦於宮懸不聞恣濫之聲長作中和之樂可使九域之人頓忘於肉味四夷之俗皆播於皇風與唐惟休終古盡善臣不勝懇款屏營之至謹昧死陳獻以聞其所造曲譜謹同封進先時自太嘗樂人劉玠流落至潞州虔休因令造此樂也

十四年帝自造中和樂御麟德殿奏之并製觀新樂詩令太子書示百官

十六年正月南詔異牟尋作奉聖樂舞因西川節度韋臯以進

十九年四月修德明興聖及獻懿二祖廟遷神主于廟太嘗寺奏德明興聖獻祖懿祖廟樂用宮懸詔曰可

憲宗永貞元年十二月丙申有司奏德宗廟室酌獻奏文明之舞用黃鍾爲宮

元和元年有司奏順宗初室奏大順之舞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段文昌撰樂章

八年九月詔太嘗習樂始復用大鼓先是德宗自興元以還關輔有李懷光吐蕃之虞而又都中屢驚初令習樂者去大鼓及是太子少傅判太嘗卿鄭餘慶奏復之

是月宣武軍節度韓弘進新撰聖朝萬歲樂等曲譜共三百首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卽位四月禮儀使奏憲宗皇帝廟樂舞號臣得樂官闈叔逸狀六月祔廟用當月均調林鍾宮臣聞樂以表功舞以象德皇王大政

被無窮伏以憲宗皇帝道邁前古業崇丕構憂勤庶績夙夜惟寅振揚武烈誅謀定命戡剪不义廓清寰中功格上玄德侔厚載綴八佾以成象昭萬祀之徽音憲宗皇帝廟樂請用象德之舞謹按律曆志曰黃鍾太簇林鍾謂之三正律皆音之君也今祔響始於六月辛未聲應林鍾之宮制可中書侍郎平章事段文昌進撰樂章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卽位有司奏穆宗室奏和寧之舞中書侍郎平章事牛僧孺奉勅撰奏樂章文宗以寶曆二年卽位有司奏敬宗廟奏大均之舞

中書侍郎平章事韋處厚撰樂章

太和三年八月太嘗禮院奏謹按凱樂鼓吹之歌曲

也周官大司馬大獻則奏凱樂註云獻功之樂

也又大司馬之職師有功則凱獻于社注云兵樂曰

凱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樂所以示喜也左氏傳載晉

文公勝楚振旅凱入魏晉已來鼓吹曲章多述當時

戰功是則歷代獻捷必有凱歌太宗平東都破宋金

剛其後蘇定方執賀魯李勣平高麗皆備軍容凱歌

入京都詳簡貞觀顯慶開元禮書并儀註今參酌古

今備其陳設及奏歌曲之儀凡命將征討有大功獻

俘馘者其日備策兵衛於東門外如獻俘嘗儀其凱

樂用饒吹二部笛篳篥簫笳饒鼓每色二人歌工二

十四人樂工等乘馬執樂器次第陳列如鹵傳之式

鼓吹令其前導分行於兵馬俘馘之前將入都門鼓

吹振作迭奏破陣樂等四曲

破陣樂應聖期賀朝歡君臣同慶樂

九月庚辰太嘗卿王涯少府監庾承憲太嘗丞李廓

等領雲韶樂工於梨園會昌殿獻賜王涯錦綵一百

疋銀器三事又賜李廓及樂工等有差

文宗天資弘約自登極絕

不為畋遊之戲視朝之暇好古博雅務追古先聖哲

之所尚且以近俗鄭衛之音促速惑人聞聽乃命修

復開元雅正之音以為娛悅自後朝臣恩渥深厚者往往就賜以示殊寵

八年十月宣太嘗寺准雲韶樂舊用人數令於本寺閱習進來

九年五月丁巳太嘗少卿馮定押進雲韶樂官三百八十人上於麟德殿觀閱翌日以樂成頒賜有差

開成元年七月教坊進霓裳羽衣舞女十五已下者三百人帝絕畋遊馳騁之事思玉帛鍾鼓之本語及音律每謂絲竹自有正聲人但趣於鄭衛乃造雲韶等法曲過內宴奏之顧大臣曰笙磬同音沈吟耽味不圖爲樂之至於斯十月太嘗教成雲韶樂

武宗以開成四年卽位有司奏文宗廟室奏文成之舞中書侍郎崔洪撰樂章

宣宗以會昌五年卽位武宗廟樂奏大定之舞

昭宗以文德元年卽位將親謁郊廟先是廣明初黃巢干紀樂工淪散金奏幾亡至是有司請造樂懸詢於舊工莫知制度時太嘗博士殷盈孫按周官考工記究其樂銑於鼓鉦舞之法用筭法乘除罇鐘之輕重高徑乃定懸下編鐘正黃鍾九寸五分下至登歌倍應鍾三寸三分半凡四十八等口項之量徑衡之圍悉爲圖進遣金工依法鑄之凡二百四十口修奉使宰臣張濬求知聲者處士蕭承訓樂工陳敬言太

樂令李從周令先較定石磬合而擊拊之八音克諧
觀者聳聽

光化四年正月宴於保寧殿帝自制曲名曰讚成功

時中官劉季述幽帝於西內監州雄毅軍使孫德昭
等殺季述昭宗反正乃製曲以褒之又作樊噲排難

戲以
樂焉

哀帝天祐元年卽位昭宗祔太廟太嘗禮院撰定酌

獻用咸寧之舞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新建縣舉人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作樂 夷樂

作樂第六

梁太祖開平元年既受唐禪始建宗廟凡四室每室

有登歌酌獻之舞肅宗宣元皇帝室曰來儀之舞烈

祖文穆皇帝室曰昭德之舞

二年正月太祖將議郊禋有司撰進樂名舞名樂曰慶和之樂舞曰崇德之舞皇帝行奏慶順之曲奠玉幣登歌奏慶平之曲迎俎奏慶肅之曲酌獻奏慶熙之曲飲福酒奏慶隆之曲送文舞迎武舞奏慶融之曲亞獻終獻奏慶休之曲太廟迎神舞開平之舞後唐莊宗同光二年正月將有事於南郊光祿大夫簡較尚書左僕射行太嘗卿充南郊禮儀使李燕進太廟登歌樂章泊舞名其懿祖昭烈皇帝室登歌酌獻曰昭德之舞獻祖文皇帝室登歌酌獻曰文明之舞太祖武皇帝室登歌酌獻曰應天之舞昭宗皇帝室登歌酌獻曰永平之舞從之

明宗天成元年八月太嘗定莊宗廟堂酌獻奏舞武成之舞

四年二月詔樂章有霓裳曲名與德祖孝成皇帝廟諱同改為雲裳曲

長興三年九月壬辰宴羣臣於長春殿教坊進新曲是日奏畢賜名曰長興樂

末帝清泰元年五月太嘗卿盧文紀言明宗皇帝祔廟其一室酌獻舞曲歌辭臣請名雍熙之舞從之

晉高祖天福元年卽位臣欽若等按五代史天福二年三月追尊四親廟而不載

樂章

四年十二月庚戌禮官奏歲正旦王公上壽皇帝舉酒奏玄同之樂再飲三飲並奏文通之樂三飲訖羣

臣再拜樂奏大同蕤賓之鐘左右皆應

是月壬戌又奏正旦上壽

宮懸歌舞未全且請雜用九部雅樂歌教坊法曲從之

五年八月詳定院奏先奉詔正冬二節朝會舊儀廢

於離亂之時興自和平之代將期備物全繫用心須

議擇人同為定制其正冬朝會禮節樂章二舞行列

等事宜差太嘗卿崔悅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

呂錡禮部侍郎張允與太嘗等官一一詳定禮從新

意道在舊章庶知治世之和漸見移風之善今眾官

簡討典禮具述制度按禮云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

御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安上治

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樂書議舞曰夫

樂在耳曰聲在目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聽知容藏於

心難以貌觀故聖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

厲以見其意聲和合則大樂備矣又按義鏡問鼓吹

十二案合於何所答云周禮鼓人掌六鼓四金漢朝

乃有黃門鼓吹崔豹古今註云因張騫使西域得摩

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增之分為二十八曲梁置鼓吹

清商令二人唐又有柷鼓金鉦大鼓長鳴歌簫笳笛
合爲鼓吹十二按大享會則設於懸外此乃是設二
舞及鼓吹十二按之繇也今議一從今式排列教習
文舞郎六十四人分爲八佾每八佾人左手執籥禮
云箏籥伊耆氏之樂也周禮有籥師教國子爾雅曰
籥如笛三孔而短大者七孔謂之箎歷代以來文舞
所用凡用籥六十有四右手執翟周禮所謂羽舞也
書云舞于羽於兩階翟山雉羽分析連攢而爲之二
人執纛前引數於舞人之外舞人冠進賢冠服黃紗
袍白紗中單白領標白練襍襜白布大口袴革帶烏
皮履白布襪武舞郎六十四人分爲八佾左手執干
干楯也今之旁牌所以翳身也其色赤中畫獸形故
謂之朱干周禮所謂兵舞取其武象周楯六十有四
右手執戚戚斧也上飾以玉故謂之玉戚二人執旌
前引旌似旗而小絳色畫昇龍二人執鼗鼓二人執
鐸周禮有四金之奏其三曰金鐸以通鼓形如大鈴
仰而振之金錞二每錞二人舉之一人奏之周禮四
金之奏一曰金錞以和鼓銅鑄爲之其色玄其形圓
若椎上大下小高三尺六寸有六分圓二尺四寸上
有伏虎之狀旁有耳獸形銜環二人執鏡以次之周

禮四金之奏二曰金鏡以止鼓如鈴無舌搖柄以鳴之二人掌相在左禮云理亂以相制如小鼓用皮爲表實之以糠撫之以節樂二人掌雅在右禮云訊疾以雅以木爲之狀如漆角而拵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殺皮鞞之旁有二細髹畫賓醉而出以噐築地明行不失節武舞人服弁手尚幘金支緋絲布大袖緋絲竹布襦褱甲金飾白練褱褱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布袴烏皮鞋工人二十數於舞人之外舞弁朱構革帶烏皮鞋履白練褱褱白布鞞殿庭仍如鼓吹十二按義鏡云帝設壇按以壇爲床也今請制大床

容九人振作歌樂其床爲熊羆羆豹騰倚之狀以象之象百獸率舞之意分置於建鼓之外各三按每按羽蒜鼓一大鼓一金鐸一歌二人簫二人箎二人十

二按樂工一百有八人舞助一百三十有二人取年

十五已上弱冠已下容止端正者其歌曲名號樂章

詞句中書條奏差官修撰從之

十一月冬至帝受朝於崇元殿王公上壽列二舞於樂懸之北舉觴奏玄同之樂三爵奏文同之樂帝舉食文武歌昭德之舞又歌成功之舞上舉四爵登歌作羣臣飲懸下樂作又奏龜茲樂一部以俟食畢

以時

二舞久廢自此復興樂工舞人多取教坊伶官充用其歌聲靡曼抗墜端折舞容綴兆屈伸俯仰動作皆合節無離謾遲速之累及龜茲樂終乃奏霓裳法曲朝士咸以官舞奕舞所謂雅部而鄭衛之音更奏其內甚非禮也其後樂司自名一舞卽及音聲人多出市井之徒限六十日教習教習未畢會正旦上壽登歌發聲則悲離煩慝如矧露虞殯之音其舞進退不成旅蹈厲不應方識者皆曰歌舞所以遵德禮樂所以觀政今大失其序無如成之節季札無譏者此近之矣故其年駕幸鄴都安從進安重榮皆興兵向闕明年高祖晏駕次年契丹入寇至哉吉凶形兆之於樂也昭昭然其若是其可不重乎

少帝以天福七年卽位禮儀使奏奉勅撰高祖皇帝祔饗太廟酌獻樂章舞名伏請以咸和之舞爲名者勅恭依典禮

開運二年太嘗丞劉渙上表曰伏以古今所重禮樂爲先禮者安上治民樂者祭天祀地禮樂和則陰陽順陰陽順則災禍銷故禮云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又云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乃知禮不可不興樂不可不正臣伏自忝昇禮寺竊見全少樂工或冬正御殿或郊廟陳儀則旋差京府衙門樂官權充每差到雖曾按習且臨時未免生疎兼又各業胡部音聲不閑太嘗歌曲有期忝雜慮失恭虔伏乞聖慈宣下所司量支請給據數見闕樂師添名便令在寺舊人依古制教習並須精研方可備於懸稱爲樂府薦於天地和其神人使八音以克諧期百獸而率舞奠

獲昭感永福生靈勅宜令太嘗寺除見管兩京雅樂
節級樂官四十人外更添六十人內三十八人宜抽
教坊貼部樂官兼充餘二十二入宜令本寺招名充
填教習仍令三司定支春冬衣及月糧聞奏其舊管
四十人亦令量支添請給其年中書舍人陶穀奏曰
臣前任太嘗少卿伏見本寺見管二舞郎皆坊市大
戶州縣居民若不盡免差徭無緣投名鼓舞竊以制
禮作樂國家大事非造次可為也古者百獸率舞鳳
凰來儀非他也樂之至和所致今宮懸之內有琴瑟
簫竽之屬豈惟樂器不堪兼且樂工不曉每至御殿

但執之而已樂既無聲舞將奚用非擊石拊石手舞
足蹈之義也進作象功之事且僅厚誣退思治世之
音不應如是方今戎車尚駕武備猶嚴士農工商咸
供力役獨此舞者無所取裁况正殿會朝已久停罷
其見管見數等每有身亡皆是旋填補既不曾教習
但虛免差徭伏乞聖明且議停廢俟三邊寧靜五稼
豐登然後集會禮官泰酌故事先調律呂俾無滂濫
之音次授干旄畫去婆娑之態庶於昭代不爽中和

勅曰樂工且令教習舞郎權且停廢

議者曰高祖以雅樂久廢而興之嗣王以舞人為病輟之降神和人其制既亡羊亡禮廢於義何在教習可也寢停非也

漢高祖卽位稱天福十二年是年閏七月追立六廟
制定太廟六室奠獻樂章舞名吏部侍郎權判太嘗
卿張昭議曰臣聞先王作樂崇德所以殷薦上帝嚴
配祖宗是明大夏雲門本匪自娛而至空桑雷鼓爰
因孝享而興自邃古以來施於郊廟至我太祖高皇
帝始定天下詔叔孫通定禮樂通始爲廟樂有降補
納俎登歌薦裸等曲孝景皇帝以高皇帝有創業大
功及神主祔廟帝親奠獻及作武德之舞以歌詠高
帝之功自是繼文之君祔廟之時特爲舞曲前朝祭
祀降神用文舞送神用武舞其登歌俎又卽奏十二

和之樂唯酌獻一曲每室別立舞名今六祖在天四
懸將奏合神酌獻之舞仰詠積累之功臣實芻蕘不
置鐘律獲備擬倫之職敢竭愚鄙之誠恭以太祖皇
帝創業垂統翼子貽孫洪唯藝祖神宗平揖放勛文
命按孝景皇帝詔曰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作樂各
有其繇歌者所以發德舞者所以明功高廟酌獻可
奏武德之舞太祖高皇帝室酌獻請依舊奏武德之
舞歌用無射宮調世祖光武皇帝力攘大憝再造丕
基軒亨不泯於餘威衢室仍歌於盛德按東平王蒼
奏議曰漢制宗廟名皆不相襲以明功德光武皇帝

受命中興撥亂返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功德巍巍
比隆前代夫歌以詠德舞以象功世祖廟樂宜曰大
武之舞時有制可之今世祖光武皇帝廟室酌獻請
依舊奏大武之舞歌用黃鐘宮調恭以文祖明元皇
帝濬發遙源肇興洪業再啓斬蛇之運諒絜吞鷲之
祥因斯勤斯至矣美矣遺德已暄於絃誦展誠復播
於聲詩文祖明元皇帝室酌獻請奏靈長之舞歌用
黃鐘宮調恭以德祖恭僖皇帝若木分暉春山寫潤
家門中厚早彰虛革之仁邦族顧瞻共仰籬桑之未
卽時謳詠猶在管絃虔奉几筵宜光綴兆德祖恭僖

皇帝室酌獻請奏卽善之舞歌用黃鐘宮調恭以翼
祖昭獻皇帝胙土開家分圭懋寵賢豪改觀咸驚白
水之圖書歷數將歸共指黃星之分野業勤昧旦義
感殊隣魯戈之却日如存幽籥之舊風安在式崇明
祀用廣德音翼祖昭獻皇帝室酌獻請奏顯仁之舞
歌用太簇宮調恭以顯祖章聖皇帝當璧象賢藏符
繼業藉累葉之繁祉構興邦之永圖道濟續隆恩深
顧復旣祇見於天地將對越於靈祇式詠休勳茂昭
玄貺顯祖章聖皇帝室酌獻請奏章慶之舞歌用姑
洗宮調

九月權判太常卿張昭上議曰臣聞歌以詠德舞以象功必於開初之時便定聲詩制蓋以鋪舒文教宣暢武經觀舜帝簫韶則揖讓之儀可見觀周家大武則蹈厲之世如存儻無夔練管絃且調鍾律何以顯文祖受終之迹紀盟津誓衆之年是以王者功成必須有作伏惟皇帝陛下身為律度烝協荃英倦聞聒聽之音思奏無邪之頌將欲配祖宗於清廟禮天地於圓丘是以整八佾之羽旄考四廟之金石俾其合敘靡至奪倫臣謬以菲才暫司樂職周朝用六代之舞粗識音歸秦帝改五行之歌頗詳沿革今宮懸一

部歷代雅音其登歌象舞之詩孝享嚴禋之用謠須合度奏亦有倫近日改更率違根本徒呈章句之學安論制作之繇臣謹詳按舊章發揮新意不改旋宮之義別爲雅樂之名翼自我朝以爲定制又義改二舞名曰昔周公相成王制禮殿庭遍奏六代舞所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周室旣衰王綱不振諸樂不廢惟大韶大武二曲存焉秦漢以來名爲二舞文舞韶也武舞武也漢時改爲文始五行之舞歷代因而不改貞觀作樂之時祖孝孫改隋文舞爲治康之舞武舞爲凱安之舞貞觀中有秦王破陣樂

功成慶善樂二舞樂府又用為二舞是舞有四焉前

朝行用年深不可遽廢俟國家偃息靈臺即別名工

師更其節奏今且改其名具書如右祖孝孫所定二

舞曰治康之舞請改為治安之舞

取詩治世之音安以樂義

武舞

曰凱安之舞請改為振德之舞

取振旅士德之義

貞觀中二

舞名文舞功成慶善樂前朝名為九功舞請改為觀

象之舞

取易君子居則觀其象義

武舞秦王破陣樂前朝名為七

德舞請改為講功之舞

取講武策勳義

其治安振德二舞請

依舊郊廟行用以文舞降神武舞送神其觀象講功

一舞請依舊宴會行用請改十二和樂昔周朝奏六

代之樂即今二舞之類是也其實祭嘗用別有九夏

之樂即肆夏皇夏等名是也梁武帝善音樂改九夏

為十二雅前朝祖孝孫改雅為和示不相公也臣今

改為成取韶樂九成之義十二成樂曲名祭天神奏

豫和之樂請改為禮成之樂祭地祇奏順和請改為

順成祭宗廟奏永和請改為裕成祭天地宗廟登歌

奏肅和請改為肅成皇帝臨軒奏太和請改為政成

王公出入奏舒和請改為弼成皇帝食舉及飲宴奏

休和請改為德成皇帝受朝皇后入宮奏正和請改

為展成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成和請改為喬成元日

冬至皇禮會登歌奏昭和請改爲慶成郊廟俎入奏
雍和請改爲駢成皇帝祭享酌獻讀祝文及飲福受
胙奏壽和請改爲壽成祖孝孫原定十二和曲開元
朝又奏三和遂有十五和之名凡制作禮法動依典
故梁置十二雅蓋取十二天之成數契八音十二律
之變軌益以三和有乖稽古又緣祠祭所用不可盡
去臣取其一焉祭孔宣父齊太公廟降神奏宣和請
改師雅之樂三公升殿會訖下階履行奏祓和請廢
同用弼成享先農耕籍田奏豐和請廢同用順成
隱帝乾祐元年七月禮儀使張昭上高祖廟奠獻舞

曲名并歌調表曰臣聞書稱舜禹之歌詩載商周之
頌蓋示清廟貽謀之本表玄王創業之難固宜播在
謳謠被之絃管永煥斷鼇之迹式彰伐鼓之勤伏惟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龍躍唐郊龜謀代邸應
黃星而恢帝緒彌青犢以正乾綱爰在出潛備經歷
試逐陰山之醜虜令振北門持分陝之權衡化流南
國大勲允集駿命攸歸旄頭落而胡運亡蜀井然而
漢圖霸大驅漣酪重滌寰瀛按稷嗣之舊儀遵未央
之故事祇見天地朝拜寢園誓帶礪以賞功臣儼環
瑤而酬佐命比昭烈之雄王壘寄奴之王金陵瞻彼

一隅寧光二祖湛湛清雒峩峩德陽上林之仆柳重
芳南頓之嘉禾再茂洪惟聖考無忝神宗黎民方慶
其削平仙馭奄辭於顧復今則蚤開畢陌龍去鼎湖
九虞之尸祝虛陳三后之衣冠已祔崇牙設簾萬舞
盈庭覩總干山立之人如觀牧野聽夏籥序興之韻
似宴橫汾象功之舞雖陳詠德之歌仍缺昔秦王破
陣周帝降成而猶寫在宮商形於綴兆聖作物覩夫
何讓焉臣載考聲詩恭詳典禮書曰七世之廟可以
觀德高祖皇帝廟室奠獻舞曲請以觀德爲名

周太祖廣順元年五月丙子太嘗卿邊蔚上太廟四
室奠獻舞詞表曰臣聞禮莫尊於明祀孝莫重於奉
先歷觀哲王必嚴清廟所以二簋可用陳於義易之
中百世不遷著在周詩之內旣修祀典爰奏樂章滂
濔之音不可以致來格躡躑之貌不可以達至誠是
宜詳按舊規發揚新號庶正動容之列永符觀德之
文自西漢之初詔叔孫通重定禮樂始有廟樂及降
祖納俎登歌薦裸等曲迨至唐朝降神用文舞送神
用武舞其餘卽奏十二和之樂每室酌獻一曲則別
立舞名降及前朝亦詢此制今者將新郊廟嚴配祖
宗合更率舞之名仰詠累功之盛恭惟信祖睿和皇

帝天輔其德岳降其神源發崑丘九曲遐通於溟渤
日騰陽谷四方咸仰於貞明大志克伸嘉猷永播肇
屬登三之運爰尊得一之名蒸嘗既達於孝誠綴兆
難從於舊式信祖睿和皇帝室酌獻請奏肅雍之舞
恭惟僖祖明憲皇帝茂著王公善修世德龍蟠大澤
動施雷雨之恩鳳舞高岡上絕雲霓之勢爰符廣運
式薦鴻名豆邊方備於祭儀干戚雖陳於舞位僖祖
明憲皇帝室酌獻請奏章德之舞恭惟義祖興順皇
帝善馭英豪允兼文武雄心莫測吞七澤於胃中戎
畧素浮運三宮於掌內蓋有貽孫之慶遂資啓帝之
祥遺音廣備於詠歌盛禮克昭於禋祀義祖翼順皇
帝室酌獻請奏善慶之舞恭惟慶祖章肅皇帝英華
發外清明在躬龍德終潛莫契飛天之義龜書不出
孰爲受命之符大功昔啓於霸圖景命今鍾於聖緒
遂正居尊之號以伸念始之情仍舉象功更符章德
慶祖章肅皇帝室酌獻請奏觀成之舞

七月太嘗卿邊蔚上言王者誕膺駿命光啓皇圖應
天順人之期時聞有異制禮作樂之道理亦同歸所
以堯作大章周爲大武克表欽明之運爰形蹈厲之
容歷代而然舊章斯在伏惟皇帝陛下上承帝社下

感人心必修逸禮而秩無文執古道而御今有朱絃寶瑟將觀清廟之登歌方澤圓丘欲祀二儀而展禮爰詔執事俾易舊章庶成雅頌之聲仰達神明之德臣學窺周孔職嗣夷夔諧虞庭之八音未觀率舞審姬朝之六奏微辨象成輒變大予以明光宅所議改舞名遠自秦漢下洎隋唐六代之舞不全四懸之器徒在陳周之後唯有大韶大舞之曲歷代相沿以爲二舞祖孝孫日文舞曰治康武舞曰凱安貞觀中復有功成慶善樂爲九功舞秦王破陣樂爲七德舞近朝多故舞位虛陳雖未至於盡亡實罕明於述作俟

五兵不試九序載歌特委名臣重修盛禮使朱干玉戚無差綴兆之容大夏雲門復振鏗鏘之韻臣今公革止異名言具修如別前朝改祖孝孫所定二舞名文舞曰治安之舞武舞曰振德之舞今請改治安爲政和之舞振德爲善勝之舞前朝改貞觀中二舞名文舞曰觀象之舞武舞曰講功之舞今請改觀象爲崇德之舞講功爲象成之舞又議改十二成在昔周邦善行古道奏六代之樂則大章大濩之倫列九夏之名乃皇夏肆夏之類及至梁室爲十二雅之樂唐朝改雅爲和前朝改和爲成皆用殊時之制臣今改

成爲順十二順樂曲名祭天神奏禋成請改爲昭順
 之樂祭地祇奏順成請改爲寧順之樂祭宗廟奏裕
 成請改爲肅順之樂祭天地宗廟登歌奏肅成請改
 爲感順之樂皇帝臨軒奏政成請改爲治順之樂王
 公出入奏弼成請改爲忠順之樂皇帝食舉奏德成
 請改爲康順之樂皇帝受朝皇后入宮奏辰成請改
 爲雍順之樂皇太子軒懸出入奏裔成請改爲溫順
 之樂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慶成請改爲禮順
 之樂郊廟俎入奏駢成請改爲禋順之樂皇帝祭享
 酌獻讀祝及飲福受胙奏壽成請改爲福順之樂梁

武帝改九夏爲十二雅以協陽律陰呂十二管旋相
 之義祖孝孫改爲十二和開元中乃益三和前朝去
 三和改一雅臣今以爲名旣異時作宜稽古今去其
 雅只用十二順之曲祭孔宣父齊太公廟降神奏師
 雅請同用禮順之樂三公升殿會訖下階履行同用
 弼成請同用忠順之樂享先農及籍田同用順成請
 同用寧順之樂正冬仗公卿入並奏忠順之樂皇帝
 坐奏治順之曲皇帝舉爵奏康順之曲羣臣會畢降
 階奏忠順之曲公卿獻壽奏福順之曲公卿出奏忠
 順之曲皇帝謁太廟用樂歌詞降神用文舞奏肅順

之曲皇帝行奏治順之曲登歌酌獻奏感順之曲迎
俎奏禮順之曲皇帝飲福奏福順之曲送文舞出迎
武舞入奏忠順之曲武舞奏善勝之曲徹俎奏肅順
之曲送神奏肅順之曲皇帝南郊大禮歌祠降神用
文舞奏昭順之曲皇帝行奏治順之曲登歌奠玉幣
奏感順之曲迎俎奏禮順之曲皇帝初獻奏福順之
曲亞獻同奏福順之曲皇帝飲福奏福順之曲送神
文舞出迎武舞入奏忠順之曲武舞奏善勝之曲送
神奏昭順之曲
世宗顯德元年即位有司上太祖廟室酌獻奏明德
之舞

五年六月命中書舍人竇儼叅詳太嘗雅樂十一月
翰林學士竇儼上疏論禮樂刑政之源其一曰請依
唐會要所分門類上自五帝迄于聖朝凡所施為悉
命編次凡闕禮樂無有闕漏名之曰大周通禮禋禮
院掌之其二曰伏請博通之士上自五帝迄于聖朝
凡樂章沿革總次編錄繫于歷代樂錄之後永為定
式名之曰大周正樂俾樂寺掌之依文教習務在齊
肅詔曰竇儼所上封章陳備政要舉當今之急務疾
近世之因循器識可嘉辭理甚當故能立事無愧茲

官所請編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宜依仍令於內外
職官前資前名中選擇文學之士同共編集具名以
聞委儼總領其事所須紙筆下有司供給

六年正月樞密使王朴上疏云臣聞禮以簡形樂以
治心禮樂者聖人之大教也形體順於外心氣和於
內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故理定必制禮功成必作樂
一人作之於上萬人化之於下政令不嚴功力不勞
而天下理者禮樂也行政者禮也成禮者樂也故聖
人盡心焉夫樂作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樂既和反感
於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
皇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鐘之聲爲樂之端也半之清
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次損益之相生之聲也
十二變而復黃鐘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日十二律旋
迭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
歌頌將以奉天地事祖宗和君臣接賓旅恢政教厚
風俗以其功德之形容告於神明俾百代之後知邦
國之所繇興風教之所繇行者也宗周而上率繇斯
道自秦而下旋宮聲廢洎東漢雖有太子丞鮑鄴興
之亦人亡而息無嗣續之者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
年所存者黃鐘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聲

其餘五律謂之啞鐘蓋不用故也唐太宗有知人之明善復古道故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在懸之器方無啞者所以知太宗之道與三五同功焉安史之亂京都爲墟器之與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漸多紕繆逮乎黃巢之餘工器都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集官酌詳終不知其制度時有太嘗博士商盈孫按周官考工記之文鑄鑄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處士蕭承慶較定石磬今之在懸者是也雖有樂器之狀殊無相應之和逮平魏梁後唐歷晉與漢皆享國不遠未暇及於禮樂至於十二鑄鐘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而擊編鐘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作黃鐘之宮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三調於是乎泯絕樂之缺壞無甚於今陛下天縱文武奄宅中區上黨一戰并胡喪氣東西二征秦吳開境大功旣著思復三代之風遺文絕編咸令遐訪墜典庶務無不聿修宗廟朝廷之儀車服物象之數於是乎昭明遠名樂懸親自考聽知其亡失深動上心乃命中書舍人竇儼參詳太嘗樂事不踰月調品八音初家和會以臣曾學律歷宣示古今樂錄令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奉詔遂依唐法以

秬黍較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鐘之管與見
在黃鐘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
管以爲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絃宣聲
長九尺張絃各如黃鐘之聲以第八絃六尺設柱爲
林鐘第三絃三尺設柱爲太簇第十絃五尺三寸四
分設柱爲南呂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爲姑洗
第十二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爲應鐘第七絃六尺
三寸三分設柱爲蕤賓第八絃八尺四寸四分設柱
爲大呂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爲夷則第十絃
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爲夾鐘第十一絃五尺一分設
柱爲無射第十二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爲中呂第
十三絃四尺五寸設柱爲黃鐘之清聲十二聲中施
用七聲迭爲均焉均之王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
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
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
歌奏之曲繇之出焉旋宮之聲久絕一日而補出臣
獨見恐未詳悉望下中書門下集百官及內外知音
者較其得失然後依調制八曲十四調曲有數百見
存者九曲而已皆調之黃鐘之宮聲今詳其音數內
三曲卽是黃鐘宮聲其餘六曲錯雜諸調蓋傳習之

誤也唐初雖有旋宮之樂至於用曲多與禮文相違
既不敢用唐爲則臣又懵學獨力未能備究古今亦
望集多聞知禮之者上本古典下順嘗道定其義理
於何月行何禮合用何調何曲聲數長短幾變成議
定而制曲方可久長行用所補雅樂旋宮八十四調
并所定尺所吹黃鐘管所作律準謹並上進去聖諭
遠獨學難周莫副天心空塵聖鑒疏奏帝善之乃詔
尚書省集百官詳定兵部尚書張昭等獻議曰伏覩
樞密使王朴奏太嘗寺樂懸鐘石不和今依古準法
均調月律十二管旋相爲宮定八十四調以下太嘗
寺教習三十五調訖望集衆官詳議於何月行何禮
用何曲調及聲數變數欲議定而製曲者伏奉命敕
據王朴所奏事下尚書省集三省官翰林學士御史
臺太嘗寺官員及禮官博士等同商榷前代沿革典
故并據所習新聲律準管尺等參詳可否議定奏聞
者臣等聞昔帝鴻氏之制樂也將以範圍天地協和
人神張八節之風聲測四時之正氣氣之清濁不可
以筆授聲之善否不可以口傳故鳧氏鑄金伶倫鐵
竹爲律呂相生之管宮商正和之音乃播之於管絃
宣之於鐘石然後覆載之情訢合陰陽之氣和同八

氣從律而不姦五聲成文而不亂空桑孤竹之韻足以禮神雲門大夏之容無虧觀德然月律有還宮之法備於大師之職經秦滅學雅道凌夷漢初制氏所調唯存鼓舞旋宮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行聞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別音探求古義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立準調旋相爲宮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折爲三百六十傳於樂府而編懸復舊律呂無差遭漢中微雅音淪缺京房準法屢有言者事終不成錢樂空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說六十六法寂寥不嗣梁武辛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領八音又引古五造二變之音旋相爲宮得八十四調與律準所調音同數異候景之亂其音又絕隋朝初定雅樂群黨沮議歷載不成而沛公鄭譯因龜茲琵琶七音以領月律五更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爲宮復爲八十四調工人萬寶嘗又減其絲數稍令古淡隋高祖不重雅樂令儒官集議博士何妥駁奏其鄭萬所奏八十四調並廢隋代郊廟所奏唯黃鐘一均與五郊迎氣雜用蕤賓但七調而已其餘五鐘懸而不作三朝宴樂用緦九部迄於革命未能改更唐太宗爰命舊工祖孝孫張文收整比鄭譯寶嘗所均七音八十四調方得

絲管並懸鐘石俱奏七始之音復振四廂之韻皆調
自安史亂雜咸秦盪覆崇牙櫛羽之噐掃地無餘憂
擊搏拊之工窮年不嗣郊廟所奏何異南箕波蕩不
還知音殆絕臣等竊以音之所起出自人心夔曠不
能長存人事不能嘗泰人亡則音息世亂則樂隳若
不深知禮樂之情安明制作之本伏惟皇帝陛下心
苞萬化學富三雍觀兵耀武之功已光鴻業尊祖禮
神之致尤軫皇情乃睠奉嘗痛淪樂職親閱四懸之
噐思復九奏之音爰命庭臣重調鐘律臣等據樞密
使王朴條奏深京房之年法練梁武之道音考鄭譯

寶嘗之七均較孝孫文收之九變積黍累以審其度
聽聲詩以測其情依權衡嘉量之前文得備數和聲
之大旨施於鐘簋足洽簫韶臣等今月十九日於太
嘗寺集命太樂令賈峻奏王朴新法黃鐘調七均音
律和諧不相凌越其餘十一管諸調望依新法教習
以備禮寺施用其五郊天地宗廟社稷三朝大禮合
用十二管諸調並載唐史開元禮近代嘗行廣順中
太嘗卿邊蔚奉勅定前件祠祭朝會舞名舞曲歌詞
寺司合有簿籍伏恐所定曲新法曲調聲韻不協請
下太嘗寺簡詳較試如或乖件請本寺依新法聲調

別撰樂章舞曲令歌者誦習永爲一代之法以光六樂之書議上詔曰禮樂之重國家所先近朝以來雅音全廢雖時運之多故亦官守之因循遂使擊拊之音空留槩槩旋相之法莫究指歸樞密使王朴博識古今懸通律呂討尋舊典撰集新聲復六代之正音成一朝之盛事其王朴所奏旋宮新詞宜依張昭等議狀施行仍令有司依調製曲其間或有凝滯更取王朴裁酌施行先是雅音廢墜久矣累朝已來未能考正是歲將立歲仗有司以崇牙樹羽宿設于殿庭帝因親臨樂懸試其聲奏見鐘磬之類有施而不擊者訊於工師皆不能對帝甚惻然乃命翰林學士判太嘗事實儼叅詳其失又命朴考正其聲朴因獻是議及以所作律准上進帝覽而稱善因命百議而行之

恭帝以顯德六年六月卽位有司奏世宗廟酌獻舞定功之舞

夷樂

周官鞀鞀氏掌四夷之樂僛佻兜離是其數也詳夫納於魯廟獻於漢庭求之歷代貴亦多矣各所以象風俗和人神娛耳目者也智者審之雖夷夏不同而

享樂無異王者聲被八表德及四荒向化而來重譯而止亦符會昌之期也

周成王時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同之於周

尊之也魯公謂伯禽是以魯君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

廟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

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敬王時魯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今在祝其縣孔子攝

相事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

是旄旌羽旆矛戟劍楯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

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

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

子與景公心忤麾而去之

漢高祖初為漢王還伐三秦時板楯蠻為漢前鋒俗

喜歌舞喜音虛記切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

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

武帝時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得胡角傳其法於西京

橫吹雙角即胡舞也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

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樂舞後漢以給邊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

以來二十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黃鳩龍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靈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

後漢安帝永寧元年西南夷掸國王獻樂檀音及幻

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帝
與群臣共觀大奇之諫議大夫陳禪離席舉手曰帝
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樂尚書陳忠劾奏禪廷訕明
政有詔勿收

前涼張重華據涼州時天竺國重四譯來貢其樂樂
器有鳳首箏篪琵琶五絃笛毛圓銅鼓都曇銅鼓等
九種為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矢曲
後梁呂光既滅龜茲因得其樂樂器有豎箏篪琵琶
五絃笙笛簫簾篋毛圓鼓都曇鼓答臘鼓腰鼓羯鼓
谿婁鼓銅鼓具等十五種為一部工二十二人歌曲

有善善摩尼解曲婆伽兒舞曲有小天踈勒監 呂氏 亡其

樂亡散後魏有中原復獲之至隋有西
龜茲之號凡三部開元中大盛於時

後魏大武既平北燕馮氏通西域得踈勒安國等樂
踈勒樂器有豎箏篪琵琶五絃笛簫簾篋答臘鼓腰
鼓羯鼓雞婁鼓十種為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元利
死讓樂舞曲有遠解曲有鹽曲安國樂有箏篪琵琶
五絃笛簫雙膚篋正鼓和銅鈸等簫小膚篋桃皮膚
篋齊鼓擔鼓具等十四等為一部工十八人歌曲有
歌芝栖舞曲有舞枝棲

北齊文宣愛龜茲樂每彈嘗自擊胡鼓和之後周武

帝保定五年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得其所獲康

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初太祖輔魏之時高昌款附乃得其妓教

習以備享宴之禮又云康國起自周閔帝聘北狄女為后得所獲西戎狄伎因得其聲樂器有笛正鼓銅

鈸等為一並於太樂習焉採用其聲被於鐘石取周

官制陳之又云武帝娉虜女為后西域諸國來媵如龜茲疎勒康國之樂大聚長安胡兒令羯

人白智通教習雜以新聲

天和六年省掖庭四夷樂

建德六年既平北齊威振海外高麗百濟二國為獻

其樂列於樂部謂之國伎

隋高祖開皇初定令置七部樂一日國伎二日清樂

伎三日高麗伎四日天竺伎五日安國伎六日龜茲

伎七日文康伎又雜有疎勒扶南康國百濟突厥新

羅倭國等伎六年高昌國獻聖明樂曲帝令知音者

於館所聽之歸而肄習及客先獻於前奏之胡夷大

驚

煬帝大業中平林邑國獲扶南樂工及其匏琴朴陋

不可用但以天竺轉寫其聲又云五方師子舞獅子擊獸出於西南夷天竺

獅子等國綴毛為之人若其中像其貌仰馴狎之容二人持繩秉拂為習弄之狀五獅子各位其方色百

四十人歌太平樂舞拊以足持繩者服飾作崑崙狀是時帝定清樂西京龜茲

天竺康國疎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為九部樂器工衣

創造既成大備於茲矣

臣欽若等曰清樂禮畢二部中夏之樂餘七部並夷樂也

唐太宗貞觀中平高昌國收其樂付太嘗初高祖武

德中因隋舊制奏九部樂至是增為十部又減百濟

高麗二國盡得其樂

則天時高麗樂猶二十五曲貞觀末惟能習一曲衣服亦漸失

其本風矣中宗時百濟曲工人死散開元中岐王範為太嘗卿復奏置焉

中宗神龍二年三月并州清源縣尉呂元泰上疏曰

比見都邑坊市相率為渾脫駿馬明服名為蘇莫遮

非雅樂也疏奏不報

玄宗開元元年十二月勅臘月乞寒外蕃所出漸浸

成俗因循已久自今已後無問蕃漢即宜禁斷乞寒

者本西國外蕃之樂也中宗神龍二年并州清源縣

尉呂元泰睿宗景雲二年左拾遺韓朝宗先天二年

中書令張說皆上疏諫之至是乃禁

德宗貞元十六年正月南詔異牟尋作奉聖樂因西

川押雲南八國使韋臯以進帝御麟德殿以閱之

十八年正月驃國王獻樂凡一十二曲以樂工三十

五人來朝其國與天竺相近故多演釋氏之詞每為

曲皆齊聲唱各以兩手十指齊開齊斂為赴節之狀

一低一昂未嘗不相對有類中國柘枝舞也

册府元龜 作樂六

卷之五百七十一

一州一縣未嘗不賦詩而賦詩之體亦各異也

册府元龜

卷之五百七十一 作樂六

正人來陳其國與天竺册設效多異焉 凡文時

十人半五日縣國王編樂凡一十二曲及樂工

世世靈前八國舞章率以雙帝為舞樂舞以闔文

册宗貞安 册宗貞安 册宗貞安 册宗貞安 册宗貞安

中書令張勳皆上舞樂之至矣 册宗貞安 册宗貞安

册宗貞安 册宗貞安 册宗貞安 册宗貞安 册宗貞安

册宗貞安 册宗貞安 册宗貞安 册宗貞安 册宗貞安

